

今齊天地於一指彼知安而忘危兮固出生而入死行投
趾於容跡兮殆不踐而獲底闕側足以及泉兮雖猿猴而
不履龜祀骨於宗祧兮思反身於綠水且斂衽以歸來兮
忽投紱以高厲耕東臬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泉涌湍
於石間兮菊揚芳乎崖溼澡秋水之涓涓兮玩游鯈之漈
漈逍遙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世優哉游哉聊以卒
歲久不作小楷今日閱友人所示宋榻子敬洛神十三
行遂書此賦孫過庭所謂偶然欲書者也其昌

楷書金牋
裝賦後

○董文敏花開携酒詩

大行書紙
本小挂幅

宗伯
董氏二印
學士
立奉
白文

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携酒去莫
教一日不花開其昌

大印
董印
白文二
其昌
大印

○董思白曹公生祠碑冊

行書
金箋

大中丞少司馬曹公生祠碑

皇上勵精圖治脩祖宗平臺召對故事史不絕書朝無虛
月而撫臣特召今有江南開府中州曹公於是公嚴程行
矣鎮臣趙將軍世臣尚將軍廷棟等感知懷德畫像作祠
以金石之事請於舊史固辭不獲予聞之軍志曰威克厥
愛允濟乃茲讀公撫吳疏草與檄草而知公惠愛之深也
蓋以嚴得之云公馭吏嚴故儲榘所頒二月爲期畫一絜

令卽際三空稱四盡必不游移以果胥史之腹公馭將嚴
故詢察所及狼貪必剪駑乘必汰卽借先容憑請託而必
不以姑息追敗類之驅公律已嚴故牙蠹所至二簋無加
兼珍弗御卽冒霜雪絕波濤必不以供帳開乾沒之實意
嘗欲使國家有餘力以養兵士卒有餘力以養氣所謂視
之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者此物此志也我吳荷及持
戟之士守在海壩門庭間二百年餘無長征之役公驟聞
□警飲血誓師曰戰陣無勇不得比於孝子捐軀報知乃
可齒於俠夫自古開幕府謂之鑿凶門此何時乎束甲疾
趨敵王所愾義無反顧矣諸將士曰敬如公命於是旌旗

獵々驪駟駸々渡江而前壓滹沱而陣他方應援者或望
屋食或鳥獸散或鴟張鼠竊幾激爲涇原而吳軍獨否會
□騎先退不得一當見長天子聞而嘉之有詔歸伍公當
杖杜之還復厘北門之恤向所厚給近於可追者一無所
問蘇軾曰天下之事成於豁達大度之君子而敗於寒陋
之小人者謂是耶公所居唐鄧間卽忠武侯抱膝南陽故
處武侯以嚴治國者惟其澹淡自將故能平心如枰開誠
廣益雖李平廖立不忘殉知况受知者公之治吳與武侯
治蜀恩威無異此方將士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者又寧有
異也公對平臺必以夾袋所儲戎旃已試孰可建威萬里

孰可獨當一面悉數於上前以備鞭撻東口之用我東南亦有榮施焉屹然一片石不足表東海乎哉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前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詹事府少詹事掌南翰林院學士事脩實錄副總裁經筵講官治生董其昌撰并書

宣朱 天宗 白 氏文 復章 文

○研齋

朱文

文敏此記畲師李北海間有似顏尚書徐季海者蓋係晚年之筆變化古人獨出機杼不規規形似爲也

博雅嗜古蒐羅墨寶不遺餘力所藏文敏真蹟甚夥此尤其神妙者漫識數語以附不朽康熙丁未

中元後八日華亭沈荃

行書 沈荃朱 文印 文 堂 釋 文 白

○董思翁法書名畫冊

宣齋

白文

顏魯公朝迴馬病帖直與子敬抗行每舉筆便當念之自不落俗韻

借米帖亦極秀拔

右軍霜寒帖快雪帖丙舍帖青李來禽帖俱正行之祖也官奴玉潤與蘭亭無異大令中秋帖徽之新月帖皆須拈出朝夕觀覽沈酣之久與之俱化矣

宋人書不可不看以其有脫去結習處不可輒學以其有

自立門庭處東坡猶不免偃筆之病米元章取態失淡古之趣蔡君謨繩束不能自如皆非顏柳之比也

米元章云顏魯公真書近俗行書可教一何誕乎魯公蔡明遠叙劉太沖叙借馬帖鹿脯帖爭坐位帖祭姪文各自一法不似米元章之一成不變如出一手也真書雖非右軍正派乃以八分為宗其最佳者中興碑家廟碑宋廣平碣吾家所刻自書告身一洗六朝間衰颯之氣東坡云書至於顏魯公詩至於杜子美不可得而加之豈非以忠義之氣鬱勃筆端自然超出歐虞諸公獨標奇致耶
吾鄉先達書學最深者陸文裕儼山莫方伯中江陸摹趙

吳興逼真人稱其類趙則抗聲曰吾與之同學李北海莫公以聖教叙為師自二王之外一步不窺皆非文徵仲所能夢見者也丙午四月坐雨窓書董其昌
擬楊瑄山水意一幅
以上行書
洒金牋本

款書 立宰 畫左 董印 朱
角上 其昌 文
唐人作設色山都無皴法余見楊瑄崆關蒲雪圖以意擬之其昌 行書 太史白 董 朱
對題 氏 其昌 文

款書 立宰 畫 董印 朱
額 其昌 文
做關仝山水一幅

此亦做關仝人以為倪元鎮倪亦出於關第少加嫵媚耳

其昌

草書 對題 氏文其昌朱

做巨然山水一幅

款書

立宰 畫左 董印朱 其昌文

隄麋磨作池魚網鋪盈地參取巨師禪堂々大人相其昌

行書

對題 氏文其昌朱

做米老雲山一幅

款書

立宰 畫左 董印朱 其昌文

米老畫派出吾家北苑當其工細不減李思訓余見竹溪

峻嶺圖其昌

行草書 對題 氏文其昌朱

做趙文敏秋山一幅

款書

立宰 畫 董印朱 其昌文

趙文敏鵲華秋色卷作華不住山其形如此其昌

行草書 對題

太史白董朱 氏文其昌文

做趙文敏水村圖意一幅

款書

立宰 畫 董印朱 其昌文

趙文敏有水村圖藏於婁水王奉常家余做其意其昌

書對 太史白董朱 氏文其昌文

做王叔明山水一幅

款書

立宰 畫 董印朱 其昌文

王叔明畫淹有前人之長尤師王右轄吾家青弁圖為平

生得意第一其昌書

行草書 太史文 董朱 對題 氏其昌文

做黃鶴山樵山水一幅

款書 立宰 畫董印朱 左其昌文

黃鶴山樵學王右轄雖繁實簡者更不可及也其昌書

行草書 太史文 董朱 對題 氏其昌文

做黃子久山水一幅

款書 立宰 畫董印朱 額其昌文

馬扶風學黃子久得其皮骨所未得者韻耳韻在髓之上

其昌 行草書 太史文 董朱 對題 氏其昌文 宰立白文

松亭一幅

款書 立宰 畫董印朱 右其昌文

炊烟連積靄隱々見松亭、中有靜者單讀淨名經其昌

行草書 太史文 董朱 對題 氏其昌文 有妙品朱文小長方印

○有明一代書畫結穴於董華亭文沈諸君子雖噪有

時名不得不望而泣下曹溶 行曹溶白 書私印文 躬潔朱

○書評全師聖教而兼魯公藏鋒之妙小牋二十幅蒼

老簡潔俱臻神境向曾見之而不能購今為題此如

與羨交併矣沈荃 行沈荃白 書之印文

○董立宰書鮑明遠舞鶴賦并題 行書絹本 原文不錄

立宰為文白

往余以黃庭樂毅真書爲人作榜署每懸看輒不得佳因
悟小楷法欲可展爲方丈者乃盡勢也題榜如細書亦跌
宕自在惟米襄陽近之襄陽少時不能自立家專似摹帖
人謂之集古字已有規之者曰須得勢乃傳正謂此因書
舞鶴賦及之戊午三月九日書并題董其昌

董印

其昌

白文

○董文敏書宴桃李園序

楷書

春夜宴桃李園序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
爲歡幾何古人秉燭夜游良有以也况陽春召我以烟景
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叙天倫之樂事羣季俊
秀皆爲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
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孰伸雅懷如詩不
成罰依金谷酒數其昌書

陳繼儒

○陳仲醇詩詞諸蹟

步步穿危磴幽蘿引蔓長竹深山瓦綠松老羽衣香珍果
從猿摘清泉共鶴嘗石壚趺坐久松壑忽斜陽 入山一
首似愛荆先生陳繼儒

綠髮丹臺生結廬長松側仙客未通名對弈不相識雲來
碁局暗雲去分黑白獨有雪髯猿旁觀無怖色 右題仙
弈圖

山上多松栢山下多花果松老已千年果熟垂百顆擘茶
染異香鑽石傳新火寫經未終函已得前生我 右寫經

作

樹底息微躬才容靜者通終朝醉花露無價買松風採藥
山中相註經河上公往來不一里隣比竹谿東 右避暑
作

不惜杖頭錢買花栽滿路愛花如愛子一步一回顧花前
攀折人酷於風雨妬勸君莫採花還作花都護 右種花
示客

大隱在城市仙人好樓居四五百竿竹二三千卷書竹可
題名書可讀况有新松翠如沐就中上座是阿誰君與梅
花兩尊宿 陳繼儒似玉水詞兄正

我有好山長苦出少年羨汝獨安禪閉門刪草不辭倦對
月讀經猶未眠藥竈夜留桑柘火茆堂秋淡荻蘆烟穿林
有伴携琴至聽到松風第幾絃眉公

仙女吹簫忽下樓問年十七尚含羞五銖錢串同心結百
和香勻半臂構鏡裡見人驚却步夢中索母學梳頭起來
笑點花簪戴多子先教采石榴 友人五月納姬之作

春風久唐突花事亦支吾猶有薜蘿路青來范蠡湖
春風醮柳枝宿鳥棲不定笑踏斜陽中折花以相贈 暮
春遊樵李二絕書似愛荆先生陳繼儒

閒往閒來獨和歌柳花燕子水微波西湖隄上平如砥春

草青青放白驪 憶西湖作

瀟瀟洒洒枝頭雨 磊磊落落千章松
曉坐竹窓無過客 隔溪明月打山鐘
迎秋早坐

寂寂山堂報晚鐘 繞身三匝見獰龍
戲將帶縛龍腰上 明日尋來是老松
右解脫偈

燕燕于飛補葺舊巢堪宿 草菴寬何須華屋
水兒一曲山兒一曲 翠微中鬚眉皆綠
拄杖敲門有客來看 脩竹但家懷園蔬
谿菽菊花酒足 松花飴熟日三竿
圖此清福眉道人陳繼儒書於山陞喜菴

○陳眉公冬餘記

絹本 挂幅

余願爲冬餘處士 文逋俗逋不復叩門擁鑪炙日濁酒陳書此目前輕安法三十年不能得也伯承以歲杪踏冰霜訪余草堂信宿信宿非特高義實以五十婚嫁皆畢二子皆秀才閉門讀書史無煩檢課伯承真冬餘處士也是晚同烹宰雜論因言知天命非有別法但安命不攀緣耳耳順亦非有別法但譏稱順逆如風相似不分別耳龍溪子謂八十不踰規余以爲卽百歲決不踰矩平天下只言絜矩耳庚戌十二月二十日陳繼儒記

薛明益

○薛明益與少室札

行書
紙本

疏先生搜羅丘索吳人士罔不仰之區區岳事必且一網無遺者一半云云方以爲先生非祕卽謙言耳乃復固讓如此耶第言之恐無信者蒙扇頭細楷精絕目力如童令人嘆服尚有所求總容懷報承發程史雖不詳岳事然不可不卒業今日爲武司農見召明日塾師到館皆不能對案計望左右可歸趙矣弟旣蒙雅愛尚須沐浴願聞談岳祇以魯鈍善忘必求不憚勞煩再檢祠錄一覽不啻以金鏡濟朦叟也功德豈可量哉敢此申懇幸惟慨諾不具教

下薛明益頓首大宗工少室先生足下
網鑑恐未悉故
瑣瑣如此伏冀原亮

俞養正

○俞養正效白居易知足吟

紛紛世人幾知足爭如野老無拘束
忘機趺石聽琴鳴乘興閒行傍柳綠
古書細閱兩三行社友相逢或五六
有時對弈無雄心鎮日濡毫聊免俗
乳鷄幾點爭樹喧豆鶴一聲響空谷
一輪明月掛松梢呼童拍塞傾醅醪
清光映入酒杯中微醺漫唱遊仙曲
紙帳梅花春復秋藥爐丹竈烟凝屋
鷄聲報曙夢回時披襟又起看朝旭
衣淡飯隨分休不識是非榮與辱
且效羲皇太古民繁華謝却還純朴

湯煥

○湯鄰初做蔡蘇黃米書燈夕詩四幅

瑤京五夜溢寒光
散落清輝滿下方
無限素娥親剪就
半天霞錦半霓裳
鄰初煥

光生碧海□天空萬井晴
搖玉樹風誰捲石家紅錦帳
一時移入水晶宮
湯煥

水晶簾箔夜光珠
隱映虹橋落九衢
已見台階符泰運
更看人壽比方壺
鄰初道人

霓裳隊裏按歌聲
散作人間鼓吹鳴
坐聽西樓更漏盡
不知東海曙光生
堯文

外錄

△珊瑚網云吾家有文太史元旦早朝詩四大軸與此四體燈味春王之月得輝暎一堂也

秦瀚廣

○秦瀚廣書白居易池上篇

百仞之山數畝之園有泉有池有竹千竿有繁古木清蔭
盤旋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室
有橋有船有閣煥若有亭翼然菜畦花徑曲澗平川有書
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髮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
如鳥擇木姑取巢安如魚在坎不知海寬動與物遊矯若
飛仙靜與道契寂如枯禪靈鶴怪石紫菱白蓮皆我所好
盡在目前携筐摘果舉網得鮮約我生計斯亦足焉時飲
一杯或吟一篇老懷熙熙鷄犬聞閒天地一瞬吾忘吾年

日居月諸莫知其然優哉游哉吾將終老乎其間

段金

○段子辛地迴通波詩帖行書
紙本

地迴通波接林迴曲岸斜人逢牛渚詠興落剡溪槎藥潤
泉澆圃花明雨映沙停舟一借問知是葛洪家廬山段金

段氏
子辛

白
人

二
印
白文

甘學

○甘雙泉門巷詩帖 行草書 灑金紙本

門巷深深竹作籬
睡高紅日共雲凝
何因又走東南釣
剪却凌空水月枝
南海雙泉子甘學

飛雲 朱文

五言古詩書畫彙考 卷之二十八

明甘學一

顧楷

○顧西坡歲旦詩帖

行草書
紙本

歲旦偶得一章錄寄世占秋元舊契一咲

滿堂簫鼓賀新年
暖日晴雲萬里天
毛髮已非三祝舊
衣冠原似十年前
杯行小閣無兼味
詩咏東風有剩聯
分付兒童休卜富
亂堆經史是良田
西坡顧楷稿辛巳一日

聯雲
崇天
朱文左
角下

滕季達

○滕晉生留別少石詩帖

草書
紙本

留別少石詞兄

天涯傾蓋意如何
落日津亭感慨多
客自風塵辭大漠
鴈先霜霰度長河
青楓樹杪懸帆影
白雪尊前擊筑歌
別後不愁芳信杳
春風應許到烟蘿
晉生滕季達

圍圍

連珠
朱文

晉生

世居二印
北海白文

沈俊

○沈俊民不律引詩帖

楷書
紙本

不律引

夜擒老兔蟾宮秋拔毛脫穎聲啾啾湘筠剪綠淚花愁天
 丁束縛風颺颺健如戈矛快心手粉壁長廊洞窓牖渴驥
 奔泉怒猊吼雨聲颯颯驚蛇走唐虞謨典開鴻濛魯史筆
 削攘天功今人製作堪古用古人用意非今同不學黃金
 賣詞賦巧將哀怨回情素風雲月露雕蟲妬落花飛雪滄
 江暮神鋒奮發百斛枉力排山岳輕毫芒鬼母夜哭蛟螭
 藏管城奕奕垂清光吳興沈俊

沈氏朱伯怡
俊民文 夜堂文

潘鑿

○潘芝田送少石詩帖

草書
紙本

送少石汪先生南還

衛水溪頭問去舟
關河砧杵漢宮秋
西風短棹人千里
落日長亭酒滿甌
吳地烟花豪士樂
楚天風雨故人愁
臨岐怕上危樓望極目
湖山悵遠遊
芝田潘鑿書

郭鎮

○郭菊軒寸善堂詩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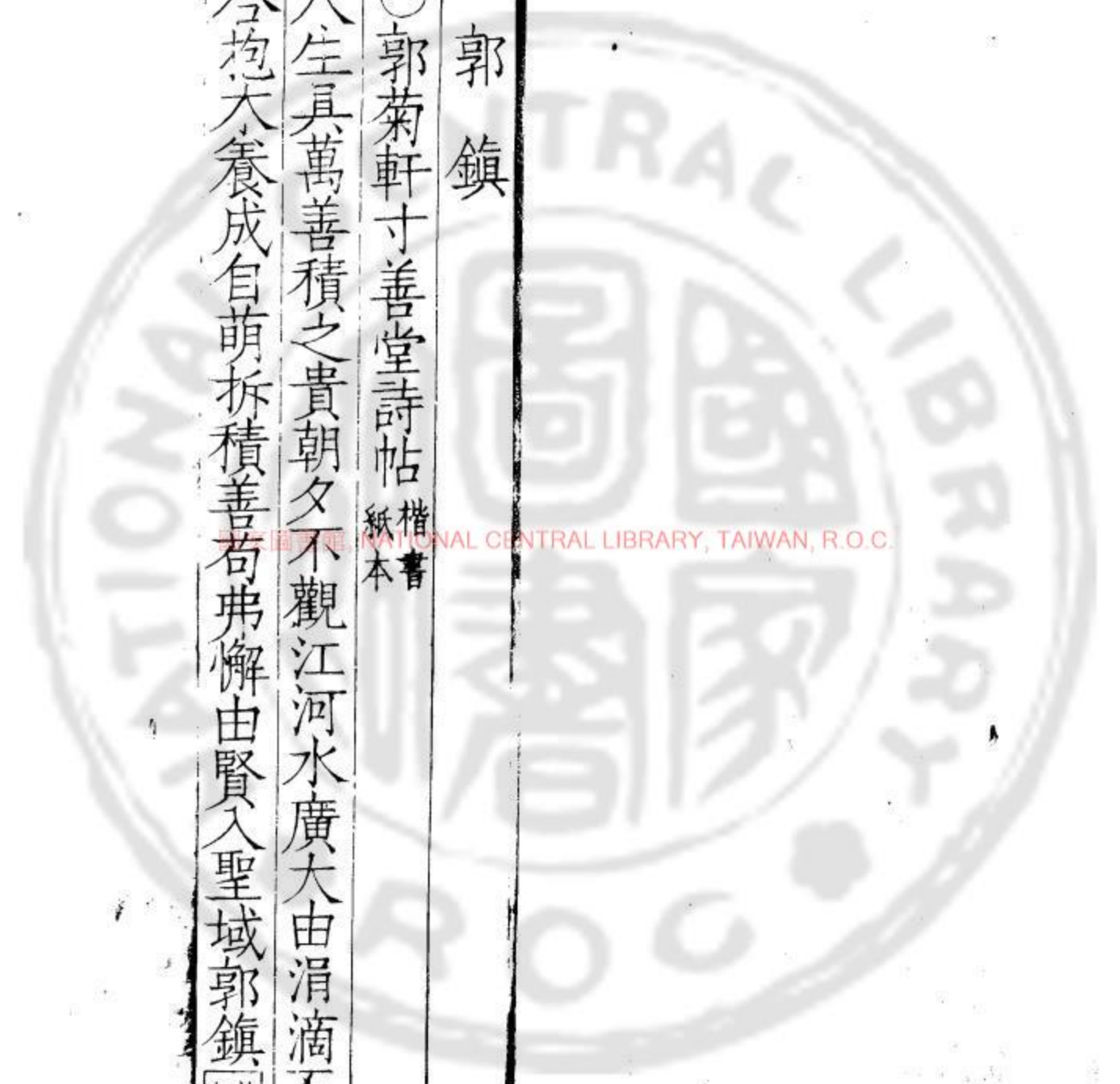
楷書
紙本

人生具萬善積之貴朝夕不觀江河水廣大由涓滴不觀
合抱大養成自萌拆積善苟弗懈由賢入聖域郭鎮

軒菊
文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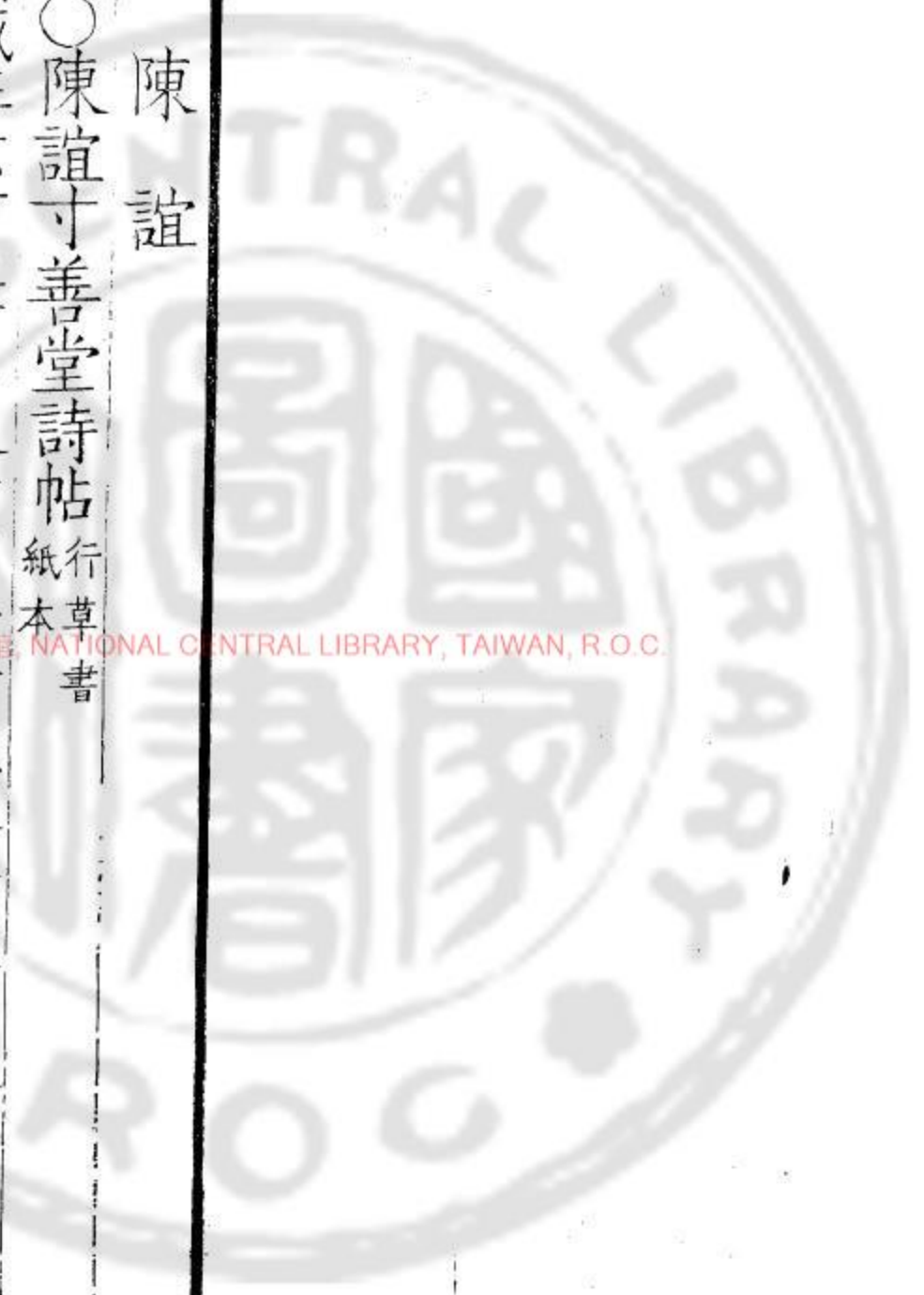
明郭鎮



陳誼

○陳誼寸善堂詩帖 行草書 紙本

織善不可棄累之若層臺樹德本食報■人無此懷黔敖
萬金產餓夫恥嗟來富弼在當路賑饑詎難裁羅君無厚
祿衡門闕蓬萊研究岐黃書百氏從兼該卹窮閔孤寒重
義多輕財抱痾往求治惕然方寸開月培復年植小木成
翹材悠悠太湖水東逝無西回湖水有時涸慶門無替哉
宛丘陳誼



仁

○鶴仙榴花詩帖

行楷書
紙本

詠榴花一首呈西峰先生是正

榴樹秋來更著花一枝紅艷倚屏斜
不禁遲暮侵寒雨盡吐芳菲散夕霞
醉後折來驚客鬢夢中歸去惜年華
武陵桃樹漁郎識又負西風八月槎
鶴仙仁頓首

正志

○正志片言期許帖

行書 朱絲
闌紙本

秦記

文白

足下猥以好者之口信一不識面目之人片言期許遂欲
定爲白首之交俯仰今古良足矜詫然亦以不得見足下
爲憾固知造物者忌之要自有合并時耳弟廬棲三載塞
兌守雌自分名不掛通人之籍矣頃荷主恩移擢理官疏
腸褊性動與世忤豈若婆娑山巖優游載籍可藉以無咎
無譽而二三君子諭以大義督之就道勉欲於此月中旬
渡江泛彭蠡矣此行尚挹九華匡廬之勝其恨不得與足

下同遊更當何如聲遠寓荆溪未有合者獨謬辱獎借時
時把臂論心此推足下愛不淺宗遠境與行合亦不多得
識足下在吳生之先尤其奇邁也海公別去卽世外人無
兒女子態亦有依依不忍舍者然弟不久當作還山計與
二三知己結社以老耳匆冗中草率據案佈候扇頭一律
聊伸積懷殊不足以酬珠玉也諸惟神照不盡瞻馳弟正
志九頓首 左乏

正志

朱文益
題名

賓山

○

賓山書赤壁賦

草書絹本
原文不錄

款書

賓山

春復傳
青宮正堂

朱文
大印

曹學佺

○曹能始花朝社集詩

倚杖芳春物外尋
城隅渾似入山深
百花放盡空生日
亂石衝開卽故林
詩酒雖然娛蔗境
水田猶未露秧針
座中若有樂巴術
嘆墨偏宜戲作霖
癸未花朝社集有介詞
文濤園請正學佺

倪元璐

○倪鴻寶晴山詩 草書
綾本

晴山點不上多烟一味幽清澹遠天最愛長松松下水秋
光都在釣魚船 題畫似玉斧老公祖元璐

倪印
元璐

鴻寶
二印
白文

黃道周

○黃幼玄奏揭

原任少詹事降江西布政司都事今逮繫臣黃道周謹奏
 為累臣悔罪感恩再籲皇慈俯開一面事臣自北司過刑
 部來又一伏臘矣九鞠四拷不敢言冤萬死一生不敢言
 怨誠感陛下摧折懲艾之言冀有一日許其自新又感邇
 時刑措圜空之旨儻可偷生別圖報効也臣驟起海隅不
 諳禮法幸遇明時親睹聖主豁達寬宏好問好察以為天
 下事無不可為者遂輕蹈狂瞽一至於此然臣自戊寅九
 月荷罪謫官此外未有過犯陛下曾於平臺面諭優容者



再臣給假還山亦已二年直以撫臣薦未萬里遠杖又以
書生申救嚴拷數番事出意表非臣所敢知亦非臣所及
料也憶臣在戊寅四月隨班召對臣言□□必爭□□流
寇必出夔門降賊不可輕撫禁旅不可輕動按臣不可總
兵臣所云只此五事未有一語干礙朝柄又六月隨班召
對臣言清任和之貴清仁明武之貴明智仁勇之貴智三
事皆本於清明蒙聖主切要指示亦未有一語干礙用人
最後八月召對平臺以遑遽之餘輕率躁妄進不擇言退
不引讐仰干風霆捶心何及然至於不清不介之臣遺甌
蒼生失誤大計臣猶悔臣言之不精爭之無力也臣遭堯

舜之朝無元愷之能亦無共驩之寄通籍二十載歷俸未
三年田無十畝居無數椽然初爲庶吉士請使朝鮮旣爲
編修請赴遼左旣爲少詹請出宣大未嘗一日敢貪委珮
之榮今垂老髀消曳索貫械與囚徒對泣才命雙窮仰負
主恩是以悲耳陛下以至仁至孝在宥天下臣以窮愚極
陋困於園土卽欲洗骨滌髓纂書自贖刎頸軍前誰敢信
者幸以螻蟻餘魂及睹雲日寬大之詔無時不下昆虫草
木欣欣望生臣情罪雖重亦嘗供事講筵面承矜宥過經
重處之後事在屢赦之前維陛下再垂察焉臣不勝戰栗
之至爲此具本 崇禎拾肆年拾貳月日臣黃道周

○黃銅山與蔣八公札二卷

錄則

八公閣下知垂念之至凡可以開天心起月骨者閣下必念之熟矣秦絃以黃絹解辜嘉留以索菓脫網周肉非黃羊命隨野鹿微閣下誰復生我者叔嚮有言能救我者唯祁大夫耳綸扉天上誰傳羊舌之言生平孤挺枝葉無陰死生區區已委之命必使聖主不失其仁貞士不傷其身亦君子之所厯閱也六月二十日南昌字

已墜黑海不問慈航然猶白日清晝也乃云某以三百金買涂某又云某受石帆百金如此鬼夢誰爲受者卽如一僕柴敬十月始來而坐送潤山書擬徒悠悠蒼天此何人

○石齋先生中黨人之禍禍且不測至有以白冠釐纓之說進者生平款好大都屏跡以謂事無可如何徒自及爾獨吾師力爲營救義不反顧卒先生所繇脫者繫吾師之力也當是時遂有蜚語及師同志震悚而師目不爲瞬久之事罷吾鄉徐冢宰曰若輩之伎倆有盡八翁之不見不聞無窮諒哉蓋吾師義篤友朋實愛深君父誠懼望風下石之徒塵黷聖德爲天下萬世慮至深遠也方先生下詔獄師告之曰自明彝演易後名賢幽繫俱著書自見若不能脫子於險我責也子無成書子責也故先生獄中所著有春秋

論斷詩序正易象正等書又手寫孝經百本頌殿聖
孝今觀遠來諸牘皆履險經危之具而兩賢敦勉道
誼獨立不懼之槩具可想見卽其文辭斐然書法一
本鍾王又何其從容不苟也古人之美何足以云華
亭門人張壽孫謹跋

○黃石齋簪筆披襟詩帖草書綾本

石齋文朱

簪筆不盡意披襟一喟然涓埃臣子裏盼嚮古人邊要不
慙燈火何須論俸錢長戈與白石往往謝流年東石道印二印
山樵周之朱文

乎欲出一疏到底不敢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忌正如昔
人所云不過使後人惜之耳徐蓼老儻晤亦幸商之講學
結社業已自認罪過至如送禮求薦餽金求人類中寧
有此理昔子瞻不辯蘇朱晦翁不辯祠魔正叔亦唯唯受
罪今卽不敢辯今寧無有心眸人相痛惜者東翁撰文蚤
晚面閣亦幸及蚤商之遲爰書成無及矣草草仰付一笑
紬繹時習不愠之誨切實受用然去住未定下手跼脚了
無是處前爲易象正完之已早而同人借鈔踰月未畢未
有以請教者獄市中賣朝冠亦徒爲人駭嘆耳更十日當
追還以乞鑒定近見報纔知禁旅事動聖念此均在戊寅

四月叩頭力爭者也惜天聽之遠耳大司寇比又請告則
疏未得上雖求極邊安可得乎寫孝經已過五十部意亦
稍倦別欲起草又苦無書每想一事瞠目長嘆而已尊翁
資如何可受今藉孝經二本導還之■事都不復知如
督撫俱在則尚可收拾終是拋棄不得自武陵議棄義州
來寧錦已不能獨存惜前疏之耽閣也從祀疏出年閣手
中亦是聖賢靈慧然非罪人所當聞耳紅毫筆號調元者
再給二枝則事濟矣餘唯謝謝不悉

井底望星辰率率書今文六十五本意倦甚乃取少時定
本書之又二十五本如鐵皂莢之破香氣也此事紅疏甚
詳不宜更定然自唐人而下異論間與先儒亦疑其闕誤
近會稽虞本及中州呂本吾鄉立子刻皆依國學所頒石
臺耳此中無書不復記憶驟書定本恐滋唇舌有乖艱貞
之義今已不書矣願台翁爲掩其疵也今文皆散去唯定
本在一二吾輩處想省諸煩喙得教甚感感也諸聽蒼穹
不敢復云賜炭已領悉前蛋粟幸都拜惠但出入未便多
間二日鳴謝爲遲悉覆蓋之有左傳幸覓一部查對數日
也聞亨老異信未審果否竟寂寂亦異事也

○外翁解相印歸籠偶從案頭見石齋黃先生手書二
冊迹百葉皆詔獄中與翁違返案牘也先生臨池高

妙不必言至造次顛沛中信紙直書顏筋柳骨不失
尺寸斯豈臨池之技乎抑不獨黃先生難也先生櫻
鱗履虎甘刀俎如飴而吾翁獨傾身擁護百計脫黃
先生於厄時鉤黨漸興鉗網四射遂有草頭一將之
謠非徐虞求王素公張鯢淵三君子密鳩千金寢其
事幾罹不測噫亦危矣史籍所載虞卿孔融輩然諾
相死皆一時矜激無濟毫末眎數君子臣節友誼何
如哉然使數君子不幸而以臣節友誼特著又豈世
道之福乎言念及此閣筆三嘆甲申臘望周廷鑑元
立謹識

無名氏

○明人書綺生詩帖

行書
紙本

綺生三十韻

似向盧家見誰如鄴架兼姱容勻骨法綺歲涉牙籤質自
藍田種名從蘂笈幟遠山凝淺黛空水湛清瞻粲齒窺團
扇妍跌隱畫檐驚香令馬逸瞥貌信魚潛情逐搔頭重防
隨禁步嚴賦心雄粉綠俠性愧鬚髯芸榻編親帙蘭筵韻
手拈口脂芬曉帳眉樣譜春奩頌借椒爲壽詩憑絮擬鹽
腰肢量楚素指爪習吳縑摹榻螺頻御吟哦睡屢淹避人
顰每感徙宅意初慙倚竹渾長袖滋蘭廢

下有菱蓬或
三字點去

短

鐮筆牀鄰月幙鏡檻墜河檐珍簟陳綦屐鈿車駕小幘懸
香鷺語壁妬影燕衝簾膩漲臨池墨青邀近市帘縈襦帶
草弱唾袖石花纖蝶戲颺裙入魚看施食噉華篝耽夜讀
寶篆費朝添自媿挑琴意欣無感悅嫌更衣呈態婉斂袂
訴衷謙魂佚緣投果情癡願倚蒹幽棕眉語接奇馥領巾
沾發菽開胸小柔荑理髻尖錦衫盟夙懇緹幕畏私覘金
約蜂將定瑤筐鳳倘占雲中如附翼長此效鷦鷯

○明人登金峰詩帖

行草書
紙本

同沈君石山楊君祕圖吳君吳江登金峰絕頂

伏磴參雲出飛橋倚日懸龍宮樓斷霧烏路軼霏烟抱我

登臨興聯君了悟緣扶筇穿密樹振袂忽齊天林是張紋
幄峰如簇寶蓮線牽虧岫水龜畫近村田城郭浮嵐外樓
臺駐靄邊日波傾掌上松浪湧胸前舉爵承霞細舉裳照
景鮮茶花疑玉綴萸實訝珠連倏入中峰嘯還來側崦眠
便非烹圃侶亦是赤城仙

○明人書酷旱六年二詩帖

草書
紙本

天籟閣

朱

淑民

白

酷旱經旬動遠愁忽然風雨送新秋高居更覺諸天近俯
瞰渾疑大地浮萬井樓臺涵海市百川波浪湧江流便乘
月色東歸去應似山陰雪夜舟

六年別云拾遺才按節中州不復迴定爲文章稱膾炙已
看蹤跡是塵埃薜蘿裊裊移鄰屋瓦礫堆堆滿舊臺寒露
飄下有然衣明月下山陽吹笛數聲哀

銓衡

項墨林二印
監賞章白文

釋彙簡

○釋彙簡佳偈帖

行書紙本內項氏
張氏陳氏印不錄

彙簡再拜報恩僕至承佳偈和章見寄讀之其於高妙處
深知徑山家法得不寂寥甚慰然龍河熟鐵輪若非
老漢也難當此一笑但老病之軀致賢弟有寒暑之
念衣衾遠及不勝愧感鶴林青鞵報恩茶壺臥褥等物同
至一日之間得整舊儀何以當此相見時就出此紙致謝
幸甚天禧方丈亦爲助喜囑筆申意不一彙簡再拜復
甘露堂上和尙法弟五月十六日

釋道衍

○姚少師詩翰

白雲生江海客廣陵不歸今十年鴈書未到風塵隔落日
淮南親舍違每望東道白雲白焦桐夜鼓天地愁銀鴈紛
紛隨瑤席瓠花夢落楚天寒萱草春深露華碧白雲生爾
孝不負親爾忠寧負國讀書只足記姓名學劍須當萬人
敵白雲生勉爾力犯龍顏請恩澤縱不能取封破□將軍
萬里侯亦不失漢家良臣二千石胡爲乎痛言不上賈生
書辛苦尚馳毛義檄我亦天涯倦行役慈母在堂年半百
爲君重賦白雲篇激烈長歌轉淒惻 右白雲生歌爲王

履道賦懶閣人

牛衣卒隱者流一貧寧苦困田野挾策不肯干王侯十年
從軍不得志歸來自飯溪邊牛牛衣爲衾石爲枕雷鳴鼻
息春鶉醒來復夢夢復醒不知蝴蝶爲莊周又安知魯
遷邨鼎秦焚舟晉盟踐土齊葵丘戰國蘇秦何足道黃金
用盡空貂裘漢家王章不解事妻兒對泣良可羞牛衣卒
褶袴不掩脛破帽不戀頭生不逢堯與舜禪焉能蹙蹙增
煩憂夜漫漫風颼颼東方苦未出長歌且臥南山秋 右
牛衣卒爲王景序賦道衍

○逃虛老人五言詩帖

行楷書
紙本

我本巖壑人不樂城市住從來禮法疎自得山林趣山林
有何好窈窕忘世慮素積洞口雲綠藹沙頭樹深林 烟
集長空孤鶩翥遠峰疑有無飛瀑如雨澍其中隱者居茂
密堪旅寓安得天隨子遊從隨杖屨逃虛

逃虛老人
白
朱
文

釋守仁

○釋一初螺山隱士歌

螺山有隱士飄飄仙者徒朝遊螺之巔莫息螺之隅紅塵
拂落身外事白頭讀盡人間書不騎琴高鯉不釣任公魚
手披演雅篇架列山海圖蛾司漫給五斗黛蛤浦豈羨雙
明珠槐臺封侯笑螻蟻楚關脫網憐蜘蛛人言大隱隱朝
市小隱螺山無不是何物老病香山翁隱作留官良可鄙
酌螺之杯飲螺几坐對螺山淨如洗鈿屏蠹蠹鏡邊來佛
髻峨峨望中起千林飛翠散晴空半島寒雲浸秋水我尋
螺山居遂識螺山路一見螺山人再誦螺山句紛紛草堂

文悠悠遂初賦丈夫無遠謀千載何足慕我本逍遙人亦
有罝網慮買山每寄沃洲書寥落江鄉嘆遲暮江鄉寥落
不可留便當卜爾山之幽安得神鼇負山去共踏青螺海
上游

女邢慈靜

○邢夫人自述詩帖

行書烏絲
闌紙本

儂自閨房處女子聞君博覽通古史歸君薄海宦遊多光
陰幾度如彈指萬里黔方田路長松柏森々雲杳茫遼陽
刀劍如林密征馬南催鬢似霜何知君病抱沈疴與君報
國酬英主日爲三苗亂我黎君家嘔血歸幽旅不見夫君
舊日容惟思携手君所言君家何處侶烟霞白雲來去空
舒卷獨伴遺兒還故鄉脩途萬里多炎涼昔去雲擁駟馬
車今日孤舟住夕陽子毋寥々淚暗流幾番欲葬江魚腹
憶昔白頭人去時依稀點首將予囑致子朝夕名未滅春

光不駐東流急小菴
拜空王百鳥啼聲驚夢裏覺
猶是淚千行思君不見空斷腸
君家功若小丘山誰與夫
君奏廟廊平生功績皆湮沒
儂身何自見君王恨殺烏紗
能誤人始知名利如羅網
春去秋來愁又結坐看衰草心
憔悴杜宇啼我中心悲我啼
杜宇枝頭血
慈靜自述

馬正
靜

二印
朱文

式古堂書畫彙考

蓋牟 卞永譽 纂輯

男之鉞
分
姪 嚴 考訂

莆田 林一璘
渤海 高兆
會稽 潘燾
考訂

書卷之二十九

明人合卷

○明賢贈陳節婦卷

陳婦節義集叙

陳婦節義集者學士大夫美陳思恭妻莊氏之節義而稱述詠歌之莊之子寶生因集其見於詩文者得若干篇而其傳則蜀郡王彝之所作也寶生他日復請彝名其集而併序焉乃叙之曰予觀陳婦莊之節義爲之慨然以作以爲關雎之化其不行於天下也亦已久矣而莊也乃能如是焉豈由於被上之化而然歟抑其性然也嗟夫天地如此其大且遠也其生人也俄而有耳目口鼻四支百體男女飲食之欲焉固亦與蟲魚鳥獸等也以言其生之身則七尺之軀爾以言其生之期則百年之頃爾而乃有處億萬里之間而屹然以立寓億萬年之內而赫焉以著其忠

孝節義如古之所謂大丈夫者亦不難也然而以爲難者何也忠孝節義如古之所謂大丈夫者少也莊嬭人也而生於泉泉南裔也其俗趨商而競賈而莊之夫固商也自海鹽來爲贅壻蓋既生子而輒浮海以去去而無聞者五年莊能卻所傳聞而必其生還及其既還而復去去而溺海以死莊又能誓死不嫁以成其五歲之孤嗚呼莊婦人也非世之所謂大丈夫者而何其有節也然莊又能贖田數千里外授其夫前婦之子在彼外家者使得以就食且能爲夫償其友宿負使彼得之以脫於禍難又它節婦所難能者焉嗚呼莊固非世之所謂大丈夫者又何其義也

然予以莊而較夫世之所謂大丈夫者類皆儵焉而生忽焉以死而其爲忠與孝者蓋亦難矣莊婦人也爲節與義而有不難者蓋古之所謂烈婦云者皆爲其大丈夫之所難爲而今之所謂大丈夫者乃反欲爲其婦人之所不爲也其相去何遠哉或曰莊之性然也然莊之性與天下之性皆然也與天下之性皆然而莊之性獨然也其相去又何遠哉莊寡居在至正間凡廿有六年至國朝洪武四年年五十有六而寶生已逾壯母子慈且孝蓋亦有可書者雖然予所書又豈獨以莊而已歟故名之曰節義集而叙之者於以爲天下後世勸也是歲辛亥秋九月叙

陳節婦傳并詩

莊氏海鹽陳思恭妻也泉州今順帝初莊年二十四思恭以商來因贅爲婿一年生子寶生既四月思恭去商海上久而無聞人往之曰死矣莊乃盡屏其容飾若有所自誓者莊旁無內外親然能自養其父母及死且葬無所於依鄰媪諷以更嫁莊曰甚哉媪之不祥也媪以爲吾夫果死歟誰見之者果死吾猶有吾兒焉吾育吾兒吾夫猶不死也媪去不復敢言莊嘗閉戶織忽聞有叩之者以驚問焉曰我也若思恭然啟戶果爲思恭思恭乃漂自某國而還至是去已五年矣其年思恭又浮海去遽以溺死聞時寶

生甫五歲莊居喪務紡績為家業既而遣寶生就外傳人
聞莊賢而有容且讀書有欲娶之者託思恭鄉友介女婦
以為言莊泣謂女婦曰吾夫前數年人以為死矣時吾兒
財出襁褓吾尚有望於吾兒况今又漸長吾所以不死者
庶幾其有成爾女婦曰生與死成與否顧可必哉莊又泣
曰即不幸而吾兒死吾且與之俱死幸而不死或不才吾
亦惟老且死期不負吾初心過此不敢知也又曰若之為
斯言者誠自謂吾夫友爾為吾夫友而為斯言非吾夫友
也因謝絕之初思恭來泉時有前娶婦生子曰寶一在海
鹽外家思恭死二年莊曰寶一年已十三歲矣今誰賴焉
且彼所生與吾所乳均出吾夫固均為吾子吾聞吾夫有
田在彼而賈於人可復也乃使人遺寶一錢四千緡俾贖
以自養思恭常貸其友石章錢五千緡章至是負舶司錢
繫獄中莊曰生而稱貸於人死不可使有負也傾所餘財
償之寶生性亦慕義稍長即往澈浦拜寶一為兄寶一欲
分與以其田辭不受他日寶一死復為長育其孤女君子
謂之教焉史氏曰洪武初詔修元史予執筆從史官後比
予在元末嘗為莊作傳附野史今元史有貞節傳焉莊
生元氏史官曰宜傳然生者不預也既而曰姑述之莊今
生蓬有明而身猶康健其亦有所待哉方下詔時不以屬

儒臣之嘗食元祿者而以命令史官與未仕士豈無所為
而然邪夫忠孝節義為聲教先今國史如傳貞節莊固其
人歟然則莊不預元史者非削之也

妾生南海涯窈窕如秋花鄰娃不識面千里隔窓紗一朝
嫁夫壻共在桐城住門前有舸船便欲為高去驩好百年
身今年涉西春象牀銀燭下生此玉麒麟轉頭才四月忍
作生離別臨行豈不聞懷裏兒聲咽相勸筵前酒綠髮濃
如柳搗鼓起開颿參差掛斗斗獨閉香閨臥相逢夢邊過
倚戶夕陽時不見南歸柁依稀四五年頽影自知憐相傳
夫壻死真贖尚茫然脫却繡襦襦蓮腮淚萬行收將望夫

淚鱸鯉獨升堂堂上雙親老都憐外孫好如何妾薄命再
哭妣與考隻影坐空帷依依鄰下兒兒能學人語口授柏
舟詩經年機上織掩戶秋苔碧俄聞叩戶聲鵲語檐前日
開扃見夫面翻疑眼生眩喜極却成哀淚迸春空霰兒長
至父腰再拜可憐嬌褰衣怕父去愁見港中潮歸家三涉
秋販寶復東游蠻巫作神語滄海日安流有約明年返別
來期未遠怪夢不勝悲桑田海清淺明年訃音至命與青
天墜剪紙獨招魂江流寫雙淚妾欲赴黃泉兒生未十年
提携令長大待與父齊肩唾眎鄰家媪不死何為老殷勤
諷巧言榕生根可倒妾自願為人人誰亂鳥羣它年泉下

路尚欲見夫君夫君前有婦生兒在澉浦年是妾兒兄何
須口同乳念彼孤兒隔辛苦謀衣食妾聞夫有田質在他
人宅賣妾金鳳釵轉寄外家來說與孤兒道持此贖田回
妾身自有子生理在十指紡績不曾閒供渠買經史鑑前
雪滿窓白髮幾年嬌課兒終夜讀不暇計更長兒今長似
父祀事真堪付春秋稱孝子銜哀進觴俎妾老兒方壯前
期百年養不負妾初心少會夫深望有婦佩宜男如兒奉
旨甘一飲知姑恩嘗羹至再三焚香禱夜初細語在階除
願婦同兒老毋爲妾與夫洪武三年夏五月翰林待制承
直郎兼國史院編修官烏傷王禕撰

陳節婦詞

妾家溫陵近南浦嫁得良人業爲估良人長年愛遠遊不
敢新妝映門戶販寶遙聞去百蠻朝朝海上望青山不仁
無邗蛟龍橫漂沒孤舟不得還君非渡河老狂父波濤如
山何不顧尋屍便欲赴窮淵膝下嬌兒誰與哺十載空閨
守寸心滄溟水淺恨情深願身不化山頭石化作孤飛精
衛禽史官高啓

一從抱節守空堂應念良人海上商萬里信還夫已歿十
年身在子方強濤翻怒鱗歸魂慘鏡掩離鸞別恨長無計
可尋屍共穴柏舟腸斷衛共姜

綠綺休彈別鵠吟此生恩義重黃金離魂海上愁方接遠
客天涯信已沈心事不隨山石轉淚痕應共水波深文章
太史更生筆一節高門映古今 吳郡謝徽

黃鵠詞并序

余讀史臣王君彞所纂陳節婦傳事核而詳詞嚴而正其
叙彞倫厚風俗豈小補哉然切有感焉夫婦人道之常守
節蓋不幸也頃自兵興婦人女子死節於鋒刃之下而湮
滅無聞抑不幸之中又不幸者焉今陳節婦莊既有賢子
以表明之又得史臣之文以紀錄之斯不幸之中有幸者
與其子寶生出此卷求詩子既高其母之行又嘉其教子

之有成也迺製黃鵠詞遺之俾歌以壽毋云其詞曰
黃鵠一舉今溟海無圻鍛翻龍淵兮羌不可以復生雌矢
死而靡它兮念其故雄宛頸哺子兮子翼以成匪精衛兮
填海以平誓銜骨兮同歸九原汝陽袁華

節婦賦

溫陵陳婦莊喪夫守義著卓卓之行太原王行爲著節婦
賦嗚呼古之人有賦寡婦者已然寡婦之賦賦其情節婦
之賦賦其義以義制情情有不足言矣賦曰

厥惟生人元化萃靈陰陽合并如耦迺成天倫肇初本由
伉儷有典有常人道斯貴夫媿于君妻之曰齊一適不貳

再醮匪儀衛姜之貞君子攸歸前脩令猷遺武堪履姬數
既過衆禮蕩然詎之紹之孰返其元惟姜之倫乃或時見
於識降衷治亂靡間淮陽祀陳譙郡存曹然諾既踐婦節
以高出目示心解腕潔已寧不愛身義激所俾遥遥炎陬
薄海之邦亦有其儔某名氏莊歸陳越期所天遠賈浮舶
鯨波漂入番土歲行五移無聞及家恃失怙喪疇依以居
益勤女紅以衣以食拂禮有言拒勿使至我儀條還室家
欣欣豈曰舊姻載敬載賓俄誅羣謀復趨海路雲濤震崩
竟以溺訃哀哉具喪揆度是遵遂令遐荒謂曰有人煢煢
處婺悴容毀服保育我孤蘄茂陳族令淑外聞厥德之修

咸金而慕覲茲好逑有強委禽甘言悅之慨忼自誓莫或
遂之字孤亦成好學嚮善幾三十年家日滋衍夫人所爲
固各有志曷克其完得彼失此吁嗟維莊天實相且復全
于義無傷厥軀伊人之良可稱孔有而此大節衆善之首
易著咸恆詩始關雎刪之贊之聖人慎諸慎之云何風教
之原苟不是重人道泯焉嗚呼吾人見善宜紀爰脩信辭
俟采于史

嗚呼節義之感人也深矣自兵革之興甘有餘年中間以
婦人女子建大節于當世者固不少觀其引義自決視死
如歸誠有古烈丈夫之所爲者然亦有爲一時忠憤所激

要之於久未必皆然而感慨之士猶且伸紙染翰惟恐書之或後雖歷年之久其休光遺韻焯焯在人耳目求其能如陳母之秉心堅貞於三十年之久紡織教子以復先業者又何其不多得也方諸古人可謂無忝聞風與感之士宜何如哉予雖不獲升堂拜母一睹德容觀夫太史王君常宗之傳與叙既許其節復許其義屢書之不一書之信乎其不我欺矣遂爲擬騷辭之一章云辭曰

海之南兮魚龍湫塵冥冥兮瘴烟浮緊清淑兮殊異羌聲教兮邈悠彼有孀兮賢姝夫君一去兮三十秋鸞孤兮弦絕瞬青青兮鶴髮衣縞素兮簪荆凜冰清兮玉潔冰玉兮

消毀播芳馨兮曷有窮已桑田兮海波矢貞心兮沒齒兼葭蒼蒼兮露為霜有子有孫兮奉承嘗壽考兮百祀願言兮樂康肥泉包軫

陳母節義詞并序

陳寶生父思恭蚤以海賈溺死母莊氏有卓行史臣王昶高啓皆作傳予讀其事而悲之爲述陳母節義詞一首俾閨房女子咸可以歌焉庶幾乎所謂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其國俗者也詞曰

陳母節義誰可及二十守志今六十家本泉州身姓在戶版抄入商人籍夫陳亦是海鹽商遠來壻莊圖久長在時

年當二十四于飛和鳴雙鳳皇豈期得子纔四月幡然去
作諸番客海中使船惟信風倏忽千波萬波隔五稔弗歸
鄰媪疑情以諷莊欲嫁之正辭厲色却鄰媪將焉置此哇
呱兒久迺陳從海外至子生五年能捧錐銀燈坐照夜堂
深勸諫夫陳詞不已海中日日吐風濤千金之軀同一毫
人非金石當自保北斗那共黃金高夫陳耳聽心不悟趣
裝出門衣楚楚莊憂水底有蛟龍陳恃蛟龍莫予侮信迴
乃在九重淵莊走入房羞見天引刀自刺刀墮地哭抱孤
兒仍自憐指有此兒堪嗣續不爾從陳葬魚腹良人雖沒
天可移紡績教兒買書讀兒名寶生既長年知父之死常

泫然母告汝父之海鹽有子盡典祭祀田汝往贖田還祭
祀妾身魚愧歸黃泉寶聽母言即長往未知海鹽先採訪
果得前兄名寶一泣訴二天成俯仰歸復母命母大喜恨
不相與攜手至轉頭滄海作桑田奉母還鄉談笑耳兒一
亦來拜母莊母子三人涕淚霽浮雲行天失變化鳴鳥集
樹休翱翔寶也奉母孝益謹母子更相為性命母呼寶也
語近床貸汝父錢名石章章負舶錢今繫獄汝父雖歿錢
須償喚婢賣珠遣寶送泉人義莊作歌頌十子不如一女
英男兒負義真何用天朝史臣高與王大書特書相發揚
傳寫滿紙作龜鑑無不讀之眉目張誦莊之賢魚遠近夫

婦綱常自莊定閨睚之詩今復作還有刪詩如孔聖三光
不滅天地存孝子錫類皆弟昆陳母節義天所報駟馬何
獨于公門廬陵張昱

右陳節婦義事太史氏既為文以論列之矣廬陵張先生
昱復為作詩以詠歌之辭詳義數雖庸夫懦子亦莫不感
慕興起恥為不義詩之為教豈不有裨于風化哉錢唐白
范題

海水謠美陳節婦也節婦梗聚見於蜀郡王君傳故
予又託之風謠云

海水肆蕩涵海風驚波揚蛟鼉虬如山吞舟椎吻張泉南
有客值荼毒船中金珠量斗斛捐軀竟入無底淵魂招不
來仰天哭深閨少婦二八年蓬首何曾較醜妍鴛鴦樹上
黯朝日蝴蝶華間愁暮烟海波歛翕如鼎沸鼓怒殺人何
日已妾心誓欲訴皇天願竭奔流作平地兒今長大奉母
慈貞孝一門咸見推吁嗟碌碌同草木國史幾人名姓垂
淮海秦約

人生重節義懿彼烈丈夫丈夫固不少節義亦豈無三者
求其備備者何其孤泉南有莊氏容色美且都質雖女子
行性本丈夫徒初莊贅陳姓生子四月逾夫陳事海賈五
載行踟躕父母既淪沒生死誠殊途幸兒脫襁褓澹妝去

五言古詩卷之二十九
襜褕芳年躬績紡白晝扃門閤待陳期皓首遲子成童烏
鄰媪甘說舌濁我冰玉壺萬一所天在不在亦不渝謝絕
語未冷陳歸匿坊隅逆料已爲鬼莊也元無殊叩戶桐花
落逕庭羅榛蕪驚顧下機杼悲喜交相紆呼兒出拜父升
堂已無姑變故雖不一且爲門祚扶春水方浩蕩牙檣起
鷗鳧陳復別莊去萬里仍長驅終焉溺外域一死當與俱
居喪禮甫畢遣子師明傳詩書苟弗事何以繼遠圖媪且
託陳友爲彼行覲覲所天昔杳杳我子纔呱呱天邈子實
幼且不生異趨所天今失戴我子非嚮雛惟思樹陳業何
暇滋它虞天或子弗育我亦有隕軀媪罔識輕重徒以紫

亂朱豈但葆全節高義兼能敷陳先內澈女有子生同吾
命子謹兄事童帑庚田租宿質旣歸復庶足充饗舖但使
不失所何曾較錙銖子復拜兄嫂兄嫂俱云殂唯餘一弱
息歸養推友于毋慈及異子子悌覃兄孤嗟子胡能爾毋
氏教所孚亦嘗貸石楮計子與母符石固緩陳入陳也遲
石輸陳逐客流已石繫泉獄拘莊曰非已出疇能濟區區
迺束嫁時服乃摘塵鈿珠不獨酬宿契或者伸無辜高義
同皦日聞者咸唏吁况復全節竝丈夫能然乎袒肉謝恐
後牽羊走舍愉前懼鼎與鑊後畏鉞與鈇莊止一里婦如
此非求沽媯子入新傳天性不受諛王君播大雅素絲無

五言古詩卷之二十九
露濡顧我重擬古爲爾傳懿模下以立人紀上以昭皇謨
山陰胡龍臣

迢迢南海水波浪無晨暮一葦萬里杭逢彼蛟鱷怒良人
竟漂溺浩蕩隨烟霧海水無時枯妾恨何由訴擔將沃焦
石去築良人墓之死弗二天秉節金石固煢煢膝下雛愛
惜如寶璐塵凝玉鏡臺肯怨芳年度床前明月光照妾見
情愴兒大羽翼成豈不懷乳哺春暉照高堂叢萱湛晨露
毋兮喜及養毋也增哀慕金堅金可鎔松堅松可蠹貞哉
陳毋節永言垂竹素河南陸仁

陳氏婦莊姓有文稱其賢若古之名婦也噫可不與之夫

佩乎夜光之璧者人爲之改容却立鬼爲之走以其氣如
白虹好莫如馮莊今能樹立節義以照映當時如奇男子
者抑何異于佩茲璧哉錢唐王謙於篁鶴軒題

海水操陳毋莊傷其夫溺海死作

海水蕩滴兮茫無津涯夫君一去兮杳無還期爲死爲生
兮曾莫我知欲往從之兮襁褓有兒同室同穴兮我志獨
違恨深海水兮曷其已而安得變爲桑田兮民無墊溺舟
無頃危豐城余詮

陳節婦行

憶妾年始笄妝成羞出帷嬉遊憎女伴那解弄花枝自從

納夫壻低頭事針指初看秋月圓再見春風起值君促行
裝去作海南商蘭缸堆落燼親手為縫裳三霜無一字浪
語傳君死空林對嬌兒夢越風濤裏夜夜卜燈花朝朝占
鵲喜繡戶亦慵開朱樓未嘗倚忽聞報君歸拭淚下春機
番禺幾月至還著去時衣笑傾金盞酒重理玉琴徽終身
得棲託情意兩無違君心易離隔愛逐遠行客北風催換
柁共發廣中舶半路計音迴舍啼燈下折痛君千金軀竟
作沈淪魄花顏洗紅脂綠鬢生白絲却收盤龍鏡罷照雙
蛾眉自憐為君婦少小魚嫌疑一首戴一天貞心終不移
陳留阮維則

萬里風波百折灘夫君不以別離難三年竟失刀頭望半
世空成夢裏歡誰復為文招海賈且須教子服儒冠今觀
太史書貞節不愧幽魂地下看丹丘吳儁

題常宗王君莊節婦傳

抗節誰稱斷臂齋皇天空谷照貞姿何人得似馮丞相易
主班迎獨任之倪瓚

次倪徵君韻

貞節誰如恤緯嫠凜然松栢歲寒姿姓名今日耀編簡班
史文章復見之呂棣

陳母當年事可論良人早歿一身存倚妝忍對綉兒面剪

紙重招海賈魂大節已曾書太史壽儀方喜祝諸孫清朝
正此崇貞孝佇看烏頭表大門長平殷奎
嗚呼五季之時忠臣節婦苟無歐陽公之文以發之則其
精神心術殆不能光顯明白若是今觀常宗王君陳節婦
傳益有以見操史筆之不易也張紳

○明人題陳氏春草堂卷

春草堂記

余官京師時嘗見蜀郡王君常宗傳溫陵陳節婦事甚偉
及解秩還陳節婦之子彥廉方僑于郡之東倉築堂海上
奉其親來居取唐孟貞曜詩語扁曰春草介友人徵予記
焉余雖間居田里文思荒落然旣嘉節婦之行又喜其有
子也於言能遂已乎夫貞曜之詩言人親之愛子於其有
行也念慮周至如此區區之孝不足以報其恩猶寸草之
微無以答三春之暉斯固爲爲游子者而作也自海內兵
革人子之行役于遠貽親之念如孟詩所云者益不可勝

數皇上啓運脫吾民父子於水火欲與之休息使陟岵
羽之音不作故如彥廉者皆得以養其親而樂於畝畝之
中何其幸耶彥廉既能不自侈逸力營斯堂以娛親心以
稱上意且不敢苟以爲足又取此詩末章之誼名堂以自
厲焉豈不重有可嘉也哉當春陽旣舒土膏潤沃彥廉從
其親遊於斯堂之上顧草之生於庭者甲穎發拆取是詩
載歌而興起之則愛敬之心有不與之油然而俱萌者乎
雖然時有代謝則春有時而徂物有榮悴則草有時而衰
親之恩無窮則子之思報者無時而當已也彥廉知此而
求之凡所以致養者朝夕若不及焉使吾親融融熙熙以

樂餘年於昇平和氣之中則斯堂之勝無時而非春無草
而不榮矣若余不幸早失怙恃欲報之而不可得行視丘
隴於霜露秋草之間彷徨怵惕思欲如彥廉者其可得邪
以余之欲爲彥廉而不可得則凡得爲彥廉者可不思所
勉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彥廉歸寘吾說于壁俾登
堂覽觀者亦或有興起之心也夫洪武四年九月渤海高
啓記

春草美陳孝子也孝子築堂海上以養母以春草名
豐城余詮故作是詩也

嘉爾春草煥乎堂楣遊子有懷朝斯夕斯

草之於春如苗芄芄宜爾令毋福祿攸同
孰不有毋甘旨有違春草有堂孝養及時
孝養伊何定省溫清顧瞻春草寤寐是警
春有代謝草有榮枯毋恩汪濊終古不渝
太史有文我歌以續凡百君子春草是勗

春草六章章四句

春草曲 有序

春草堂者陳毋莊奉養之所也莊以貞節著其子彥廉恐
其事湮沒請於翰林危太樸以作傳高季迪以作記可謂
能盡孝者矣予嘉其志遂作春草曲一解使歌以悅其毋

之心是亦古風人之旨也

春草堂前春日好春陽纔動勾萌早裙腰一帶湖上隄今
見羅生堂下道烏銜樹中顛倒植猶托孤根土膏抱萋迷
綠色宛如灑雨露滋榮不枯槁堂中阿嬭鶴髮垂蘭佩芷
纓珠絡襟草心遊子念恩愛坐挹春暉祝難老祝難老願
莫違合驩忘憂豈殊種蝴蝶忽來飛上衣春明芳草履綦
迹一度春風一度宜淮海秦約

春草說

春之爲令始四令也三令之氣皆所以終春之氣不有其
始曷於以終春之氣也蓋亦博且大矣凡物一受春之氣

而草木其易生者草之爲物一昔而蔽原隰信宿而窮莽
蒼其尤易生者乎以易生之物而受博大之氣天地之間
無隙壤矣然春之生物也不自德而受其生者則不可不
德之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而春者父母之生氣也受其
氣則當知其所自出一草之微猶然非草之微者其謂何
哉人之於天地之間猶草之盈壤地也草之盈壤地無知
也猶當不忘其所本人之於天地之間亦靈矣顧可忘其
所本乎天地者吾祖之所本吾祖者吾親之所本而吾親
吾之所本也吾之所本報之宜如何耶卽其能爲而爲之
不遺其餘得爲而爲之不至于過亦足謂報之歟古人所

以興寸草之心難報三春之歎也烏乎昊天罔極終能遂
其報哉雖然盡其道以自治存其心而不懈亦孝子之善
處矣溫陵陳彥廉氏題其奉親之堂曰春草徵予申其義
也爲是說以貽之太原王行

春草辭

陳母莊早寡以貞節著聞其子寶生字彥廉能養嘗作堂
奉母且自謂母恩無窮而難報因取孟貞曜游子詩語扁
其堂曰春草高太史季迪旣著爲記予復爲作春草辭使
歌以壽母蓋欲子之心與母恩同無窮也其詞曰

春草兮青青羅生兮滿庭望王孫兮不歸紛百草兮愁人

之叶如翻結幽蘭兮佩之采莫采兮江籬東風發兮芳渚晞朝
暎兮以雨蓀亦樂兮有母叶補滿翻日承顏兮堂下叶後翻把瑤
草兮瓊英叶於良翻日方永兮歲未央羌進拜兮羞予觴春欣
欣兮百草生叶傳王翻草生兮有心叶思容翻春復春兮焉窮蜀郡
王彞造

春草詞

泉南陳彥廉氏少孤申鮮昆弟作堂于婁之上奉其母莊
以居名之曰春草爲製春草辭六解俾寘之堂壁或可少
勗孝養之意云

堂上采衣斑戲舞虞親顏俯首堂下草生意待春還

春還芳草碧子長賴母力草色有枯榮母恩無終極
嚴霜摧老幹弱蔓緣孤根春淫背陰滿難酬雨露恩
既無池塘夢肯作王孫遊願身化為草根葉鎮相掬
薰風被荃葛兒衣袵締綌一縷與一絲咸自母手續
主婦能調膳升堂俱旨甘草蔬即自飲舉案對官男 汝
陽袁華

春草堂賦

夫人之異乎草木者惟心而已矣况春芳之發妍見生物
之流靡布陽光之滿目溢和氣之千里或莖甲之怒生或
肖翹之並起彼敷秀而揚英皆聯芳而競美雖小草之舍

滋亦春陽之所被感弱質之無情念生成之有自時其芳
雨既歇新綠乍搖碧波如剪翠烟未消曳羅裙之一色迎
舞袖之雙飄乍豐茸之既接忽空濛之已遙沐晨光於稀
露散芳氣於微颺烟融暖以薰人日照影而齊腰鳥飛沒
而青山欲盡人醉臥而紫騮不驕悵王孫兮歸未得思美
人兮不可招歎金谷之銅駝連別愁之冉冉慨姑蘇之麋
鹿接廢苑之蕭蕭豈若春靄華堂雲連新構高節清風秀
眉上壽散簾幙之春暉炫庭軒之白晝映鶴髮之慈顏承
綵衣之輕袖竝綠筍以俱長偕紅萱而競秀表慶澤而彌
芳吐華滋而益茂於是咏白華之句誦柏舟之篇悼嚴親

之既沒當賢母之盛年抱遺孤而掩泣守初志之弗諼念
幼勞而撫育實保護而生全心不移而匪石思罔極之如
天母之恩兮天罔極欲報之兮心靡忒見芳草兮青青益
永思夫大德草生兮堂前願母樂兮高年母在堂兮壽且
賢樂承母兮笑言草生兮堂下上堂兮酌醕兒欣欣兮樂
且舞願祝母兮多祐母之心兮載寧堂之草兮載榮母何
期於報効草焉知其發生彼孝子之至懷守慈訓而服膺
諒人心之有託感物類之無情嗟夫古今殊時性情一致
念行役者詠拙堂思伯之詩賦別情者歌南浦斷腸之句
池塘夢裏之獨吟風月庭前之交翠是皆風人之所致辭

靜者之所取譬惟孝感之無窮仰恩私而弗替常存愛日
之誠式副命名之義豈必登三吳陳母之堂然後識千里
孟郊之意也耶謝徽饌

春草軒中隱几坐中有衰髯閒似我欲浮青海狎羣鷗擬
向鴟爨借輕舸二月水滿河豚肥子苦留我我懷歸半鐺
雪浪熏香茗掃榻蕭條共掩扉麝煤蠶紙齊梁筆寶繪珍
題品神逸洗滌古玉龍眠池臨榻竒蹤淨名室紅蠶捲碧
春將酣檳榔萋葉嚼香甘夜闌更鼓湘妃瑟笙磬同音咏
雅南別君此去何草草山為迴旋海為倒今威白鶴會重
來世人胡為易衰老倪瓚 是日袁君子英同集軒中壬

子正月九日也

春草堂詩

維林之隈維水之埃有美斯堂匪華匪侈
登堂云誰燕豈之親下堂何有小草咸春
春日暉暉春草離離罔極曷報我心傷悲
春日照煦春草蕤蕤甘旨孔足我心但憇
倦彼春草一歲一榮親年弗載靜焉忽驚
日往斯惻日來斯惜毋金玉是寶所寶惟日
豈惟安之室廬之崇豈惟奉之口體之豐際地極天其曷
能窮

百年斯終多罹物近幸雖有侍永哀失怙願今終身不離
膝下始終厥事靡不由度

何辰云良但躋公堂春酒斯饗以稱眉壽以祝其慶 林
隈九章六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一章五句句吳
張適

恭履珮鳴左右間佳兒佳婦及承歡天迴白日臨瑤席露
洗紅萱出畫闌小爵注春宜燕適長裾曳翠可高寒升堂
拜母俱名士一記何慙在史官廬陵張昱

寄題陳氏春草堂

青青草色映簾帷壽母朝朝玩錄滋有句不緣春夢得旁

人錯道謝家池始豐徐一夔

海宇昇平今一統化日熙熙萬家共孝子堂前愛景長霞
綉晴光浮畫棟東風百草映堦生綠縹幽叢若新種生意
應從樂土滋獨訝芳心露偏重孤衷未足報春暉陟岵仍
懷九泉痛每嘆歡情不及施觴俎春秋寄哀慟猶幸庭闈
慰母慈孝愛深期百年奉視膳晨昏有旨甘婦饌中厨子
親供筍穿寒谷忽抽萌鯉躍冰溪暗消凍承歡已自樂魚
涯願得長年西眉縱壽酒傾來拜膝前杯酒椒花春影動
慈容有喜正忘憂佳句無人空入夢衣上朝看碧色新丑
手辛勤表微縫兒生宛似草根芽長養還因昔培壅母今

白髮映顏朱貞節傳人口誦爭題詩誰繼柏舟篇太史升
堂有新頌陳留阮維則

春草堂詩

春日遲遲昭明有融蒂厥豐草寒露濃濃春日載陽休有
烈光萋萋萋萋寒露瀼瀼父兮母兮懷允不忘念其先人
經營四方死生契闊我心憂傷

春日遲遲燕燕子飛野有蔓草維葉萋萋母也天只恩斯
勤斯長我育我鬻子之閔斯欲報之德如之何弗思庶幾
夙夜我心不違

春日遲遲葛生蒙楚母曰嗟予季行役適彼樂土誰其知

之爰得我所有紀有堂築室百堵自堂徂基于河之滸相
其流泉泉源在左於我居處西南其戶

春日遲遲乃寢乃興焉得諼草殖殖其庭子兮子兮靡依
靡毋子有酒食嘗其旨否左右秩秩其俎孔碩南有嘉魚
或燔或炙令妻壽母陳饋八簋洽比其鄰式燕且喜豈弟
君子有孝有德敬慎威儀其儀不忒天錫純嘏如岡如阜
如松柏之茂俾爾熾而昌保艾爾後俾爾耆而艾以介眉
壽 春日四章二章章十四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二十八
句集詩句河南陸仁

余既爲彥廉記春草堂士大夫多賦歌詩詠之嘗出

以示余因復賦五言一首記之明年秋七月望也高
啓

靡靡堂廡草託根近華楹膏露旣濯芳惠風復揚馨匪蒙
陽和力孰使微物榮中天駛景流青節坐易盈但憂德澤
違豈惜憔悴并願言相蔓結嗟彼春逝程寸心雖難報拔
去當還生

幾見東風吹草青一身偏自念初生從今白髮應重綠歲
歲春來母子情王彛又題

青青堂前草雨露日已滋微風一相過衆葉何紛披繫彼
堂中人娛養方在茲芃芃生意足藹藹春暉遲草榮倏以

萎毋恩無時衰嗟爾孝子心不爲寒暑移忘憂豈無萱愛
日亦有葵羅生滿庭階攀玩足自怡奉觴介眉壽百年以
爲期我歌春草篇爲續節婦詩江陰張宣

地軸回陽脉天光變物輝寸莖初被澤尺土盡生肥穎發
因微雨萌抽藉薄暉勻分行迹黑細帶燒痕稀厭浥含宵
潤蒙茸待旦晞野晴光動目江煖色侵衣不入詩人夢誰
懷遊子歸舜田同冉冉堯日正霏霏報本知心切銜恩愧
物微願生仁孝地柔綠媚庭闈吳郡張委

春草堂銘

溫陵陳彥廉作堂以奉母扁之曰春草蓋取唐子孟郊詩語

也吳郡申屠衡爲之銘曰

渠渠新堂厥位面陽吾親來居載燠載涼青青草藂色映
窓牖匪蘭而芳與萱偕茂念昔天寒繁霜夜零凝陰慘殺
枯荻弗萌陽春旣還百卉均被覆以恩光煦以和氣或蔓
而延或株而連綠柔風偃碧萋烟綿仰瞻陽暉恩深罔極
不滋而榮不壅而植寸心之微陽德之溥雖欲報之於暉
何補報雖不能奚敢怠忘矧於養親及茲壽康時以序遷
流景易失吾養無違孜孜愛日物以春榮亦以秋悴吾心
有恆匪懈于內鼎列肴珍匪淨醴醇融融洩洩無時不春
人孰無母母爲節婦人孰無子子孝且友池塘有夢王孫

不歸賦詠雖工風教曷禪凡今之人孰無秉彜載登斯堂
視我銘詩

陳氏春草堂記

婦以節稱尤士以義稱美斯叔世之論惟是婦士不可以
節義稱若不可以一德名者斯士斯婦始不為斯世異故
婦以節稱非婦之幸也甘節不著乎夫婦涉方不傷乎釐
降柏舟之誓聖人獨悲之易書之世詩春秋之世莫得而
比矣陳思恭妻莊年廿四嫁逾年而生子子生四月而思
恭賈海外音問不得聞者四載衆謂思恭已死莊悉屏去
華飾織衽為養育計或諷之更嫁輒慟哭連日夜行路悲

馬亡何父母俱沒莊無所依矣尤能撫其子使學不廢一日思恭得間歸感莊之義為好日為明年思恭復航海去竟溺死島中莊居喪人不能堪日課女紅為食且使子就外傳今生三十有四載矣積學好義以資長大其族大人先生樂與之遊莊今五十有八得享其奉安居鄉里歲時賓客上堂奉觴莫不咨嗟嘆賞以為為善之報聞其風者為之震厲自立兵興三十年來其鄉里婦女以節義動人耳目者不可勝數皆莊之化為然嗚呼自氣運之降天道變於上美而日月之失度五緯之錯行天有不得而止之地道變於下美山崩川竭草木禽魚之大折地有不得而

止之惟人也乃於天傾地覆之時風頽俗敗之日獨以眇焉一自障狂瀾於既倒支大厦於將傾刀鋸斧鑊不得以易其守爵祿富貴不足以變其中天道以之而定地道以之而寧人紀以之而立則以節義稱之又非婦士之不幸矣太史危氏高氏王氏皆為節婦立傳傳四方矣余別為序次書之於堂以為記使登者有所觀感莊子名寶注字彥廉堂名春草壬子歲十月既望齋郎張紳記

武原陳孝子性稟由自然痛父為海賈身沒歸九泉母立志難奪誼不從二天撫育膝下孤辛勤三十年孝子既成立慕學崇儒先壽母樂且康永裾映華顛堂前女貞木枝

三才圖會卷之二十一
幹金石堅堂背萱草華顏色春光妍女髮鼓天和感物懷
其恩色養志毋違喜懼心卷卷芳園采冬筍曾冰踊寒鱗
擷蔬飯嘉賓道義日討論墨星燦絳帙琴薦鳴朱弦茲堂
庶永久俗厚風已淳援豪挹婁水賦此春草篇南昌盧熊

○明人題泉州兩義士卷

泉州兩義士傳

孫天富陳寶生者皆泉州人也天富爲人外沈毅而內含
弘寶生性更明秀然皆勇於爲義初寶生幼孤天富與之
約爲兄弟迺共出貨泉謀爲賈海外國天富曰爾毋一子
唯爾吾不忍爾遠爾毋涉海往異域吾其代子行哉寶生
曰吾毋卽若毋也吾卽遠吾毋惟君以爲毋吾行又何憂
焉於是兩人相讓久乃更相去留或稍相輔以往至十年
百貨旣集猶不稽其子本兩人亦彼此不私其有一泉其
所涉異國自高句驪外若閩婆羅斛與夫東南諸□去中

國亡慮數十萬里其人父子君臣男女衣裳飲食居止嗜好之物各有其俗與中國殊方是時中國無事干戈包武庫中禮樂之化奐如也諸國之來王者且飄蔽海上而未已中國人之至於彼者如東西家然然以商賈往不過與之交利而競貨兩人者雖亦務商賈人異國見此兩人者爲人有特異也自王化被海外且及百年中國之人至彼如此兩人者亦不多也此兩人者迺身往其地而親其人使其人皆見而信之有切於所傳聞者兩人異姓也長爲兄少爲弟如同氣然異國人曰彼兄若弟非同胞者吾同胞宜如何寶生之毋早寡不載嫁辛苦待其子有成寶生

至言其毋事則泣天富亦毋事實生毋每忼慨爲諸國人言其事輒歛獻乃已異國人曰我與彼皆人也人誰無父母夫婦子孫者兩人客萬里裔○動必服中國禮俗言必稱二帝三王周公孔子又能道今國家聖德神功文章禮樂與凡天下之人材異國於是益信吾中國聖王之道海內外可共行也異國有號此兩人者譯之者曰泉州兩義士也中國之賢士大夫聞之亦皆以爲然云天富字惟善寶生字彥廉今居吳之太倉方以周窮援難爲務寶生毋事別有陳節婦傳

媯子曰余讀周書王會篇○之國衆矣而皆納貢周邦孔

子周人也欲居九□然未往也今孫陳氏以商賈往且猶
義動乎彼豈其讀古聖王書慕義而行之邪不然何其居
□而能若是也古語云放之東海而準余於孫陳氏見之
矣至正二十五年秋八月蜀郡王彝生製汝陽袁華書

泉南兩義士歌

泉南兩士陳與孫少小相約爲弟昆合疎成戚契誼重異
木纏結如同根升堂握手出肺腑交拜二母開罌樽具舟
期賈海外域欲度□熒窮崑崙滄溟東望浸天爛颶風怒
攪波濤渾天吳恍惚出怖客掀舞蛟鰐飛鵬鷗孫言陳宗
惟汝在遠涉巨險吾宜奔汝親頭白倚門切慎弗輕去違

晨昏相讓不得乃更往挂席遙指扶桑瞰望山行覓島中
國卉服通譯侏離言尋烟暮收薜荔屋趁虛畫集枕椰村
踰年還家喜得窳木難火齊并瑤琨探囊用取兩不較彼
我屑屑誰復論急難相援誓終始時節熒度烹羔豚義風
久已動殊俗椎結相見知欽尊我聞同氣有爭利闕墻往
往隳家門及看結交喜歲晚盟槃未撤渝情恩管鮑居貧
乃共濟餘耳微勢終相舛如茲二子古亦少簡牘可使他
年存作歌爲繼王子傳薄俗視此應堪敦渤海高啓
余行海上孫君止余其舍座上經生碩士連日夕談說不
少厭君長七尺餘慷慨負氣節家僮力役百人居不急其

事獨聽余論議不食不舍去陳君好蓄古書史圖籍能一
一辨問其義理隱微常抱卷若帙數十抵余燭屢見跋尤
魯魯無窮二君皆有母欲歸省造大艘如長陵謂余言將
伺風海上南抵泉廣且游閩婆高句驪諸國訪異人採藥
仙人所居歸以為母夫人壽又豈止好義如傳所云余方
老且數奔走齊魯燕趙肌肉消于馬上欲從二君浮舟求
柳亭者休焉二君舍我哉齊郡張紳

昔管彘吾少與鮑叔牙游以義相尚嘗為賈分財利多自
與鮑不以管為貧知其貧也嘗三戰三走鮑不以管為怯
知其有母也管仲嘗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鮑知其

賢薦於齊桓用為相遂霸諸侯服□□春秋既傳其事照
耀簡冊而後世以管鮑為美談至今傳諸人口不泯泯也
泉南孫氏惟善陳氏彥廉亦皆以義相處共出貨為賈杭
海外國孫以陳有母在不忍去遠代其行至貨集羸美利
百倍一髮不自私亦無錙銖計較于方寸間義聲感連蠻
□異域稱服其美往來萬里華裔間皆談泉南而義士世
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孫與陳其義豈異於管鮑哉嗚呼
朋友以義合也余每怪世之人不以義處而以利趨當其
同利之時暫相黨引同居之際暫相願慕同飲食笑語暫
相追逐拜父母託妻子傾心腹露肝膽指天地鬼神為誓

生死而肉骨者疑若可信及至勢窮則好絕利盡則交疎
一有毫髮利害則付之茫然略不相顧甚乃反相賊害者
有焉其愧于孫陳氏者多矣至如人之兄弟同一父母也
手足同一氣也間生釁隙父母在時視猶塗人親沒酷若
仇讎其得罪於名教為何如比孫陳氏交雖異姓義同兄
弟者又有間矣余自閩南來游浙東西過吳門適道多梗
遂浮海東歸邂逅惟善彥廉同舟初相見時未知其為何
人及出示袁子英所書王常宗作而義士傳信知其個儻
尚義之士也從容問來求余文余撫管鮑之事以表二公
之義又以為世道之一概雖然人之大倫朋友居一不患

人之不能交惟患其交而不能久久而此心不移者為難
君子慎終如始此全交之道也余又於終篇言之以為贈
是歲己酉春二月前從仕郎泉州德化尹永嘉林常伯庸
父撰

泉南諸山何饒陋清源洞天仙所都赤朋開刮風氣舒玉
檢丹書闕神符重樓複閣山之隅鳥道百折非一涂雲旂
晝下狴蝮呼鉤輶格磔啼鷓鴣松檟謾謾吹笙竽芝蘭蓀
蕙春芬敷巴且華黃荔子朱羽人飛行天為徒或跨白鹿
騎於菟挾以鸞鵠從雙鳧東窮水弱窺蓬壺亦有莆田列
仙儒以鞭鞭石石受驅長橋橫波龍脊痾下通舟船上軒

車琉球一髮雲外孤蠻蜒出没乘舳艦南金大貝犀為珠
川傾山積來委輸九 特立青蓮村秦君屏跡賈不沾閉
門著述與世疎有唐宰相陳諫書謫官南遷鳥在篋室家
既遠身乃瘡為卜茲山藏其軀感懷友義增歎歎尚存丹
竈亭已蕪山川清淑氣鬱紆維孫陳君生絕殊提孩嬉戲
共里閭翻若丹穴雙鳳雛下覽德輝瑞唐虞又若汗血天
馬駒奮迅豈與駑駘俱遊南百粵北燕口惻惻切切相友
于志堅金石矢弗渝管鮑陳雷張范如亭競錐刀較錙銖
竭來婁江住斯須城南新僦宅一區前槐後柳蔭屋廬草
蔬同飯步同趨慨彼薄俗肆覬覦附勢逐利情愉愉刎頸
之交漢耳餘反面仇敵良可吁以柳易播忠誠字高風千
古敦薄汙歲寒松柏知後枯好事繪寫開新圖我作歌詩
匪從諛願子善保慎厥初 右舊題孫陳歲寒圖重書於
義士傳後汝陽袁華

古泉南西義士傳蜀郡王彛常宗所製也義士者何孫天
富惟善陳寶生彥廉也兩人者之事常宗傳之詳矣余故
弗道竊獨因義士之名而重有感焉昔者先王之世人有
恒業士農工賈列之四民農以資稼穡工以利器用而賈
以通懋遷惟士也若魚所職於其間蓋其服勤乎詩書周
旋乎禮樂出入乎仁義而被服乎忠信者殆農工賈之不

類然亦不能不與之而俱化也自先王之教不行農失業於稼穡工失業於器用而賈失業于懋遷夫士也於詩書禮樂之化仁義忠信之澤亘百世而不可易者亦相率而喪其所守噫四民失其業可勝歎哉今觀孫陳氏二子之事有不能不為之慨然者矣夫二人者皆以賈為業然皆能以古道自處不屑屑於貨利而惟義是圖至使遐陬海壤文自雕題之俗樂聞其風皆以義士稱之賢士大夫與之游者亦皆喜談而樂道之抑何以致多如是耶豈非去古既遠先王之教幾絕有能篤古道於寂寥千載之餘君子予之唯恐其或後歟故夫士民各專其業者分之常也

昔也士之業農工賈能為之今也農工賈或未失其業而士之業乃并與其心而失之農工賈失其業不害其為農工賈士而失其所守其不為農工賈之所鄙也幾希若人者之業固農工賈之一也若人者之心為士者有弗之及也業農工賈之業心士者之心余乃今失之於此而得之於彼矣余聞之名者實之賓也名弗稱其實君子所不道也於此有人焉薄財利崇信義不專士之名而有士之實則夫遐陬海壤文身雕題之俗稱之曰義士者宜也賢士大夫喜談而樂道之亦宜也夫既有關於風化之厚傳其可無作乎余懼世之人緣名而失其實鮮不致疑於孫陳

兩義士也於是乎書吳郡謝徽識

泉南兩義士異姓乃同心同心而同居利矣能斷金不見
橫海虹夢見海畔路夢隨春雪舞迴風思逐奔湍向東注
婁江之水汙汙其波方舟容與適歸以歌落葉不息飄揚
無蹤大風雲飛嗟彼斷蓬人生乖離式與此同翩翩者鴻
飛鳴相隨睠彼儉人我心實悲兄弟戕賊室家瘡痍背義
競利曾弗之思兩士相尚以義其誰似之倪瓚王子春

泉南義士行

溫陵向南通海舶販寶諸番共爲客經年越險入風濤往
返那復計身勞兩人一心金可斷萬里雖遙何足算它人

重利不重義翻手風波起平地衆中結交非不好中心如
面寧可保君家兄弟非一姓肝膽相傾向明鏡可憐世上
輕薄兒縱爲骨肉亦生疑陳留阮維則

金石交爲孫陳二義士賦

金石交金不可折石不可磨泉南二子重義如山河金石
雖堅無以過泉南之山若礪而嵯峨泉南之水若帶而委
蛇念昔髫髻約爲兄弟信誓旦旦生死靡有他義士各有
毋二毋相好毋視其子子視其毋恩義弗少差歲時具酒
食更相爲壽樂且和一出或處或同凌風之舸萬里行
鱷波南賈真蠟與闍婆東極三韓及暹羅歸來分金弗私

有况彼義讓情尤多嗚呼一斗粟一尺布淮南至今民尚
哦嗚呼時之人兄弟相虐朋友爲讐奈爾何金石之交古
來有二子之義義甚都可以敦薄俗激貪夫鵠鴒爲爾咏
伐木爲爾歌泉南移家來此婁之阿比鄰相接輔車相依
二母髮已皤石可泐金可磨人心天理無時無倚嗟二子
之義可以爲世模豈無好事繪縑素寫作孫陳交際圖樵
雪生河南陸仁

泉州兩義士贊并序

余在京師日與太史嵇岳王先生往還邸館論朝夕弗怠
一日與余言溫陵陳節婦莊之賢甚詳史氏以莊在未可

預元史姑述之以俟繼而大夫士多詠歌之爲風俗勵衰
成一卷求一言於卷末余以事鞅掌未有以復於先生也
及還吳節婦之子寶生持嵇岳所製泉南兩義士傳示余
求贈又知寶生承家庭之訓尤能行古道於今之時雖欲
無言不可也嘗讀孟軻氏之言曰義人路也又曰義之實
從兄是也則是義乃人所舉足而不可離者何世之人舍
其路而弗由者滔滔衆耶其於所親嘗有物我不肯屈下
安知所謂從兄之道乎今觀寶生與同郡孫天富初約爲
兄弟共賈海外國二子恐皆離其親爲憂也乃更相留十
餘年百貨旣集並不私有一泉其事親從兄之際曲盡其

道周窮恤匱之事咸適其宜較之叔世之事不多有也非特大夫士稱其爲義至若遐荒遠陬之□文身雕題之俗咸稱之無異辭焉孟軻氏所謂人路二子不惟行之於其近而且無遠而不到異姓之親過於同胞其於義之實有不可勝用也傳曰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又以見二子平居事親其有不順乎哉皆君子之可尚薄夫之可敦也故余旣賦節婦詩復爲贊以附義士傳後云

猗與二士異姓而親隱居行義冠乎羣倫望之玉潤卽之春溫允矣君子薄俗可敦句吳張適製

右泉州二義士傳迺蜀郡王彛製文汝陽袁華隸古事載

甚詳觀其初約爲兄弟謀出貨財賈海外國時俱以母在相讓涉險益亦恐其危身以累及其親是亦可悲也及後更相去留歷諸番國積十餘年共財不私感動番國人凡見之不以名必呼爲義士是更可尚也今俱以老母在堂迎侍東吳太倉左右就養菽水之歡如一姓焉是以人士之樂善者莫不升堂拜其二母願從其二子游而母子者方以周窮恤匱爲急不賢而能之乎是更不可不敬也且孫陳二士十餘年間歷外國涉巨險而身安毋健非有陰騭在天則報施善人其能若是之厚也夫廬陵張昱述

○明人題昆山水節婦卷

節婦傳

節婦李名惠蘇之昆邑人水德之妻也幼專靖不妄言笑
聞女以貞烈著行者則欣然慕之年十九而嫁嫁二年而
寡即屏去繁飾誓死以守義服闋里人爭以禮聘者至十
數不為之變媒氏則以言動之曰夫人年少而無子其如
衰老無托何節婦毅然曰是誠何言夫天也天何二乎夫
不壽子無有命也吾知守義而已安知其他若亟去無汙
我遂引繩自經賴其姊護之得不死聘者遂止洪武癸丑
其宗以事繫京獄同產當連坐邑吏之任事者以勢要之

曰若適人則可存李氏後不然俱蹈禍無為也節婦怨曰
若然則禮義可以為急棄也吾志決矣雖萬被誅戮無悔
也至或有勸其無以居壩對者節婦不之從一以實對上
官高其行以聞得護送還家業已沒于官無所歸矣節婦
依貧所親僦屋而居紡績縫紉以自給其兄弟之孤女嫁
而寡者嫁而失所依者幼而未有歸者咸聚而食之閨門
雍睦泊如也節婦年若干距夫卒已廿四年矣贊曰吾嘗
觀古節義行事凜在人耳目意謂天地剛正之氣流行乎
兩間其鍾於人者固不以古今異也是何今之世獨無有
哉李氏誓死以守義當流離顛沛之際言論慷慨益久愈

堅毅有丈夫氣謂非得天地剛正之氣可乎彼朝哭其夫
而志它往聞李氏行事而不之慙者無人心者也故為傳
其事以俟觀風者采焉

右昆邑水德之妻李氏年少夫亡無子守義壩居雖貧窮
患難艱苦無依而志益堅能為其無所為而為可無愧於
曹文叔妻令女也世之齷齪屈身苟活者可無媿於李氏
也哉錢塘陳先生潛夫為之傳而李氏貞節彰矣蓋潛夫
學行卓卓少許可其言足徵予三復之餘并識于後豐城
余詮題

水德婦李氏節行詩序

五言詩書卷之三
爰倫風教之所由始也聖人筆之經昭乎若日月之重天
而有目者覩矣然予觀乎詩二南之正王道得而政化淳
其風渾渾爾也降而至于邶鄘而下之詩之風之變則有
美有刺矣當是時詩亡而春秋作春秋則有褒有貶矣夫
婦居室之常婚姻端本之要尤聖經之所慎重而十三國
變風之詩其所美者衛莊姜而止耳衛共姜而止耳若墻
有茨諸篇抑何其刺多而美寡耶二百四十二年之春秋
其所褒者紀淑姬而止耳宋共姬而止耳若孫于齊諸策
抑何其貶多而褒寡耶予之感於斯久矣適有以蘇之昆
邑水節婦傳示予者其文則錢塘陳君潛夫為之其播之

詠歌者則皆四方之聞人其信而有徵者耶當節婦之蚤
嫠邑人爭聘之而不二至自縊以絕羣望此與衛共姜之
矢死靡他奚以異及其身在胥靡或勸之無以居孀對冀
弗與同產連坐者而節婦堅莫之從此與紀叔姬之不歸
宗國而歸于鄘奚以異彼豪曠吏又乘其危讐之以威而
利誅之節婦尤慷慨拒于辭色此與宋共姬之寧逮火而
死不肯少避火以生者其志亦不大相異也凡此三節者
能聞古人之風而興起有如萬一遇夫婦之變尚豈異於
衛莊姜之怨懟哉於戲賢矣夫賢而得書春秋之法也賢
而宜詠歌之詩人之旨也予是以知斯世之不幸而有斯

事也予是以知斯世之幸而有斯人也予是以知斯人之不幸而有斯哀也予是以知斯人之幸而有斯名也作節行詩序蘇人金文徵書

繫節婦李剛而毅伉儷再期所天逝蓬首垢面屏珠珥鄰媪媒孽言以說下無兒息旁無恃榮然了立非遠計上指天日矢不貳引繩自經明己意伯姊往救出死地絕而復蘇虜浮議荐罹變故投荒裔執言不回身免竄放還鄉閭行益勵朝昏紡績供飲食聚兄弟孤一室內撫育教詔若已出貞哉沈江逮火斃之死靡他柏舟誓悲歌黃鵠以見志禮宗罵賊速盡惠景行義桓旌厥懿縊車刺刀割鼻

剪髮投井斧斷臂繫節婦李誠可儷陳子作傳庶無媿於乎偷生等犬彘汝陽袁華

良人應蚤世貞婦自名門鏡缺人虧影蘭衰命在根斂容知頽色翻袂掩啼痕易斷生前誼難亡死後恩柏舟詩在昔媿我若爲論丹丘吳儁

彼美水家婦節行端可許藁砧旣云歿銜哀無告所踈櫺月流光形影相弔與一以貞自守長年事機杼厥志我莫奪矢言惟死拒托身比松柏肯受冰雪沮嗟嗟桃李花酣春媚芳豎朝開暮還落曷能久延佇載歌節婦詩敦風振頽靡吳興盧煥

昆丘故鄉邑一別三十年歸來訪陳跡衰草迷寒烟峨峨
貞節門屹立山之前云是水德婦二十失所天黃鵠去不
返泣涕徒漣漣之死矢不二節行金石堅吏以威福說媒
以笙簧言了若耳不聞此心如井泉機杼玉指寒孤燈照
愁眠僦居蔽風雨撫育諸顛連寥寥千載下睹彼節婦賢
東陽沈中

水家婦李家女生長深閨好眉嫵適人未久移所天日日
靈前哭如雨百年大義不可孤此心今知鬼是夫蕭條白
屋風雨夕青燈照影寒蛩呼東家媒孀曾致語誘以黃金
百端綺古今一醮無改更妾身念之惟有死寡居紡績三

十年生計粗遣天垂憐剪髮截鼻良自苦柏舟永矢同其
賢持家守道非求銜節行貞堅端可羨鄉閭嘖嘖播芳聲
千古清風著佳傳高平范中立

水家貞婦蕙蘭姿廿載孀居節自持陶女矢歌黃鵠操共
姜誓死柏舟詩感時顧影臨鸞鏡舉案傷心對總帷只恨
同生未同穴九原無路不勝悲曲阜孔克讓

右崑山李節婦傳國子學正潛夫陳先生所作節婦年二
十而夫死夫死無子守節者廿有四年今年幾五十嗚呼
李氏誠可書也予嘗居崑山惟聞有王節婦一人不知有
李氏蓋王素多貲李甚貧鄉里不爲之表白故不見稱於

人人也觀李氏之不稱於人人天下之無聞於世者多矣
是可傷也是可傷也今制天下郡縣鄉保立申明亭以罰
惡繼又立旌善亭以賞善予行南北見申明所列姓名甚
多而旌善獨無一人豈真無其人也人之不樂稱人之善
善人之不得聞於世豈細故哉雖然李氏節行能使國子
先生文之名公卿詩之天理豈不皎然明白邪他日良有
司必有能承上旨意列名旌善光表其門者矣李氏之夫
水氏名德爲賦崑山五章章四句

崑山之陽有玉溫兮惠也如玉不可焚兮
崑山之陰有石儼兮惠也如石不可轉兮

下有別鶴巢於山松鶴唳皎月松號悲風

上有孤鸞棲於山栢鸞翔閒雲栢老積雪

松栢可摧鸞鶴可伍惟此玉石勒銘千古

齊郡張紳

水節婦李能以貞義自誓臨難不回廬陵易恆作詩
以紀之

厥俗靡義是履孝婦令女事有矣陳子作傳遲良史海枯
石爛婦不死吁嗟乎節婦李

予觀節婦臨難時小人乘間以利誘其陷於不義婦拒以
正論而止固婦之罪人也又能育其族無歸之子女五人
俾得其所則視世之享富貴而以塗人待族之寒餓者又

何如哉尤婦之罪人也吁真可尚也已真可尚也已時洪武壬戌立春前二日書于強氏之書堂恆又識

婉而淑靜且寧玉之瑩冰之清一與醮同死生早不天守
粦粦矢弗貳遂自經志益厲行益貞事紡績撫婺嫗拯頽俗是宜旌淞南法詢

寒水無波不離井古磚作鏡何人信崑山節婦水德妻持鏡照心不照影捲下鴛鴦余擲却鴛鴦枕嗟嗟未亡人所
天身已殞碧梧老去鳳單棲半點殘燈照孤寢廬陵廖敬先

人倫重綱常婦道無二天良人失和聲磬斷琴瑟絃孀居

誓不續風化天下先既遭里人毀貞立無所偏身比青山石心如古井泉總使外物誘不動亦不遷旌善分別愚與賢遂令汗濁婦尤當思靜專雖得秉彝理更用文章宣潛光表淑德萬古日月懸淞南張澂

古之人以忠孝節義自見者必見錄於史官以爲天下後世勸否則立言君子以發潛闡幽爲事者亦從而書之以告當世誠以天理民彝所繫不可得而已也夫豈尋常細故哉崑山李節婦惠水德之配也年二十未有子而寡誓死以守義今廿有四年矣吾師潛齋陳先生實爲傳其事而節婦之幽光賴已白矣且吾師之言信必傳世而行後

而一時聞人又播爲歌詩以美之節婦雖云不幸而托斯文以傳不朽則有甚幸者焉其姪李進伯哀集若干篇裝潢成軸以示於余伏覩聖朝崇尚節義使者行部必孳孳以詢察咨訪爲務有以上聞將見龍光下賁表異其門則於天理民彝益所增重矣豈不偉歟故感而爲之書洪武十四年十月十日奉議大夫通政使司試左通政余燠題人之有生不可不知其道且夫女事夫臣事君厥志終始無可渝者蓋夫迺天也可不盡其道乎同郡水德婦李年少寡居德容兼備紡績自養或以勢利誘之毅然不答則見其志操堅確儼若秋霜烈日不可犯錢唐陳潛夫端友

也旣爲之傳言豈誣哉李氏能守其道而不失其節真可尚矣予雖不文每讀前代節行諸傳未嘗不掩卷起敬況乎今日擊而親覩之邪嗟時之人徒知有生之榮不知有生之辱大義淪喪小德奚足論歟使其知有李氏之風烏得無媿於心乎斯言膚淺尚俟國史采摭以警流俗云婁東曹亨

李節婦頌

崑有李女淑且貞兮爰配君子鳳皇和鳴兮夢未維熊夫歸杳冥兮晝哭素帷洒淚盈盈兮夜績青燈抱影惻惻兮巧言蠱惑欲效雉經兮之死靡他艱險履冰兮終焉永臧

天理足徵兮義撫孤弱鞠育望成兮岩谷無人蘭蕙自馨
今霜雪沍寒松柏獨青兮一身秉節千載著名兮孰與爲
儔共姜陶嬰兮旌表可待光表門庭兮彼貳心者醜顏偷
生兮鑒以衆目涇濁渭清兮老人作頌庶示勸懲兮洪武
十六年秋七月既望司業王嘉會書于彝倫堂

周道興二南之詩爲正風漢廣白茅上作下應婦無有不
由於正者周之教也陵彛之久變風於是乎作焉然則謂
之正風者性正而習亦正也上之人能庶之富之而教之
也謂之變風者性未有不正而習或變之也上失其道則
下失其教非性之罪也故有天命之性不可無修道之教

然變風之世去文王之教遠矣鶉之奔奔信醜矣無共姜
之柏舟乎株林澤陂信無禮矣無宋伯姬夜不下堂而火
乎此性也不與變風俱變者也正變懸絕人品相去遠矣
性與習之累耳若夫兵革外驅衣食內迫苟且活性命權
宜徇風俗者屢變矣獨崑山李氏惠年十九歸水德二年
而寡且無子邑人爭委禽焉誓不奪志於今二十餘年鄉
黨以節稱而士大夫贊詠之盈軸夫然後知天性之自然
有不待於邦國之教釐婦之■全其良心是可美也
壯士在險身或辱婦也秉義潔冰玉崑岡孕秀氣清淑脫
筭解髭髮膏沐粒聚絲蓄佐不足強速於訟終不從婦也

高節烈士同自奮單弱保厥躬懷清臺高齊玉峰名與婁
水流無窮吳郡周南老

李氏女水德妻生來蕙質多令儀年方十九始擇歸二十
有一身已殘崩城哭聲淚交墮化石望同情轉悲掩却稼
時鏡愁對孤鷺影蜂媒來往漫自狂淨洗紅妝容不整豈
似春風楊柳花也隨蝴蝶過東家誓將守志只如一任自
穿墉作鼠牙將老無兒息夜夜挑燈事機織縱令石爛海
揚塵皦皦初心終不易陳君傳述名乃聞宛勝官書表戶
門北里西鄰羨貞節死別艱難那可說郭中神
彼美閨中質寡居當盛年柏舟曾有誓玉貌忍重妍寒暑

類交代堅貞自不遷儒林爭頌述文石看新鐫金華吳沈
節婦詩一首

朱絲託寶瑟流萍寄綠水水枯萍尚在瑟碎絃不弛憶昨
箕帚初結言共終始錦衾幾何時潛寐不起羅襟為誰
開鬢髮為誰理塞修何為來悲嘯發皓齒飛蓬不在陽豈
無桃與李保此冰玉身見彼黃泉裏潯陽張來儀

茶生根不移菊謝支不離婦天一醮終不改天且可改三
綱隳傷哉古道久凋喪况乃造昧雲雷時昔為東鄰婦今
作西家妻小草有貞性人反禽犢為世無障川手瀾倒馬
能支彼美節婦李卓卓見所希早歲事良人舉案與眉齊

一朝破鏡飛上天二十四載甘空閨不事治容妝不著嫁
時衣皎皎玉雪操暗室生光輝繭絲_麻躬績紡書響刀尺
宵鳴機女紅為養不自飽族有嫠女咸相依嫗言來簧惑
彼寧知秉彙此心匪石不可轉憤怒竟欲以死辭貞義凜
莫奪上有天翁知冥冥之中陰相之介爾景福錫爾遐壽
樂哉黃髮以為期我歌節婦詩警彼薄俗漓惇惇女子能
若斯男兒節義胡可虧烏子男兒節義胡可虧節義不立
非男兒萃亭黃章

玉山之麓滄海澹清淑氣萃生令人西家有婦抱冰節早
歲即傷夫天折髻螺不整鏡鸞空色槁形枯泪成血泪成
血心愈悲不比世間生別離生離尚有重來日死別竟無
相見時舊業不復存辟纊禦寒饑寒饑逼身節敢虧艱難
萬變志不移清芬藹江左奕奕無盡期況能薰爾類同作
蘭與芝山靈嘖嘖海神喜豈愁人世無人知滄海或可填
玉山或可摧貞婦心不可回淮南石光霽

狂瀾奔注障者孰節婦李惠名最暴惠歸水氏再臘伏倏
然一旦夫不祿荆釵布裙休膏沐之死靡他分幽獨還諸
女姪家穆穆女紅惟勤胥勉勛媒氏簧言汗貞淑欲使冠
裳等禽犢忿然自經兄解縛良人夜臺應瞑目同宗連坐
繫天獄僉言飾對罪可贖婦見上官以情告官爲上請還

鄉曲吁嗟節婦義尤篤共姜令女真其屬清燈半世守茹
屋松柏同操梅同馥皇華不日覽風俗東觀直筆書汗竹
婁江沈丙

崑峰李婦世稱賢二十孀居失所天冰蘂素持心匪石衰
麻忍著淚如泉機窓燭暗霜飛曉鏡匣塵昏月下弦無子
營生遭亂裡有身甘老未亡前自經不憤媒言惑訴實寧
教族禍連已報陳情恩特降卽看歸里節仍全闔門孤幼
能重撫多士詞章喜盛傳誓比共姜名益著歌諸陶女志
逾堅昔年勵行應難竝此日觀風孰敢先自是綱常千古
事好將貞烈續遺編廬陵伍介貞

予讀共姜柏舟詩未嘗不嘉其貞烈而嗟嘆也今觀崑之
節婦李氏蓋亦類乎共姜者故大夫士歌詠之若其顛沛
之際辭色慷慨與夫事女紅以活族之孤嫠者則共姜之
所無而李之所有也若其詩見錄於聖人而列於三百篇
傳之天下後世者則共姜之所有而李之所無也如論其
志行卓然自守而卒不可搖奪斯二人者蓋異世而同符
也嗚呼禮義之在人心不以盛衰存亡而變易之者於此
可見傳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予於節婦亦云洪
武丁卯五月八日河東呂昭題

鳴雉在河洲飛鴻度河流嗟鴻匪雉屬兩志能相投雉生

有定偶鴻孤無再儔緊彼物情正胡乃人不脩崑峰水德
婦志潔澄潭秋新妝識夫面年華纔二周良人倏奄逝婺
居終白頭持此不二心誓死同一丘玉顏紅粉淨翠幔蘭
香收泣血每自志悲思追柏舟世有未亡人朝哭暮歌謳
豈惟節婦恥重爲睢鴻羞胡漣

當塗旣失御典午紛披猗大朴日以漓薄俗徒悲傷孀居
惟令女獨以禮自防孤貞昭日月雅操凌冰霜悠悠百世
下檀美誰聯芳近聞李名惠乃能負剛腸守節志不二臨
危行尤良事輕鴻毛竝義重金石方撫茲異今昔感歎心
難忘緬懷穹壤間畢畢同耿光於焉表風化庶足扶綱常

長沙謝文

明遠

昔携箕帚順民風林末歸霞忽墮紅字寫桐花題品滿眼
明水碧海雲空治平好在共姜竝紡績今歸幽嶺中崑玉
高寒三百丈山行不與舊時同王起

女之事夫猶士之事君當稟天地剛正之氣忠節雖殊其
分一也予嘗怪司馬公之作史也游俠者傳焉貨殖者傳
焉而不傳烈女何耶蓋是時去古未遠風節尚存人知守
一而已而不知他也降及東漢猶庶幾焉雖曹操之奸雄
終其身不敢篡漢皇甫規妻寧死而不負其夫亦可知矣
噫世道日降風俗日漓自元迄今得邑中婦之貞烈者三

其中亦有幸不幸也其幸者朱虎妻茅氏旌表門閭名昭青史水德妻李氏策名天府播之聲詩亦已至矣嗚呼其不幸者則太倉周氏女於白刃之下從容就死可謂難矣而采風者遺之獨鐵翁一傳存焉是可歎也雖然君子盡其在我者而已豈復論其幸哉爲臣婦者觀此亦可以少助剛正之氣矣縣人盧彭祖

婦以節行旌非古也世弊俗媮情勝禮欲奪義其能以節名者不有以章別之則奚足以振頽靡昭貞烈也節婦李氏事筆於吾友陳潛夫之文言可徵也足爲世教勸嗚呼秉爨在人貞節恆事而世不盡聞者言未足以取徵耳深

可歎焉洪武壬戌夏六月望日周敏跋

孀婦青年志不羣鉛華寂寞幾經春簫中已斷孤鸞曲機上誰分采鳳文甘與寒梅同勁操肯將白壁浣緇塵惟應行義希前古贏得清名表縉紳章貢黃莊伯

禮義在人心耿耿不可滅所以忠烈人之死保名節世降習俗移斯事豈云缺今觀節婦行稟操早奇絕景慕節義事臨危見貞烈平居尚所難況當值縲綬慷慨出語言丹心更昭晰凜然範薄媮德與古先列崑丘秀而高婁水清且澈先生爲作傳端厚風教設後學朱吉

元氏失其馭綱常日以淪如何兒婦人節義乃紛紜含笑

蹈白刃謾罵殞厥身下至里巷間遠邇風化均崑山水節
婦賦質婉且淳閨門著慤行及嫁毋命申二載失所天哀
號感比鄰生死不再適願從泉下人或者諷非義忿然興
怒嗔禽行欲相汙雉經豈無因豪吏乘我急要之結婚姻
無由得上請戮彼滄江漬連逮獲賜宥仰荷再造恩歸來
家室盡觸目皆荒榛僦屋蔽風雨女紅度朝昏寒食一盂
飯泪洒水氏墳自從喪亂來大義久不振屈膝幸苟活多
是厚祿臣廉恥道已喪臨危竟忘君庶幾愧此輩正氣時
一伸聖朝有盛典旌表節行倫皇華采民風願以行實陳
傳之史冊內炳炳垂千春吳人錢震

衆人皆有偶孤生獨不辰旣筭去親側于歸畢婚姻克配
承君子率德義與仁好合如琴瑟和樂兩相親執手與偕
老誓言豈昧陳誰云一朝異中道忽先淪瓶沈傷綆斷鑑
破惜鸞分空梁吊落月殘燈照孤魂幽閨離寒暑獨處值
苦辛眷眷懷昔時惻愴淚沾巾生同世上匹死願穴中塵
堅秉從一言終此百年身盧儒

予觀古之君子固樂道人之善然亦未嘗有名之而不副
其實者誠以天下後世之不可欺也錢唐陳潛齋先生傳
李氏貞節事歷歷可攷其必因其實而名之者耳不然則
何以取信於諸聞人而又從而詠歌之耶嗚呼世道降矣

節義之人不易得矣若傳稱李氏者可謂風雨之鷄鳴晦明之日月矣然則士君子不知其實則已知其實又安可不揄揚之以爲薄俗勸哉抑又聞潛齋明春秋必知慎予奪之旨予故書此以表其言之足徵若夫叙其事之顛末則見於諸作者屢矣予奚庸贅曲河林鍾跋

外錄

△鐵網珊瑚云予遊崑山曾過其旌門下巋然雙桓不勝感慨就於其地得觀節行之卷錄之于行橐中不久卷尋爲他人所藏又亦得其所也錄本計一十二翻

○明賢題沈氏植芳堂卷

植芳堂記

余友生沈君復吉授經余門又究習岐黃氏之學于世之名能者治其所居之堂扁曰植芳請記於余欲大其說余謂夫取諸身者莫若喻諸物取諸物者莫若驗諸身故志潔矣其稱於物也必芳學博矣其游於藝也必芳行成矣其發於言也必芳言達矣其流於後也必芳今欲以植木之術而爲此身之喻植得其地而生生則芳且榮矣然則此身之主宰者在吾方寸之地培之養之綦穢淨盡其所得於取物之效者近之事又推之及人何莫而非學也豈

世之所云小道者哉昔之語植芳者曰董仙氏曰蘇仙氏董氏治人疾疾止俾人植一樹杏計實易粟以濟諸貧蘇氏將仙去語家人植橘鑿井曰後此必有癘癘吾人者與人橘一葉水一器卽愈後果驗彼二人者以仙術寓醫然跡其心亦可謂博施矣故後之善植者必稱董蘇云今生之植將不在乎此而在乎彼生起謝曰名言也書以爲記會稽鍤史楊維楨廉夫撰

世莫賢於董奉種杏廉於取財予獨謂奉之種杏乃其巧於取財也取財於人至於再至於三則已貪矣況不義乎取財於天雖歲取之不以爲虐況所推與又一於義得不

謂之廉乎二者之取其利一也然世知取於人而不避其貪而不知取於天亦不失其廉此奉之所以高出千載而人不及之也吳中沈君復言儒家人也幼嗜書長而精醫不惟得董之學而又得董之心然嫌以董自負故榜其居藥之所曰植芳而不曰種杏亦凡以術鳴未有不嚴其視瞻高其己能雖司馬季主猶不免此惟儒者則不然以是觀之吾於復古知爲儒醫有不待徵於色卜於言而無疑矣加以廉於取財義之聲著於人人則其去俗工術藝以求售者奚啻千百哉雖然名可辭也實不可辭也苟辭其名而併去其實吾恐君之德不竟且不能無於陵仲子之

譏則又過矣。觀鏡厓楊先生文故既美其德而又規以中庸之道云。洪武己未八月既望登仕佐郎國子助教江陰孫作識于中都國學之西齋。

植芳堂銘 有序

人貴自樹立流芳遺臭皆由已而已。蘭室鮑肆隨所入而吾身之得喪榮辱係焉。故屈大夫慕芳潔而畦蘅陸內史漱芳潤而游藝可謂能自樹立者矣。彼海上夫遺臭為芳而逐之不止至穢德腥聞過者莫不掩鼻而嗟與柳子所傳江湖浪人奚以異哉。雲間沈君文舉子復古秀而文文舉命其所居堂為植芳既已勉其自立而流芳於世而乞

銘於友人申屠衡以交修之銘曰孝子顯親在乎植身植之以芳德聞惟馨彼愚魚知芳臭莫辨薰蕕同藏蘭芷亦變其變為何由不能植夫自汗葦曷以自滌沈氏有子亦既甯堂孜孜進修殖學無怠仰止前賢或漱或沐潔已潤身以繼芳躅

植芳堂箴

瞻彼萬木匪植不芳其植維何世樞毋荒本浮則瘁膚
則傷朝培夕溉迺蕃迺昌久胡不樹望洋馳驚德義罔修
節聚安傳詭隨詐謀締章繪句誕炫其能曾莫予步雲間
多彥復吉乃賢構堂志願植芳允鐫懋學敦行動遵古先

復究岐黃珍視瞭然氣運既明沈疴屢痊橘泉杏膏流譽
遺編予擴其功奚止蟬聯黎庶誓誓願起顛連勉為弘濟
百世其傳

嘉樹發幽芳依依自

節

樹榮陽條接陰穎芬馥播前楸之人

事高潔坐閱岐黃經探源漱清潤溯流承德馨慨彼蚩蚩
氓戕賊壤天形捐軀齊草蕩遺臭汙編青以茲生物
我惻隱情熙熙布春陽藹藹登壽齡流芳被草木因人植
嘉名殷弼

倚蘭被九畹嘉蕙滋百疇蒼蘅與杜蘅羅生交綢繆俟時
苟不利蕪穢將誰尤朝吾芟宿莽夕吾溉清流冀茲枝葉

茂充于雜佩耐援琴發清商揚於次中洲美人隔南浦延
佇增離憂攬芳結續紛日暮聊彛猶誓言寄所思川路良
邈悠恒恐年不與鷓鴣鳴先秋陰風集中野衆芳委林丘
蘭芷變不芳菘菘漫道周靈均去已久千載誰與儔英英
雲間彥雅嗜窮冥搜靡蕪集遠思再感王孫遊何所無芳
草子獨良好修願言闕英采以俟知者求番陽甘瑾
植德期後昌種樹期後芳欽爾種植心躋
在旦原野麗春光種橘惟盈井種杏必連岡橘盛引靈
泉杏熟致餽糧羣物廣所惠高門屹相望恭承古人意永
福履將越人唐肅

高堂新構碧山隅。綠髮仙人好隱居。橘葉秋香浮石井。杏
陰春暖繞庭除。百年種德知能好。奕世流芳信不虛。老我
何時參妙訣。東風門巷引柴車。越人黃裳。

翼翼高堂淮水濶。亭亭嘉樹已成陰。芝蘭桂氣晴薰戶。金
石丹光夜出林。投隱且容高士傳。衛生應得古人心。故家
喬木今何在。信是當年雨露深。雲間管訥。

囊駝善種樹。深得養人術。宋人樞其苗。苗槁死尤劇。勉彼
植芳士。鑒茲得與失。非加吾植功。曷及滋蔓力。湛湛朝露
布。藹藹春暉白。光浮丹杏林。香動幽蘭室。令德擬同芳。脩
名當自立。曾上君子堂。微言聊暫述。吳郡樊圃。

高堂何渠渠。衆芳列前楹。羅生雜蘭芷。碧葉間紫莖。蘇井
誰可比。董林安足稱。若人休文孫。揚芳藹簪纓。厥子肯云
構。樹德承家聲。羌吾事姱節。採秀擷蘭英。托根一失所。不
如蕭艾榮。薰蕕世莫辨。君子匪攸寧。良時難驟得。捐珮緬
予情。閩中王舉。

集陶一首

謂人最靈智。衛生每苦拙。所懼非饑寒。將養不得節。達人
解其會。在世無所須。裁農去我久。空嘆將焉如。念之動中
懷。積善云有報。藥石有時間。詩書敦夙好。藹藹堂前林。灼
灼葉中花。枝條始欲茂。春風扇微和。弱湍駛文飭。靈鳳撫

雲舞坐止高蔭下神淵寫時雨爾從山中來相見無雜言
赤泉給我飲乃欲飲得仙老夫有所愛養色含津氣遙
望白雲蒼谷中樹與郡金珉

春陽被皋陸時雨浹初晨荷鋤臨前除闢壤當荒榛藝本
日成列培根毓奇芬條枝及時榮芳華韜以分服綵繡嘉
蔭端居離垢氣春茲世葉繁德馨惟日新興言用棄穢庶
以樂吾真臨川李錫

秀出東陽喬芳流自百年種未同太史封植豈韓宣術妙
醫中最名香肘後傳滿頭惟白髮子為重玄州來朱復

植芳堂銘并序

吳淞沈復吉氏好脩者也既稔庭訓又熟岐黃書已人疾
暇則植衆芳堂下芳葩更繁綴馨迭浮因扁其堂曰植芳
間徵予言予菽粟麻桑用物也必植而後盛衆芳玩物
也奚植之爲哉復吉之意殆謂衆芳之托於林谷間者固
不假乎人也然而日爍霜饕有幸存者焉有夭折者焉其
植焉者自芽苗至於鬱茂必培之溉之涼之燠之俾氣力
固生生之意蔑以息也若是則植而永其生者豈非吾以
藥石壽夫人之比乎彼自生自育不假乎人者又非人之
不仰藥石而信夫天之比乎吁復吉其知養生之道者歟
至若比德君子特復吉券內事耳茲不暇論爲銘之曰衆

芳之生靡賤靡貴根柢淺深悉胎元氣維此沈氏取而植
之順物之性相土之宜瘁者使榮么者使碩金之玉之贊
天地之德勿愛而過勿忘而捐斯盡夫吾道斯全于彼天
四明烏斯道撰

沈也江湖豪俊客藥術由來妙無敵世人往往推神功轉
覺流聲動京國茅堂雅構淮水濱開林種杏春紛紜香風
東來拂曙影芳葩盡散臙脂雲當軒自把瑤軫促發興時
時理清曲客來丹實每同澆恥學廬山換斗粟懸壺負局
誠足稱徒然遠引逃空名何如植芳往闐闐奕世樹德甦
羣生玉塵霞實世罕有活人不吝千金售碎錦叢深酣晝

遲青箱每爲軒農究我生獲落亦已久弱質憂痒媿蒲柳
何當載酒看生紅共子幽窓論肘後金華何與

雅志慕幽潔蒔芳此堂陰端居寡俗好庶得觀物心苑彼
逕寸苗弱質恐不任靈雨及時降春榮萋以森晨興荷吾
鉏逍遙步前林俟時冀明采敢使蕪穢侵靈均世云遠高
踪邈難尋興言遺遠者媿匪瑤華音天台林右

幽人澹無爲植芳探所得蕭艾洵鋤
芝蘭日盈積青陽
霽立象百彙含秀色時當讀書暇適意還杖策馨香襲衣
袂笑掇惻盤石豈無遺世姿療病斯服食遐齡慕松喬長
揖謝塵迹於茲生意深終當適其適山陰朱武

荷鋤破苔碧繞屋蒔蘭蓀時雨脫然至衆芳日以蕃清晨
縱游目紅紫羅繽紛稠花洒零露含光射晴暎叢叢蘊生
意葉葉開陽春馨香溢窓戶蒼翠沾衣巾坐久與物化見
茲天地仁乃知遂其性不在灌溉頻睠彼南園叟愛過憂
太勤爪膚驗榮悴搖本觀疏繁自謂助之長詎識喪其真
所以未霜雪往往皆湮淪我亦慕閒雅於此頗有聞顧乏
尺寸土春來廢耕耘豈無抱甕力目斷鄉山雲何時謝世
鞅願卜爾爲鄰洪武庚申孟夏七日永嘉林鼎書于弼陽
官舍

東家豪華勢薰天名園第宅相鈎連奇花異卉看不盡主

翁每作花中仙西家買盡膏腴田桑麻極目如秦川所收
貨利已山積况兼歲歲遭豐年東家一朝成瓦礫西家亦
復人無烟爭似華亭沈復吉却向鳳陽開藥室年來雖讀
岐黃書尤自胸中好儒術有地不種果與花有田不栽桑
與麻常時高掉活人手旬日可到千千家當知種芳乃種
德無力栽培有餘力傾摧換作舊枝條顛顛還成好顏色
植芳只銷方寸餘萬頃田園竟何益我知種者有自來此
芳本自前人栽德澤連綿想無已子旣傳孫又傳子會稽
馬弓

立聖製醫術功與天壤俱達人識其然昧者徒拘拘沈君

文墨士乃是俞扁徒鴻寶祕淮南騰身在天都嘗讀養生
論頗通種樹書開徑十畝餘衆芳羅前除日出輒抱甕興
來時荷鋤封植不爽節生意紛已敷驗此草木性悟彼造
化樞茫茫六合內有生同一初仁哉軒岐心誓欲躋康衢
奈彼韓葛輩但復爲身謀乘化遺白雲天札竟接涂我乏
經濟才念子空嗟吁不知醫國士舉世當有無楚雨霽南
嶠春光蕩行車神方我欲究明當造君廬天台許伯

植芳堂記

一元之氣播流千萬物周運於人身其生生之理未嘗有
異也故善養生者不觀諸己恆有驗諸草木其曰彼鬱然

而暢茂繁然而華實生生之理爲之也而吾之身獨無生
理乎於是調之護之甚謹惟恐一隙之失以夭其生故其
氣充而容寂雖至老猶如壯盛時平易恬澹邪氣不能襲
蹈水火不能變如古至人者亦豈它道哉能順其生而已
衆人昧昧然莫之或察瘁精神於形欲挫明虛於是非恣
縱焦亂使本然之生凜如一髮猶草木當春夏之交見戕
於斤斧聖人懼焉於是設醫藥之教方取草木味取甘辛
量人之疾而投之以復其生意烏乎其亦仁矣哉惜乎世
之醫者皆希世苟處不足以盡知聖人之教也使生生之
意反見害於草木之性毫毛之失千里之繆果誰之過歟

吾未嘗不慨然爲世太息也華亭沈復吉氏通儒書尤精心於醫術窮幾索微恍乎有得嘗曰醫譬如植木也能順木之生則其性可茂無失人之生則其身可壯故顏其堂曰植芳此復吉之高世之醫所以爲不及也歟或謂復吉之植芳亦■蘇耽之橘井夫人之病有萬不同表裏輕重邪滿虛實各有其證而槩欲以一味之藥攻之非惟不足以復其生適足以害其生而已借曰彼神仙幻變之術可也而使復吉躡其故踪而爲之其可得哉人見其事奇怪舉以贊復吉之高殊不知醫者之高固不在此能勿失人之生則善矣復吉以堂記爲請予故樂爲書且以勸世

之醫者洪武庚申二月初吉將仕郎■府紀善天台王璞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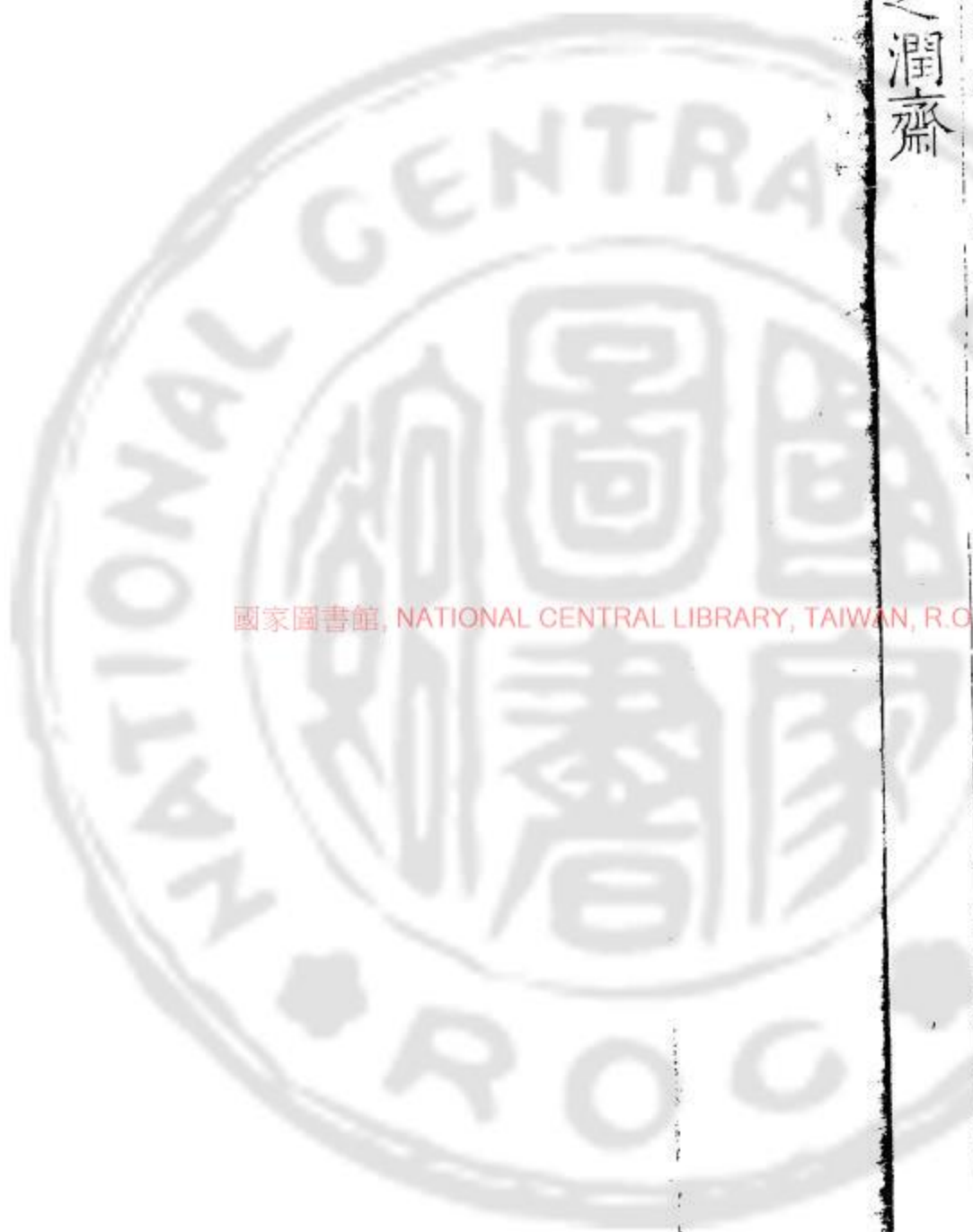
植芳堂記

雲間沈復吉來居■中都東市口以三聖人之學鳴作堂以居問名於尊翁文舉父文舉以植芳扁之予嘗過焉見其崇檐層砌高下中度而窓戶洞開方席靜設足以延廣爽而滌塵坳也左右前後芳葩幽蕤丹紅雜而文章爛也淮天晴旭芳馥薰蒸而融液透徹精氣入而龕穢除也因起而謂復吉曰此豈求名而弗得者耶夫芳之爲言薰也薰與蕝對稱而不以相入猶小人之不得並君子也薰蕝

之莫辨也尚矣矧有知所植芳者哉昔屈大夫著離騷以芳馨爲仁爲義爲君子而惡臭爲讒爲佞爲小人是非取舍固有所分矣然而鶡鴒旣鳴蘭芷變而荃蕙化矣紛吾有此內美將焉珮蹇吾法夫前修將焉程乎此原所以不忍屈身折志於上官靳尚之徒而甘從彭咸之所居焉乃今聖運休明賢才彙進復吉在輦轂下晦迹不耀而芳香自珍迺若有同於楚大夫之爲者意果安在哉噫君子之於世亦觀其所處焉爾原以讒見逐者也三后之純粹原固不得而見之矣而其言一則曰苟得列乎衆芳一則曰哀衆芳之蕪穢忠君愛國之心實拳拳焉乃今沈氏一門

父子之賢堂構之重所以命名者若此蓋因其濟人利物之心豐殖其胤祚使盡夫人力之至以責效於天耳夫其心之所存道之所存也方之屈大夫其孰多乎哉且夫天地以生物爲心風霆之鼓動雨露之滋息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生物旣遂紛紛總總不能以一端名也有人焉通其理而神其用天地之心在我矣心卽仁也仁卽所謂德也植芳斯植德矣德盛則仁熟矣德之盛仁之熟馨香之聞豈特一堂之上哉繫之以辭曰歸哉斯堂紛其植兮芎著參苓間芷朮兮靈扈夜吠變殊質兮天風斯征芬其苾兮孰其擷之筐筥積兮以爚以蒸或炮炙兮匕劑維良起沈

癘兮咄彼二豎遠避匿兮民吾同躋仁壽域兮神聖在天
同日月兮七經有書啓玄籙兮邈彼化樞生物育兮繁芳
之植符爾德兮善植斯獲蓋自力兮毋怠毋忘毋揠拔兮
芬其難虧暢以達兮德音孔昭用不極兮植之培之後無
斲兮辭訖復吉以示其尊翁文舉父曰懿哉斯言也幾於
橘頌矣意者先生其以古人望女乎乃使來請書爲記洪
武庚申夏五月初吉鄉貢進士四明鄭真書于臨淮縣學
之潤齋



式古堂書畫彙考

蓋牟 卞永譽 纂輯

男之鈞鉉
姪 巖 鑰
考訂 分較

莆田 林一璘
渤海 高兆
會稽 潘燾
考訂

書卷之三十

明人合卷

○明人贈墨霄上人卷

贈內姪墨霄

式古堂書畫彙考 書卷之三十

明人贈墨霄卷一

我聞唐宋及近代虞門簪紱紛如雲外舅蒼梧府君者上
繼祕監傳斯文一女適我有賢德兄弟玉立皆蘭芬自從
外舅沒官所歸隔山川魚鴈阻兵塵浩浩各天涯夢寐中
間時或覩老壯死生那得知子孫有無安可期誰料內兄
仲氏子一朝謁我來京師入門面目恍莫識頭已祝髮衣
純緇細言六歲武昌別別來廿九年華移闔家骨肉既凋
喪丹陽荒土鬱相向每嗟流落真可憐石瀨何時得歸葬
艱危幾脫虎狼口幸得爲僧在林藪止存一兄作秦贅叔
氏之子臨安有二人形影相惇惇出家踪跡如雲萍遠聞
姑丈歷清要豈知姑已歸幽冥須臾言罷淚雙墮
痛

風生四座使我聞之倍感傷感傷之後喜無那桑田滄海
自古然世家子孫能幾賢當時不堪溝壑裏必作丐者閭
閻邊或爲奴隸甘笞辱及遭俘擄罹刑戮孰若爾心不爲
非落在空門遠塵俗乃知祖宗積德深善慶源源報何速
愛爾好文能作詩驪珠紫貝光陸離虞門文業久陵替爾
不承嗣當歸誰答云十八從佛教年今卅餘亦修蹈茹葷
飲酒皆不爲慈航彼岸終須到臨安一兄猶少年有妻有
子宗祀傳願廬丹陽墳冢前以永孝思終殘年斯言慰我
如醇耐夜談剪燭過子丑明日辭我飛錫去愧乏橐金表
親厚老懷悵望秋雨晴爲爾折斷石城柳七十翁詹同書

于翰林

贈霄上人序

吳興道場寺主藏霄上人來京師謁翰林學士承旨詹公于寓宅詢其所自則公之夫人虞氏仲兄奎之子外舅梧州府君之孫也於是不見者凡二十有九年而夫人之喪亦二年矣上人詣几筵哭奠弔慰如禮與公道契闊叙艱危悲慟慨歎有不能喻之於言者蓋追憶初別時上人甫六歲公年當強仕才名方盛不數載而四方鼎沸風塵滿目音問睽隔不知存亡何似及皇上龍飛江左平羣雄而一海宇制禮作樂登崇俊良公以文學被顧問任天官而

持銓衡長詞垣而知制誥康寧壽考詠歌太平虞夫人猶及目覩公之榮遇足以慰疇昔艱危之懷而上人遊乎方外得以保全性命復相見於今日豈非可喜而又可感者耶上人留京踰月乃請于公曰我虞氏世家會稽自唐永興文懿公陪葬昭陵遂為雍人傳十一世有守仁壽郡者因家焉遂為蜀人又八世為宋丞相雍國忠肅公公之季子大理寺丞卒葬餘杭之石瀨鎮至我曾祖為玉融令宋亡不降遂死之時祖考梧州府君方七歲隸育于官及曾叔祖仕元為祕書少監無子因請于朝以府君為嗣後廕官初授光化主簿歷管城丹陽德安尹調湖廣等處權茶

提舉陞朝列大夫同知梧州路總管府事卒于官謀歸葬石瀨未果乃殯於丹陽縣南之清水潭墓今久闕展省是行也願歸結茅庵於墓側朝夕居其間以盡孝思公不忘親戚之好尚有以教之公乃以其事語趙堦曰我外舅與故奎章學士邵菴先生雍郡文靖公宗系同出於雍國忠肅公子嘗游文靖公之門有師友之契霄上人之行不可無文字以贊美其孝慕之誠也噫堦於先生爲門人於公爲屬官又何敢以固陋辭竊嘗觀於前代世家其以立德立功立言著於當世千載不朽者代有其人然由唐宋及元家譜相承以勲業文章照映史冊七百餘年遠而足徵

未有若虞氏三公同出於一門者也今逢創業維新之治其子孫雖未有顯者然國家政教方隆安知無力學自修以待用者而上人托跡空門懷其世澤切切以祖宗墳墓爲念是其孝思無斁過於庸俗人遠矣吾輩稱揚而樂道人豈不足以爲士大夫之勸乎謹以此言復於公退而次第書之以爲贈大理公諱杭孫宋阜陵所賜名也祕監公諱應隆在元嘗修大一統志今其板本猶存梧州府君諱弦字舜臣上人舊名容德以丁酉年入烏程何山禪寺禮南洲藻公爲師法名曇霄字具瞻雖學佛而通儒書大義蓋其家學云洪武七年歲在甲寅秋七月甲午朔翰林國

史院編修官清江趙堦序

上人曇霄者宋丞相虞忠肅公彬甫之遺裔也其姑歸今閣老詹先生同文而上人因與先生有連一旦來謁將還廬墓於丹陽先生請趙翰林伯友爲序且令余題其左方西方聖人之教一則曰孝二則曰孝故升忉利天爲母說法而所演大報恩經亦孳孳弗倦桑門每取之以爲準的或者謂其絕棄親屬不亦過乎有若上人通儒者而又善詩念家世之非昔祖宗墳塚遠在一方悽然有白楊悲風之感縛茅而廬諸墓豈非有合西方之教哉雖然此固足爲孝也西方以法盾嗣續爲至要與吾儒甚不異上人能

廬墓矣獨不念虞氏之乏嗣乎若能幡然改轍歸繼宗祧之重其孝不尤大哉在家出家同一法門居塵而不染塵浮屠氏之戒也初何傷乎此惟達人大觀無所係吝上人尚勉之焉若夫家世之盛趙翰林序之詳矣余尚何言史官宋濂

○明人題崔氏友竹軒卷

友竹軒記

去縣而西百里曰泮溪溪之上有德人崔君誼所居在焉
屋前後種竹若干挺幽閨蒼葢不啻一簣簞畱谷也因扁其
所居曰友竹葢寓其志然耳君誼當勝國時出宦京師遭
時多故既歸田里與竹君雅好如昔終日嘯歌其間於世
利紛華邈然無聞也厥子齡國朝任刑部主事以清慎稱
間持友竹詩卷請記予於君誼爲通家子弟其敢辭夫竹
一植物耳衛詩美其如簣戴記美其有筠葢皆比德於君
子故君子而與友也固宜世俗亦以松竹梅爲歲寒三友

然則松與梅其竹之友乎人之可與竹爲友者必如松如梅而後可晉王子猷有何可一日無此君之語是子猷有取於竹而與之友矣唐李太白有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之句則太白亦與竹爲友焉今君誼旣以友竹名其軒復以爲號是與竹深交密締死生以之固非反覆手者比顧何以致此哉吾有以知之矣主人清脩蓋取諸竹主人疎直亦竹是取主人與竹彼此相忘不知我友於竹竹之友於我也其節其心當有以肩子猷而軼太白不然竹之爲竹混於凡草木矣何以表然特立於松梅之間也哉予將徑造竹所訂三益之盟以從其所樂不知可與否也是

爲記洪武秋八月戶部侍郎吳江莫禮書于鍾山之寓
猗竹有操君子所尚歲寒挺然與冰雪抗鳳翥龍騫霄漢之上鮮颺度空靈響振蕩玉節金奏比德斯鬯維其友之若丈人行嗟彼蕭艾何所倚仗軒居笑傲與君同諒載歌淇澳子以自況淮海秦約

伊人何瀟洒尚友孤竹君平生秉高節獨立迴不羣朝軒晴旭亂夜榻清陰分涼颺拂琴張餘芳襲爐熏條然澹相對祇有南山雲天台詹曩

友道久已喪澆風何由淳對面論氣誼轉足生棘榛斷金臭如蘭所貴同心人取友古所難此君誠可親霜風凜高

節歲寒相與隣於焉念同志碌碌奚足論河南陸仁

平生抱貞節獨有此君知心契形神表情將歲晚期鈎簾
常對酒倚石或題詩何日來軒裡吹簫和竹枝東海徐奐
種竹山石間江南幾風雨愛此青琅玕歷歷皆可數閒持
一尊酒託興爲賓主酒酣對竹歌興至爲竹舞竹疎響珮
環葉亂落飛羽雖無眼中人友之豈不古譬彼陶淵明采
菊東籬下千秋萬歲名此意竟誰與淮南潘牧

好友不可得索居脩竹林於世旣寡合此君獨知心開軒
日相對臨風時共吟終焉期勿替庶以消煩襟東陽沈敬
明

下榻碧陰裏相與成晤言跡類陋且寡意在薄可敦雖無
絕交書俗駕不到門清風天上來空谷梵音存求志諒自
得歲晚道彌尊橫塘秦曷

世人務結託車馬紛交馳言笑雖強驩中懷詎相知幽林
有君子澹然夙與期虛心兩無阻榮悴焉可移行尋披烟
逕坐對寒風帷非君此爲偶誰共歲晏時渤海高啓

空濛翠雨濕琅玕繞屋清陰六月寒自是幽情兩不厭與
君終日澹相看老癡潘穀

璫芳絕交亦已久忘形三徑相追攀高軒時過翠羽蓋美
人或贈青琅玕清風慎截鳴鳳琯滄海勿垂釣鼇竿一朝

羣才盡登用空山無人同歲寒黃廣居

古人結交貴相知傾情倒意心不疑片言如山重然諾黃
金白璧徒爾爲今人結交重豪貴車騎聯翩不相離一朝
勢盡交亦疎寂寂朱門但空閉羨君種竹吳江濱相憶相
看如故人皦皦貞心傲霜雪青青佳色無冬春酒酣對之
欲起舞此時無賓亦無主夜深更有明月來不用吹笙下
仙侶君心豈與草木同青雲之交若飛蓬萬里辭家逐名
利十年失路隨西東君不見古來結交稱管鮑千載同心
亦同道勿謂今時無此賢達人一日相逢卽傾倒吳郡許
善

吳下風流斯立家子孫百世更清華庭軒自友平安竹池
館寧栽富貴花長日著書翻鶴露有時把釣共鷗沙此君
相與崇高節王謝芝蘭未足誇 崔君君誼避地于吳江
之上屬時擾攘乃講學于家益勵清節名軒友竹蓋有慕
於衛之君子者古稱王謝多佳子弟今於崔氏見焉至正
丙午歲之仲冬隴右邾經

伐木久不作友道誰能持富貴疎還合貧賤親亦離善哉
公叔論後世良可規咄嗟高節人清風藐難追臨軒植脩
竹白首相與期悟彼非所儔信此誠足依撼撼芳葉聲粲
粲芳華垂卑枝拂簷楹長條接虹霓嚴霜歲寒節蒼翠終

不移月出照園中喬林鬱參差涼飈發天籟屬耳心偏怡
置酒獨相對神交理無遺陶然不知醉此樂當告誰雖云
管鮑遇其意莫過之我懷一何深慷慨歌此詞匪爲衆人
說冀與達者知八月廿四日吳興金鉉寫于貞白軒

好客招不至相逢多惡賓世事每如此歲晚誰可親此君
非草木臭味德照鄰南窓數伯個北窓蒼翠新猗猗淇澳
姿濯濯渭水濱旣稟堅勁操清潤復長身三益嗜古道六
逸誠天民鳴琴近蒼雪酌酒對霜筠崔君本縫掖畊釣甘
隱淪誓不競世書忘賤貧過眼鄙桃李愛君如席珍
虛心與直節願保交道淳而我方避俗高哉懷若人蜀郡

魏奎

我愛此君晚節迺知能友歲寒相與了無俗氣喜聞日報
平安汝陽周敏

白傅養脩竹高人今作坡世間青眼少池上綠陰多食肉
非吾事書裙喜客過臨風一遐想鳴鳳在陽阿黃或

友竹軒賦

友竹先生雪一巢雲半丘眼空八荒氣凌九秋騁遐思於
千古深景慕於前修嗟美人其何在藐獨行而無儔闢軒
居之兩楹樹篔簹於林幽澹相對於終日矢永好之綢繆
方掩關而謝客若將玩世而神遊有桂軒散人冠芙蓉服

毛博螽談繭辯麈尾在握長揖先生而進曰友道之重人倫所推試探索於青編名班班其可窺或贈帛而尊賢或命駕而踐期或刎頸而忘憾或加足而相知或德業之深懿或文章之雄奇飲醇酎而春融投膠漆而堅持由道同而神合相琢磨而箴規然往跡之淪謝所以名愈久而光輝嗟哉竹君草木孔微雖清流之多尚將何益而何裨羨植物而求友竟伐木之奚施此愚蒙之未解請先生之廓疑先生曰友之云貴尚德是輔淳風旣散勁直誰慕少涼涼而遽斥纔翕翕而爭附方頃倒而情親隨凌欺而背侮耳哇淫而共聽目嬋娟其文妬爲前哲之深恥俾余心之

獨苦惟竹君之修潔抱虛心其終古分清陰之半席期歲晚而爲伍忝名馳於鶚薦遂挈挈而西鶩始睽離於吳越卒周流於齊魯慨茅屋之荒涼悲琅玕其誰撫懷秋風於渭水吊落月於湘浦賴孤琴之遣興緼冰絃而時鼓雖芳荃之盈掬終莫逃子之淒楚幸謝職而南轅獲遙歸於吾土歌遼鶴之遺響感人民之非故蘭斂秀於春臯菊藏香於秋圃篝青燈於夜榻夢舊遊之無所酌別筭於松楸讀殘碑於榛莽欣竹君之無恙獨條然於環堵蔭蒼苔於庭砌留白雲於窓戶步虛檐而前覲驚□□而相顧初蕭瑟而欲語遂低昂而起舞匪四美之兼并曷金石之同固茲

信義之深孚足以勒貞銘於肺腑也散人曰四美可得而
聞歟先生曰觀其亭亭猗猗不倚不頗纔清飈之一拂何
靈籟之孔多啼老蛟於陰壑鳴威鳳於陽阿鏗宮商之夾
奏森劍戟而鏘磨吹比管於嶰谷之岑走落木於洞庭之
波款幽人之吟嘯類樵豎之唱歌乍摧折而傲倒
而相和露滴秋林聽飛璫之曳珮雨來曉谷
子之鳴珂此金聲而玉振庶資講學之切磋及頑雲凝舞霰集明
河凍勁吹急悽獨鶴之宵唳慘寒蟾之夜泣蘿窓未曙苔
階盡濕悄空山之無榮凜萬木之僵立胡霜筠之獨秀操
堅剛而愈執葉翡翠以羽零幹蒼虬而鱗襲冰裂石而陰

翳月穿簾而影入散晴碧之交輝涌寒青之可吸膚貴黜
之不撓項強宣之難屈此貞標而勁節足以濯遷汗之陋
習若夫冷冷烟梢不蔓不茅邁羣芳之特異盈千尺而彌
高實充丹穴之鶴鸞竿掣滄海之鯨鼈杖化龍而難策筆
成杠而誰操羞艷華之妖血輕凡芥於鴻毛揖彝齊於首
陽之林谷抗巢許於箕山之巖壑寧相依於松檜豈甘沒
於蓬蒿掃紅塵而披拂于青雲而遊遨軒獨立於物表挺
然伊呂之人豪此離倫而絕俗宜從穎拔於英髦且其肥
瘠俱榮發育有時奮蟄龍而驚起滋潤澤之霑漑蘚茵迸
紫抽犢角之崢嶸籜錦凝斑露縹兒之鮮彩濕蒼烟之滿

谷芬春雲之如海螺鬟對倚而娉婷霓旌交揚而掩靄竝
森森而玉峙恍多士之如在篤金蘭之同氣依瑤樹而交
愛聯秀色之晚榮益高情之春靄歡共慶以彈冠儼相逢
而傾蓋紛肩摩而袂接豈貌同而心改此多朋之濟濟直
足企夔龍於千載也嗚呼王以愛著白以養稱七賢之同
調六逸之齊名或千戶之竝貴或三逕之娛情斯爲竹君
之深鄙又何足流後世之芳聲今予辭光華守寂寞我爲
竹友竹惟我托忘人物而竹我共徘徊而盤礴睨乾坤之
無際疇克知予友竹之樂也哉吾子畫非與可詠非蘇仙
鏡其所短昧其所全而返以爲言乎散人顏色變赤芒背

友竹軒後序

駭汗降階三揖起而爲亂亂曰軒之竹兮蒼蒼軒之人兮
佩琳琅歲旣晏兮孰芳伊友竹兮竹彌光山可梯兮海可
航友竹之風兮不可望會稽謝常造

余索居寡儔惟竹君雅有相忘之好軒之南隙地廣三席
延竹君數植而居之清風入簾明月在牖泊如也鄱陽周
公題其顏曰友竹賢士大夫能以詩文鳴者咸有述以爲
予榮裝潢成軸總若干首樵牧之暇時而詠歌之若洞庭
之野衆樂竝作魚龍噴跳物怪屏走天籟合而風雨應也
若鳳皇覽暉鳴高岡而朝日出也若珩璜珮玉周旋矩度

聆音節於太古之域也予於諸賢或素識或未之前識因竹君之好而辱交焉何其幸歟後繫官於燕與竹君契闊者四載及歸田江上凡長林穹谷俱摧毀於冰霜搖落之餘顧竹君玉立依然尚無恙豈偶然哉取是編而讀之其人名稱班班珠玉晃曜有雄才碩德黼黻皇猷於廊廟之上者有聯乘結駟光華赫奕馳騁於遐邦萬里之外者有望青天觀白雲漁釣溪山以自樂者有碑橫野蔓墓木以拱者求如竹君歡晤不可得獨抱無涯之思而已雖然微士大夫之文辭弗克宣竹君之雅操非竹君之雅操又疇能承諸賢之賦詠也哉予蹇拙之姿知友於竹不審竹君之右

○書友竹卷後

國初戶部侍郎吳江莫士敬記其鄉崔君誼之友竹軒淮海秦文仲賦五言古詩一天台詹曩則五言律淮南潘牧甫里高季迪皆五言選邾仲義隴右人黃廣居吾郡人各七言律潘穀不詳其某地必崔之里曲獨七言絕句謝彥銘亦里人賦後作亂佳於前之鋪叙君誼自叙於衆作後佳甚六世孫澄持來予桐

邨乞題識開卷則玉雪坡瘦玉筍篆尤佳蓋君誼仕元適土崩之秋歸隱西泮溪上慕蔣兗州之遺轍與此君爲友諸君子多蒙古氏遺老義君誼之高蹈而爲之言固宜莫侍郎之記則君誼之子齡請爲之二君子方出仕新朝特手澤是重鄉先達之風義可砥礪名節故乞而與之澄篤行力學其益知重矣哉予重其遠至宜亦乞不靳也况皆百年前人物詞意有足起後輩景仰不容已於逐逐其逸駕也成化癸卯登高後三日八十三翁嘉禾周鼎書

○旦在庠序時嘗繆纂縣志於凡古今人物無不備錄而登載焉因得以知崔氏者泮溪之舊族也君誼仕爲元金玉局副使而其子大年洪武中以人材拜刑部主事與先侍郎同時立朝同日辭祿而又同坐黨錮而歿今百年於茲矣主事君之曾孫澄出其先世友竹軒卷見示而記文則先侍郎之所作也不勝今昔之悲感嗟夫吳在勝國時習尚奢靡豪門鉅族闢苑囿築亭臺所以藏歌而貯舞者何限孰知友竹之趣哉聖朝更化誅滅無遺百餘年來鄉之遺基廢址悉已易主而吾兩家幸而獲存於此可以占知世德矣澄讀書尚義遠大有期而旦不才能顯揚有辱

先德蓋有愧於崔氏爲多今觀此卷先澤在焉而又
有崇明秦侍郎文仲長洲高太史季迪吳江謝徵士
彥銘諸名筆珠玉森然安得不爲之起敬異時解組
歸休當造君軒上觀化龍而覽棲鳳與君重訂歲寒
之盟未晚也弘治元年春王正月初吉同邑莫旦書
於石湖壽樸堂

○明人垂虹別意卷

內吳山塘詩
小字自注

諸名公垂虹別意詩序

休寧宗弟戴生昭年富質美予教紹興府學時與其父思
端有同譜之好往來情義甚篤然思端業賈什九在外不
能內顧昭恐昭廢學負所稟因挈來游於吳訪可爲師者
師之初從唐子畏治詩又恐不知一言以蔽之之義乃去
從薛世奇治易世奇仕去繼從雷雷東以卒業昭爲人言
動謙密親賢好士故沈石田楊君謙祝希哲輩皆吳中名
士昭悉得與交交輒忘年忘情及昭學漸就緒去家且久
不能無庭闈之思將告歸衆作詩送之君謙詩云垂虹拂

帆過因題卷云垂虹別意蓋垂虹者吳地石杠之名也送
昭必於此地爲別使送者可及夕而返故也昭自來請序
予曰丈夫立身莫先於學不了則縱富且貴不過血肉之
軀耳富則敗禮亂俗貴則敗政厲下富貴將安用哉死則
人皆唾罵不已其所過之地如孤鴻雪泥指爪易滅人亦
不齒也惟人幼而能進於學以明其理以修其身故能入
孝出弟行謹言信窮則善家厚俗出則忠君澤民生則人
化之死則人思之所歷之地人皆稱述而歌咏之非私也
人心之公道也古今之直道也昭生來游吳中而以明經
講學爲務吳之士夫亦樂與游及其去而送之以詩卽昭

他日所歷而使人思慕之權輿也不然則贈昭之言豈徒
然耶昭歸以予言諭諸父兄宗族當必以予言爲然昭字
明甫同余出唐道國忠公胄之後蓋徽之雙溪世家云正
德戊辰中秋吉旦浙江紹興府儒學訓導長洲戴冠書
垂虹不是灞陵橋送客能來路亦遙西望太湖山閣日東
連滄海地通潮酒波汨汨翻荷葉別思茫茫在柳條更欲
傳杯遲判袂月明倚柱喚吹簫沈周

雲外晴虹類石橋送君歸省去程遙樹聲撼地天將雨颿
影拖風晚帶潮短棹載書維古渡長亭折柳剩殘條離愁
無限相思意其奈分襟月下簫謝表次韻

把手江南奇絕處石闌高拍袂輕分胸中故有長虹在吐
作天家補袞文祝允明

相逢憶昔自花村今忍相違賦此吟怨鳥啼殘歸去恨清

風歎動仰高心

垂虹亭上
有三高詞

半江寒送蘋花雪一路香浮桂子雲有約明年重過我不
妨杯酒話更深 山塘吳龍

久客懷歸辭舊知扁舟江上欲行時多情最是垂虹月千
里悠悠照別離長洲文璧

相送江頭水映空孤舟渺渺下垂虹秋深無限江楓思欲
贈相思苦未工陳湖陳鍵

柳脆霜前綠橋垂水上虹深杯惜離別明日路西東歡笑
辜圓月平安附便風歸家說經歷挑盡短檠紅蘇門唐寅
書劍客金閭梧桐葉又黃蛩催歸思早江渺去途長餘暑
庇山影西風來桂香垂虹拂帆過鳧鴈滿銀塘 文學戴
明父將歸新安詣草堂言別輒賦此爲贈前進士弘農楊
循吉

垂虹橋下碧流長送子明經返故鄉道向南歸傳 水
流東去過吳江卦爻象著分奇耦交誼情深各慘傷婺邑
晦翁生長地鄰封英俊有餘光顧福

匪雲

秋風振喬柯客子歸意抗落日垂虹橋停橈待明發渺渺

今予懷望望兮水闊睽違不足道鄙吝誰我豁吳興仇復
卷束殘書上短檝臨行不用嘆搏沙惟餘似水交情在相
逐雲帆送到家古吳練同惠

白首忘年交子久臨期握手思難禁垂虹橋下有流水別
意與之同此深八十七翁雪厓陳儀

楓落江隄晚帶烟行人把袂買歸船溪分野色東西路橋
跨上下天酒爲錦心澆磊砢詩憑玉軸寄留連何時
又是逢君日夜雨聯床話昔年東吳厚坐朱侗

芙蓉動清秋涼颼拂衣袖遊子輕別離執手不可又長虹
灑々吳雲低闌干插漢天爲齊君不見臨邛橋柱侈今古

相如亦是尋常題吳門陸稷

秋江水清兮秋日明送所昵兮將遠矧判兩袂兮何恠營
指歸岑兮雲英英羌祖道兮江之程酒拍拍兮滿兕觥君
再飲兮延我情射濇徐子立

久客懷鄉井陽陽不遂留自知歸計好何用別時愁酒盡
鐘聲發詩成夜氣浮相逢惜相別猶欲上江樓

秋雲隨彩動蛟龍才子行踪氣貫虹無奈離杯重留戀不
禁吹雨冷江楓皋橋浦碕

一脈情衷發短篷西風飄泊任行踪于今莫問江南事夜
月晨鐘兩地同長洲俞符

臨流祖席正清秋歌罷新詞不自由此日送君和興去何
須風雪夜乘舟練全壁

臨歧慷慨擲離觴仗劍南歸發棹郎情似三忠橋下水遠
隨君夢過錢塘魯秦

送君歸去上重虹霜落吳江幾樹楓堂上有人真倚望布
帆休挫送潮風太原祝續

心懷親舍遠身上客船忙味味情千種匆匆酒一觴江波
搖落日楓葉著餘霜顧此重虹影種愁誰短長漕湖俞金
送別江楓日已斜倚欄把酒思魚涯驚心白髮思鄉國觸
目青山感物華渺渺烟波帝客恨迢迢秋浦亂蘆花不堪

回首天空闊一鷺橫飛帶落霞吳釋德璇

客子匆匆買棹回臨期相別思悠哉石梁照水重虹遠澤
國涵空鳴雁哀星斗光銜堪淬劍風霜寧落且啣杯吳門
賸有相知在開遍梅花擬復來邗家

乾坤上下恣遨遊獨鷗高橫萬里秋劍化延平津水上釣
垂巖瀨石磯頭時清不進圮橋履月白曾携赤壁舟不似
呂岩空誑世帆飛直過岳陽樓長洲戴冠

七澤三湘作勝遊楚天涼雨值新秋江湖來往多青眼山
水登臨半白頭赤壁磯荒重吊古武昌城晚更維舟元之
雖去清風在復讀遺文上竹樓廬山陳儀

終歲覽江山得得避復遊間雲澤國天竺鶴林泉秋予少
從親繼為官急流湧退旋回頭足迹天下慨無羊猶勝出
門莫解舟九垓汗漫擬黃鵠何時釵問城東樓長洲周同
人

新安十日程足為千里游江湖志汗漫仗劍氣橫秋昨逢
阿戎與之語知君楚尾并吳頭不須琵琶潯陽郭泊此書
畫滄江舟飄然明發向何許長笛一聲黃鶴樓長洲未存
理

壯懷未易愜直作汗漫游長嘯楚江晚浩歌彭蠡秋一函
圖書隨所適相逢誰不甘低頭春風帆檣薄南郭飄作咸

神仙舟為問賢郎讀書處古濠東畔元龍樓吳郡俞金
人生示弧矢志已在大遊彼昏罔克知苟延春與秋佳山
佳水目未覩種種白髮已滿頭幡然便欲出門去光景又
若逝水舟何如戴君遊汗漫朝登楚閣暮秦樓

江楓未搖落江水正澄清水色君顏色相思無限情應祥
瑟瑟西風透客衣懷鄉情與鴈南飛夕陽楓葉吳江上一
片秋光送馬蹄海觀陸南

寶帶秋波啓別筵垂虹晚日送行船白雲似與越山隔明
月還同吳地懸後夜相思各杯酒來年重會賸詩篇殷勤
再寫橋頭景江冷丹楓歲暮天長洲朱存理

相見無幾又送君江楓灑酒話殷勤艣聲搖落山頭日帆
影沖開溪溆雲柳剩殘枝猶可折詞將前意不堪聞歸家
談及吳中事挑盡寒燈坐夜分葑涇顧桐

重別垂虹秋正雲相思從此散鷗盟東南一水分吳越書
劍十年如弟兄黃葉不堪風雨路孤舟忍共酒杯情歸來
有夢君何處明月杭州第幾程城南欽遵

松陵一水臥長虹多少行人感慨中此日送君無限意蕭
蕭黃葉與丹楓昌谿王俸

跋垂虹別意卷後

蘇徽古吳越地今俱直隸爲鄰封故徽之客于蘇者甚衆

且久至歷幾星霜忘歸者必其山川人物可嘉而可樂歟
蘇多名士善詩賦爲諸藩稱首戴君明甫與之遊獲其詩
累卷抑明甫之言語事爲忠信篤敬可欲而可慕歟不然
何客蘇者非一明甫別垂虹者亦非一明甫而獨能致諸
名士重之以辭若是也明甫得此誠知重璠璣矣使徒知
重之而不知所以重恐非贈言者之本意惟勉于學慎于
德所謂忠信篤敬者益加脩省而精進焉則徽士將不忍
與之別而去蘇士又不忍與之別而歸矣豈非吾徽之光
斯卷之華哉竊億贈言者之意固如此余敢附言於卷末
者意亦如此也若夫紀述之詳勉進之切則橡菴先生之

意言誠然余復何言正德甲戌孟冬月旣望眷生顧齋汪
昱書

○明人婁江勝感接待寺八詠詩序卷

近世浮屠出世者以土木營建致聲譽人以之爲德者不
少其能樂空寂淡薄自宜游心於其道又能以詩章發其
志意者則不多也苟有之必與之咏而不以其爲有德者
衆皆其然惟君子取之而樂與之遊也若王逸少之與支
遁習鑿齒之與安陶元亮之與慧遠韓退之之與大顛
柳宗元之與文郁歐陽修之與祕演其皆因名永世俾人
慕之而不泯其迹也今姑蘇釋有中其主婁江勝感接待
寺之法席起蕪穢爲寶勝徹剝移爲輪奐整樹藝爲喬鬱
衆以爲德其不德之輒淡然而怡於其道也寺故有京音

堂其益以聽聞室止息齋舍暉樓挹清閣松華堂一掬軒
雲深處題凡有八其徧咏之又求咏於鉅公名士詠於其
徒詠於其逸人其傳誦於人者蓋亦有之由是接待之名
稱揚於時而君子樂過之者誠在此也有中乃集衆作而
刻於石來請序之子嘗與有中游者也而可孤其請哉大
凡浮屠謂超詣覺路者未嘗外於物亦未嘗囿於物而物
物隨物悟之以融其性然非得於空音而達於聽聞以歸
其止息者必膠於時又何知含暉而可以喻中之光明者
哉又何知挹清而可以喻去濁就潔者哉又何知松華而
可以喻歷冰雪時至而芬芳者哉又何知一掬之水其能

照今古一方之雲其能迷上下者爲心之所喻哉有中其
將不外不囿於物者哉誠樂空寂澹薄自宜而可友於支
遁輩者哉予亦知有中者也或言詩爲禪者以詩之妙不
在言也得詩之妙者使人誦之則浮屠之禪可無由此而
悟耶宣德三年八月望日翰林院五經博士廬山陳繼撰
雲深處 濯菴八詠

出門山路迷入寺衣裳冷忽聞鐘磬聲因地發深省
一掬軒

此子楊枝水掬之不盈手洒向大千界洗除清淨垢

聽聞堂

何所聞而聞何所聽而聽不聽亦不聞方是本來性

含暉樓

朝掛扶桑枝暮浴咸池水靈光滿大千半在小樓裡

空音堂

空空本無有若有即非空耳口俱忘觀禪門此是宗

止息齋

可以止則止可以息則息只此坐心齋何須去面壁

松花堂

辭樹舞香風歸根散晴雪老僧坐忘言對此了幻劫

挹清閣

清氣滿乾坤小閣真可挹飽滄五濁除臥看雙眼碧

雲深處記

蘇之城城於平野列闌闌而內外之者鱗集鷄犬之聲環動二百餘里勝感接待寺者附於城之東距城無百步有中師名其所棲之所曰雲深處吁何哉山川之氣爲雲山川之深雲之所出而烏得迷漫山下使人而不知其處哉今日雲深處其名與實何相去之遠而不相孚者之若是耶有中學佛視有爲者皆爲幻幻而又幻豈玩於幻而瀆於幻耶將託於幻而不以幻爲幻耶抑有寓於雲而警於幻者以身治耶有中居人境誘於耳目以移其中者輟輟

於外志欲謝之淡然無染於見聞潔其身苦其行以樂其
靜者故視其地若深山大川超然之身而不爲世累其與
會合者惟雲與之契耳且雲之聚散不常去來無迹其薄
太空翳林壑瞬息而極其變態者又可以喻心無所著而
應用之妙之不測也若有中師者可謂不枯於物矣余何
而不爲之記也宣德四年歲在己酉孟春望日翰林院五
經博士兼脩國史廬山陳繼撰

滿院清香松有花老僧長日坐袈裟吟風弄月知無限不
屬尋常俗士家北湄

僧院喬松片片花天風時復落袈裟一雙白鶴高枝喚寰

宇清奇作一家

寥寂禪關何處尋黯然雲色蔽前林悟空儻謝紅塵迹更
莫泠泠起磬音 北湄王大化

傍雲構小堂更在雲深處堂中人未閒雲亦徒爲爾野築
傅夢弼

杏閣凌霄起丹門傍石開良時不再得秋日共登臺古木
雲烟亂空山猿鶴哀滄洲吾道在相遇且啣杯

石迴山門古松迴野寺幽鬼嵬萬象出縹渺孤雲留湖近
魚龍起秋深煙霧收登高同眺望何處是滄洲 閩中周

仲仁題

不見八景勝惟見八景詩讀詩想清景宛若逢當時當時
景不得宇宙恆在茲何不再品題名勝作後基崑山周綸
盡日山中坐塵心頓一清有身終是累無髮可逃名擬撇
陶潛綬來尋慧遠盟蒲團與貝葉端足了餘生 右婁江
志感江盈科

○明人碧筠精舍卷

秀水汪氏擬
震閣琴齋

天王寺沼南洲為精舍竹二畝池倍之閣十尋軒五竹之
一客之造南洲先於軒次竹次池次閣還休於軒古器像
充焉著之月池於濯竹於中窓於書席於琴於弈閣於風
酒食之會則於軒其馨也池明竹明窓明席明而閣又極
明城中之臺榭城外之雲山皆在閣其晦也池溟竹溟窓
曠而閣亦溟間蘋藻之聲竹之韻而已余之臥是軒也當
壬午六月洞心登覽則得之池焉灑襟臆颯毛髮則得之
竹焉細書昏誦則得之窓焉馮空御遠觀中吳之氣雲物
之變則得之閣焉憇息舒卷守神則得之軒焉彌月居得

著之十數句
已見前說

已久多使終身居之得又何如也書以為碧筠精舍記嘉
靖八年己丑三月廿九日林屋山人蔡初書于玄秀樓
六月望日過寒翠軒避暑
水滿清池竹滿樓長疑六月是深秋山僧愛客頻頻到受
盡熏壚與茗甌應禎

雨中同李范庵過天王寺看竹二首

步來禪榻畔涼氣逼團蒲花雨檐前亂茶烟竹下孤乘閒
移畫卷習靜對香爐到此思終日浮生一事無
老禪趺坐處疎竹翠泠泠秀色分鄰舍清陰覆佛經蕭蕭
日暮雨電履繞方庭 吳寬

宿天王禪院贈南洲講主

檻外山光落經卷土岡高竹晚增幽藁茶燒笋能延客欲
去因君復少留南濠居士

辛巳八月朔過碧筠精舍偶題次韻

疎簾今歲似添稠下雨簾前翠欲流莫怪秋來涼思早暑
中相過也如秋虛雍

生碧筠精舍

高幘短袍雲霞光扁舟繫纜野籬傍焚香潔坐了無語山
寺閉門春竹長太白山人孫一元

陪林屋師雪宴碧筠精舍

遠公能愛客高會兔園才畫室香沼滿天華寶樹開林端
迷壑谷象外徹樓臺對此復能醉長歌甘草萊雅宜山人
王寵

日出池光欲上樓雨餘修竹似鳴秋湘簾捲處龍團熟坐
吸清風翠滿甌 右和范庵先生韻

陰敷鳴脚樹翠剪虎鬚蒲境寂心同遠僧閒興不孤覆碁
松下石潑茗竹間壚欲舉無生話相忘話亦無

雨管春寂寂風鐸晝泠泠有客來看竹山僧自課經經殘
客亦去林鳥下空庭 右和匏庵先生韻

愛此森森竹萬頭涼陰覆榻草堂幽香銷瓦鼎春眠覺何

處一聲黃栗留 右和南濠少卿韻

覽勝平生雙不借穿林老去一扶留白雲每借高僧榻黃
葉時尋野寺秋 右和盧師召韻

竹影參差漏日光市聲不到定僧傍楞嚴轉罷殘陽在始
覺空門白晝長 右和孫太初韻

上相遊行地羣賢賦咏才殘碑侵蘚臥遺蹟看花開風遞
清齋磬鴉鳴施食臺故宮愁入望落日滿蒿萊 右和王
履吉韻

徵明屢遊天王寺未嘗作詩戊戌南洲師出示諸賢留題
詩卷因悉用韻和之共得七首所謂雖多亦奚以爲也文

徵明識

○明名公詩翰前卷

凝霞閣
鑒藏

野寺垂楊裡春畦亂水間
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
城郭終何事風塵益駐顏
誰能共公子薄暮欲俱還
高陽許初元復

青天嵯峨擁高峰江光倒映千芙蓉
長松宵窈窕晝無日飛泉迸出深
林中綠樹倚石標仙客吞吐江山
與丘壑沈先生丹青手寫出意態
殊縱橫千年不改秋山色萬古畫
苑流芳名淋漓翠黛展此幅身在
匡廬與天目濟南李攀龍謝却塵
凡水上居推筵徧愛八窓虛櫓聲
長襍書聲度波影遙連雲影疎
客至烹茶沽市酒興來垂釣羨江
魚多君

佳趣雖云異終向林泉樂有餘劉謙

六吉

池館清虛落照紅麻衣涼拂蓼花風驚鷗歷亂平沙外老
樹含牙曲水東過雨山光清似洗涵秋江色碧如空唱桃
山女隔山採纖步行雲入紫峰瓊

維揚津藪漫江東渺渺三洲烟霧中雲黑蛟龍噴凌薄天
青日月度虛空山藏林屋陰符祕水接咸池灑氣通綵鷁
朱旗留勝賞千秋文藻仰名公

東南襟帶灌羣川汗漫遙將銀漢連吞吐雲霞朝浴日動
搖星斗夜涵天潛蛟亂捲千重雪孤鶴斜衝萬頃烟桂樹
參差瑤草綠浮游真欲接飛仙 右太湖二首王守

春湖萬頃玉溶溶橋上春山翠掃空神女月明珠返浦仙
人雲曉笛迎風花枝香覆琳宮外草色青迷紫洞中思挂
一颿凌絕頂看圖翻愧賦難工

踏破萬山雲言採千歲藥歸來春暮時杏花幾開落
水落遠山出天空雲似低朝來賦秋興結社過橋西
野鳥穿窻過流雲拂座來有時復對月懷抱得無開 陳
鑿書

江頭春色曉重重萬樹桃花帶雨濃隨意尋芳出門去隔
溪人語水聲中

獨坐溪亭酒半酣閒看春色在江南沙燕舞風斜日裏晴

烟漠漠柳參參 近作二首上禹門仲山王問

幽人每愛南村樹背郭誅茆結小堂靖節歸來存菊徑少
陵老去卜林塘茶烟冉冉晴當戶蘿月紛紛夜到底何日
杖藜尋酒伴悠然觴咏賦羲皇豫章胡儼

長溪東注碧流清觀水能令道眼明暖浸桃花渾濯錦淨
涵星斗若圍枰放歌自得林泉趣拂釣相忘物外情泉石
徜徉無俗慮年來惟臥白鷗盟我齋沈瓊

地屬魚桑流水濱青山白屋一閒人簾鉤皓魄先迎月宅
近陽和早領春不到西陵魚別業自知仁厚有比隣清秋
相約荷衣去放棹滄洲探白蘋震川歸有光

遠跡城市間築室傍林谷西立俯簷楹流水通淇澳烟霞
曳岩穴晨光謝晴旭軒敞見平儔身閒理耕耘魚鳥日相
親聲利不同躅時瞻天際雲或逐溪上月車轍往來稀禽
言相和續花開統林春草長緣溪綠世事竟無聞所居樂
幽獨海濱浦南金

溪上風輕雲淡淡溪頭柳媚花明借問誰家茅屋長聞鶴唳
琴聲

雪霽瑤林矗矗沙寒白鳥雙雙騰盡酒香麴甕月高梅影
陂塘 觀察張志撰

明光九級盡琉璃為答玄功詎惜賞地異赤烏寂教後基

同白馬碣名時驚峰直與諸天接鳳闕翻從下界窺登罷
欲書多寶事奈無江總善題碑 右報恩寺浮圖皇甫百
泉

把酒登樓明月夜交游不似去年親疎花欲折偏憂兩北
雁初來又送人稼穡有秋烟火少兵車無戰羽書頻却憐
醉裏丹楓葉似與吟翁著意春

日日尋源繞白雲也憐童子每辛勤秦郎好事能成約陸
羽無嫌許見分汲取豈辭風雨阻往來寧避虎狼羣幾回
小集秋林下石鼎茶香滌酒醺次作

畫瓊雙扶一葉舸常時載酒泛滄波清風明月情無限水
色山光興最多楊柳岸邊和雪釣蒹葭影裏扣舷歌塵塗
擾擾勞形役為樂如君有幾何友雲

舞罷尋芳去花枝借粉香淺紅添醉色稚綠助新妝撲蝶
關春恨聽鶯去晝長武陵仙路杳何處問劉郎 右賦得
花間美人周繩祖

湖水滿秋碧重橋寶帶分人歸青草渡帆落洞庭雲山倒
西南影鯨吞日月文尊前莫辭醉選勝重殷勤 右寶帶
橋作書於蓮石齋商谷居節

江碧雲輕楚甸秋美人天遠思悠悠可憐空谷孤芳冷綠
佩清香無那愁顧問

六十年來鬢未絲優游林壑澹無為青山滿戶樽罍酒此
是居家得意時錢穀

天寒雲凍地欲裂飄風襲人草木折深崖墮冰翻白雪長
谿滾滾水如立溪邊古樹烟可斷茅簷重閉無人迹中有
老僧太奇絕獨舸悠悠自鳴柁笠頭垂垂散珠粒衲衣片
片沾璃屑短蓋那能障回颺手脚半皴脣齒齧苦舟漁子
盡入淑笑殺老僧太癡劣冒險無求自得意舉世寧能論
巧拙子卿糴食非人願蔡州半夜真人傑按圖令予三嘆
息灞橋之思今已滅嘉靖癸巳夏至後少華山人復初書
於紫芝閣

○明名公詩翰後卷

凝霞閣
鑿藏

柴門寂寂掩青蕪空谷音徽聽欲無一水故人通尺鯉九
霄仙令擁雙鳧河南宅
登龍句郢里人歸和雪孤早晚
課書傳畫省於今淑問滿新都
答丁明府王世貞

玉漏初殘曙欲生千官端笏候華清烟消碧瓦蒼差見月
晃金門上下明仙仗乍移雙扇合侍臣徐退萬花迎孤忠
自許酬真主况復簪纓際太平
春日早朝之作豐南禺
嵩嶽盤雲陟處危羣峰那敢向爭奇周圭日倒千尋影漢
栢霜封萬歲枝野色中原龍戰地鄉心南國雁來時西行
不散登臨慨一與緱山子晉期
中嶽一首從中嶽之麓

西去為緱山故反之莫如忠

鷄鳴何如矯矯拂羽東烏未光落月承宇志士反側聞之
起舞此生何為蓬累踽踽振吾衣裳坐以待旦壬午春二
月廿一日書於白龍潭舫莫是龍

秋日幽尋物外期行行出郭得招提官閒自覺紅塵遠地
勝何妨白日遲雲散空花堪結社涼生別院試圍棋皇都
車馬紛馳逐只隔城闔已不知文彭

朝元山高高入雲青原王筍連氛氳石蓮古銅鬱交翠蒼
苔銀榜龜龍文從來人傑由地靈天降羅公隱歲星胸臆
萬卷吐奇絕第一臚傳趨帝庭帝庭宛轉石渠側修眉玉

頰桃花色雲光錯落錦袍新珊瑚出海秋月白丈夫得意
須少年少年通預金閨籍忽然與動碧山樓飄然長往焚
銀魚銀魚焚却歸蓮洞一編閒誦長生書白飯黃精鍊道
真洞門昔挂蓮華巾齋房乞鉢飲玉液別有玄境無纖塵
肇也窮途流浪客落魄無聞頭已白卅年誤落塵網中肯
一思公情悒悒當時遇公茂苑邊曾惠瑤華燦蓬華一別
迢迢入夢頻何時去會盧江濱盧江水遠蓬壺隔商山何
處尋遺民相逢古洞受寶訣桃開洞口三千春 嘉靖乙
未暮春寄羅念菴石蓮洞歌開雲文肇社

刺骨清寒病不禁空中牢落強登臨塵栖每下窮途淚幽

晤難忘入社心竹院靜搖斜日影松壇徐拂梵天音朔風
吹酒歸舟急鼙鼓嚴城愒馭陰 亂後治平寺作文元發
海擁峰頭路長松落日前笙歌隨處有羅綺照人妍池水
和烟碧巖花著雨鮮生公片石在相與話因緣 劍丘近
作岐雲魯治

龍藏炎氛隔蟬聲灌木通征帆指江上浪迹且山中晝永
長林日涼分曠宇風秦淮醉花處還憶此游同 虎阜別
友口占袁尊尼

垂楊夾御河廣陌冶遊多鷄取當場鬪人將拾翠歌雲間
馳畫轂花裏度鳴珂勝日不爲樂其如春色何

映日窺金埒連雲峙玉樓豪華紛越綺俠少競吳鉤鳥嘯
全成曲林香元入甌欲知麗春賞不減在瀛洲 燕遊二
首戚元佐

湖中日氣午氛氳風外歌聲洲上聞青天不動閣沈樹白
鳥下處溪成雲浮空草綠春無盡隔浦橋平野欲分臨觴
此日卽脩禊却自亭前憶右軍 烟雨樓登眺

溪邊坐流水水流心自閒不知山月上松影落衣間
萬竹覆北窓長日睡初覺門前一片石新漲已堪濯 中
岳元佐書

寒風吹暮雨蕭颼入簷除燈前花竝落窓外葉同疎雁濕

應難度蝸旋疑自書悠悠相憑几雲抱石堂虛 賦得虛
牕夜雨項元洪

永日薰風夏序催西山遙望鬱崔嵬空中飛絮撩人去岩
畔餘花待賞開寶樹芳林堪息影清泉碧澗可浮杯與君
莫負山靈約早晚移文獻誚來 初夏約遊西山得杯字
同禹門兄作元洪

蕭疎短髮不勝冠臥起空齋過午餐幾種鳥聲新雨霽一
番花信朔風寒桔槔學圃於陵子木榻忘年管幼安懶慢
不須酬客難酒杯聊欲重交歡 喜所知過南園之作少
岳山人書

緇衣道者水雲家白袷先生醉帽斜幽興不窮清晝永風
前筆硯竹邊茶墨林項元汴

猗猗谷中香寫作琴上曲萬古聖人心幽花數枝玉 雪
居爲蘭如美人作

漢陽太守

翡翠成雙戲晚汀楚天烟淡屬春晴騷人底事多題咏香
蕊芳椒共此情心原野夫爲蘭如妹

克弘之印

湖上堂開霽色分湖空風澹水如紋家家燕乳楊花落處
處蠶眠柘葉紛脩竹欲滋三徑雨養魚常護一溪雲不辭
好事頻相過時向槎頭釣夕曛 南溪別墅漫興張服采
秀色凌雲益有神年來養就赤龍鱗和雲寫入高堂上相

伴人間住世人 古松咏陳芹

已入雲林調知無軒冕緣栖枝同息鷄抱葉類鳴蟬永日
壺尊盡涼風枕簟偏石闌閒種藥不是慕長年 長夏園
居張鳳翼

旅食遊南國王程計北燕開襟期此日分手愴何年郎署
秋增色儒衣夜泊船逢迎雖不減同調自相憐 寄朱比
部張獻翼

天上佳期近林間暑氣收遙憐河北渡正及火西流日暮
雲連夕星闌月在樓七襄纔入咏還擬賦悲秋 七夕立
秋張燕翼

雨收江水綠送別孝廉船陵到蝦蟆下磯來燕子前當壚
女二八射策士三千贈子魚腸鏑成名在少年 送友金
陵應試王穉登

欲識林中士言過山外樓諸天容客到尊酒爲僧留心鏡
巖巖曉松濤樹樹秋從來空寂地不用姓名投三堂杜大
中書

堂構千峰裏雲常載雨回新篁青欲滴古木翠成堆難試
謝公屐且傾陶令盃將窮奇絕處端不厭重來杜大綬
石上松千尺橋西水一灣杖藜從此去隨意看青山吳門
張元舉

閒支角枕暗銷魂藥碗薰爐書掩門忽憶天涯芳草路教
人低首怨王孫

荳蔻香清酒半醒回頭一盼最關情誰能繫取西窓月不
遣隣鷄報五更 項道民

窮髮垂巖度懸絲石蔓捫無風雲有幻不雨晝常昏石似
三生解人於百戰存飄飄任沙■何處出乾坤 登雲岫
談王戊事有感許光祚

霜月居然勝開軒面曲池團團青桂樹歷歷白榆枝好我
如加膝何人不解頤坐來寒漏徹猶道酒行遲 似愛荆

詞丈李維禎

昏黑尋山寺惟聽隔水鐘參差流荇藻窅窅削芙蓉十載

彌天遠三春片席從祇應同笑語何事隱寒松 訪友之

作長干杜義欽

槐三

蔚然蒼翠中宛爾真人氣石上一跏趺門前雙虎踞

子赴中侍齋師受天人供試問飽飡時滋味還殊衆 右

祖堂作雪浪洪恩

轉覺道路難豈料故人惜假我好樓居愛此春湖色湖上
梅花出短牆一開半落湖水香春陽羞澀杏花細桃花梨
花亦不忙君家有酒藏床頭可憐花月未肯游願君醉我
君亦醉花朝慎勿噀莫愁房櫳窈窕嬌欲留懊恨歸來織

月流不知此景誰能酬空將好句爲君投 題項子京樓
金華吳孺子

瓢杖淨如拭白頭何處來乾坤無汝竝狂狷有人猜詩句
經年鍛衣冠擬古裁每聞秋雨後蕭寺看莓苔 贈吳亶
鐵陳繼儒

真心無散亂他事不須斷過去已過了未來何用算亶宰
書於墨禪齋

鷗友鱸鄉兩不猜蒹葭千里散秋懷應憐六代風流地重
有青蓮賦鳳臺 右金陵作

池邊荷葉衣無畫墨臺畔松花拾有餘剛被世人知姓氏又
移茅屋入深居 爲愛荆先生書董其昌

明名公讌飲聯句詩卷

紙本詩中小注皆有注卷內
鈐縫白文半印凡七見不錄

○用東朱文

盍簪留味八分書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前直文華

殿太常寺丞用東金溥書深本朱兄弟同官宗伯二印下去白文

二月二日成憲宅讌飲聯句二首

一酌松醪興便生環幾人吟對燭花明顯江南別久還風

味鐸闕下交深不世情音溪荇采香青入饌東雨蕤烹滑

紫浮羹寬聯袂坐暖知春早泰宿火煨殘覺面頰武後閣

未開樽未盡庚中星初見斗初橫昊行蹤不用金吾問歸

路何妨月二更憲成



匆匆四老欲西還顯無奈東君興未慳環尊酒盡酣寒月
出鐸簾鈎初捲暮雲間東令嚴城柝驚心遠音坐久牀屏
睡思孱寬味得吳鄉莼苳美秦忘嗟客舍髭毛斑武况當
羣彥皆金馬庚豈惜狂夫倒玉山曼任是寒家且歡賞白
年渾有幾開顏憲周庚錄原已朱

樂吉堂
朱

刻日相期負友生月中歸騎踏空明癡兒故有勤渠態小
吏能無夙夜情華席竟勞虛下榻雕盤仍荷遠分羹常愁
短鬢忙中白肯惜頑顏醉後頰佳客宴歸星聚散新詩傳
看玉縱橫欲攀清會嗟何及宮漏聲沈燭又更

折簡相邀往復還佳期欲赴興非慳郵書忽報三邊警王
事難偷半日閒羣彥盡來天下傑一夫惟欠座隅孱玉牋
詩滿松烟濕金剪光寒燭淚斑冰柱才情多翰苑溪毛風
味逼家山細賡高調尋歡伯借得春風上面顏成憲先
生宅良會適以公事所縻不與晚歸和此泄興且以謝爽
約之過云耳庚子二月四日陸容書文朱職文
量題名方氏文

長洲
朱

不到高居魯兩生子與士常同此時望眼一雙明得來繡
句知多興未接清塵亦動情座有地僊陪地主味嘗吳酒
薦吳羹宮袍山月紛流彩魚尾燈光相映頰金馬人歡方

夜靜銅龍水滴正參橫朋簪莫惜頻々合歲月欺人易改
更

日中高會月中還猶恨雙丸爲客慳俗慮盡拋人境外好
懷都付酒杯間清遊把袂情偏洽白戰登壇句未孱翠釜
稻烹鸚鵡粒鴨爐香屑鷓鴣斑筵前已共歡車老眼底惟
應憶後山折簡明朝重有召却同李白醉頑顏

明日子與
士常同赴

宴長洲陳璠奉同

玉

白成

朱

璟泰和羅明仲司經局洗馬顯山海蕭文明兵科給事中
鐸黃巖謝鳴治音莆田陳師召東陽長沙李賓之皆翰林
侍講寬長洲吳原博泰太倉張亨父錢崑山陸鼎儀皆修

撰庚古吳周原己太醫院御醫旻崑山朱希仁石首縣學
教諭聯句旣成成憲旣請原己登卷復欲子綴數語于後
子無以復也特爲註其人而還之後三人之作皆以事不
赴補和者容文量兵部郎中邑同鼎儀璠玉汝官同文明
經士常監察御史姓邑自見不復註明年辛丑四月八日

寬書

真寬

博

二印
朱文

豫軒

朱文

遠來東郭訪先生槐巷風清竹牖明騎馬十年京國夢披
衣一咲故人情鄰家恰送鷄心棗兒子能調玉糝羹八韻
詩成須半白三盃酒後耳雙頰離筵黃葉尊前墮歸路青

山馬首橫傳食諸侯無寸補孟軻端是愧彭更

闕下諸公舊往還競將險句破天慳全收天地山川秀不放風雲日月閒詩卷集成知子好帶圍減盡咲余孱凌雲敢逐驥千里窺管時驚豹一斑暗裏年光飛似箭靜中仁者兀如山書淫畫癖前賢戒真樂還尋孔與顏 甲辰秋予訪成憲于長安里第留小酌且出此卷見示因用前韻賦此但愧續貂可咲耳沈暉識

時朱文蓋
進士文

力齋
白文
半印

塵途役役苦勞生良會空聞對月明終日驅車酬俗務隔宵折簡見多情通名誤寫門前刺染指能忘席上羹豪飲

也應憐蟻綠端居寧復歎魴頰舊知愧我盟偏爽白戰何人氣獨橫他日龍門還啓宴敢辭泥醉入深更

交誼非徒重往還平生杯酒未曾慳繫駒投轄無遺筭命酒徵歌不暫閒賓座羣公應具美詩壇傑句豈容孱謫仙豪宕杯傾斗狂素淋漓筆掃斑愛客更誰如北海携姬肯自比東山腐儒獨愧常多事不共尊前一解顏 成憲席上諸公有聯句之作余以他故負命因和補之形穢之誚亦自知其不能逃也會後十有二日上谷李經識

二印
朱文

飲成憲府博宅復取席間食物各賦一詩為樂非所

以爲飲食之人也予得火肉而詩先成遂首引之幸

丑歲八月十八日吳寬引

博原朱文

竹煙冉冉暗中浮佳味誰將製法求熊掌不勞重宴客羊頭何用亦封侯黑鬢彷彿逢公子白蹟分明出婺州飽後廚人還細聶一盤紅玉薦新筍

筍脯

長鉞休歌食有魚籜龍新脯出兵廚誰憐老可清饒久已是東坡大嚼餘炮鳳省供豪客燕擘麟空託列仙書舊傳蘆菹堪爲鮓一味香鮮恐未如東陵邵珪

檄朱文

赤棗

秋老疎林採剝頻酒筵登薦貴時新丹霞暈臉心同醉火齊堆盤顆更勻介壽却憐幽俗厚恤嫠還念杜陵仁煩君爲覓如瓜者持贈文園病渴人海虞李傑

賢世朱文

木桃

海東子熟壓枝低王母堂中壽域躋設具豈容先飯黍托根應見早成蹊共誇弟子投岩手不數先生釘坐梨飽啖何須頻竊取坐看衰老反孩提長洲陳璠

汝玉朱文

月餅

新樣嫦娥魄未藏玉塵描向後廚妝將瓶自吸寒泉冷入手齊分翠釜香灑灑雲頭空落句嗷嗷海口略充腸詩壇

老將傳餐罷力盡無煩更裹糧尹峰徐麤

山仲文白

蟹羹

斫雪雙螯劍戟齊天然風韻出鹽醯深湯沸鼎旋生眼小
筋供筵已破臍白雪流脂同石髓黃中含潤雜金齏人間
佳味無踰此莫惜青錢付酒奚吳江趙寬

栗夫文朱

消梨

秋堂供客飮消梨浪說河中有鳳棲一種香甜嘗蜜齋滿
盤明瑩見玻璃廣都分食名還詫御宿傳根事可稽到口
直能消我渴紀時宜與共留題海虞錢承德

恆世文朱

蕨芽

雨後新叢入筯肥筠籠小摘到柴扉灌畦不解山人拙抱
甕曾爲世俗譏白白嫩於南澗韭纖纖清比首陽薇書生
自道全知味肉食誰能早覺非東崑丁鏞

鳳儀文白石朱

○朝廷清明四方無事士大夫燕會多以文字相娛樂
更唱迭和動成鉅卷其聯句則惟城西李侍講輩爲
盛予去京師五年不意城東聯句爲尤盛蓋同鄉多
聚于此而匏菴病逸石城諸公又才氣相敵故會則
以此爲歡所謂簫鼓琵琶合著一家者而吾成憲於
其間號爲翹楚尤可愛予也潦倒無能將欲會諸君
與劇豪吟之際從旁袖手以觀勍敵或者求濟師亦

得以贊一著今成憲遠有千里之行念盛時之難遇

歎朋遊之不偶因其出示茲卷輒書以識成化十八

年秋季月十七日吳郡李應禎李應禎印貞二印

○余方在至和塘畚缶煩猥之間而王君以此見示且

命之題忽忽披誦輒復舍去雖欲如君謙之頓還故

興亦不可得矣文灝識秀朱

○累日塵土中無復知有文字之樂及讀此卷頓還故

興吳門楊循吉奉題循朱君謙文白

○讀諸公倡和之作猶昨日事而其間存亡離合已有

不勝其可感者矣王鏊濟朱文蓋題名

○思古齋朱

予至京師造府博成憲鄉先生所坐話移時蒙示與

故交諸君子聯句一大卷時晚莫不暇觀因袖歸街

東寓舍觀自燈下卒未竟倦且臥明日觀始竟恍若

閱府原蹟府武庫甲兵光彩森然奪目噫敵真可畏

矣哉莫復自它歸燈下枝癢不可耐乃不自量追次

卷首二韻藁成而臥又明日始填寫卷尾畏而避之

固不趨三舍而已也借使府博復後會舉故事或一

招引予將量敵後進未省敢操戈入室否而於我乎

扶傾濟弱尚有望於府博焉幸無靳

江湖奔走二毛生正值車書屬聖明行李又爲燕市
客羈囚頻動楚鄉情故人辱愛遺長卷滋味能甜勝
大羹把玩孤燈烟焰碧懷慙雙頰肉皮頰漫空笙籟
商聲沸滿紙龍蛇筆陣橫歡劇睡魔潛退聽披衣兀
坐了殘更

歲逐東流不復還無情造物一何慳每嫌白髮來催
老那就紅塵暫乞閒遊宦從教家在別哦詩拚得骨
都孱坐娛孤館苔凝綠夢憶諸兒袖舞斑文軌混同
全盛世雲霞繚繞太行山皇恩許大難爲報三復低
眉愈厚顏 寓金陵蘇人沈鍾丙午九月廿六日

律仲

朱
庚辰白
進士文

軒

赤
松子

三印
白文

○明名公石湖夜汎詩卷

灑金紙本內殷詩小字自註

有竹居

文白

夜汎詩引

吟嘯孫君挾詩自關中來遊于吳自視山川風物皆客程
郵傳以供吾詩料也高步雄談傍若無人謂予曰子知詩
欲知我夜汎云者乎乃掀髯朗誦聲振林木其豪氣逼人
座客爲之斂衽余曰請從隗始豈有倡而無和者哉遂和
云云旣而休寧程師魯餘姚聞人汝弘輩皆嗣響連音得
若干首常熟吳瑞卿繪爲圖系書成卷孫君復自和以洩
其不下之豪不屈之強座客亦各自諷爲樂侑之以酒觥

壽相錯以泊一日之勝孫君曰古人於一晤合頃多紀有
詞章示有以傳也然傳不傳在乎其人又在乎其言余鄙
人也言亦鄙矣孫君曰徐凝一惡語尚傳如君者幾何人
哉相顧發大笑推余老以引詩篇之首云正德己巳六月

一日沈周

沈氏朱白石
啓南文翁文

望望蒼茫裏閒雲度渚田山空偏受月水闊不分天酒殘
初侵夜星河半在船白袍江海上樗散自年年關西孫一

元

初朱
文

夜遊同白日波靜似平田撥漿水開路洗杯江動天誅求
思樂土談笑有吾船明月代秉燭老懷追少年長洲沈周

白后

翁文

有月稱良夜無風水似田遨遊如兩日俯仰一般天鳴鶴
驚吹笛眠鷗避過船何須論赤壁壬戌認今年休寧程曾
曉風吹落木鴻鴈下湖田蕭索江南路蒼茫歲暮天聊對
長康酒難忘范蠡船石川茅屋在歸去是何年

道主故
云長康

游太湖用太初泛月韻壽張殷雲霄

石川朱
文

湖波含暝色望望遠連田趁月忙移棹乘風穩坐天繼蘇
還有笛後米豈無船遊實平生冠詩篇特記年海虞錢仁

夫

弘士
文朱

入夜清溪泛殘汀水接田露華涼枕簟月色淨江天浩蕩

坡翁興飄搖太乙船遊人恣吟嘯消受太平年錢承德

恆世

文朱

烟斂依依樹鷗飛漠漠田短簫吹夜月高興落江天遠火
搖輕浪跳魚驚過船良辰不易得吾敢卜明年文壁奉同

六字

文白

微茫風日暮歸鳥下青田暝色遙吞樹波容澹寫天豚魚
不吹浪菱葉故迎船咲殺鴟羹子浮家不記年一元次

山人

文朱

牢落風塵際空餘種玉田海潮生子候山月在庚天道眼
橫秋水驚風簸客船桃花春玉洞一咲已千年崑山顧鼎

臣

和九

文朱

鼓枻吳門夜豪吟訪石田舉杯催吸月得句恐驚天賓從
爭分韻魚龍欲避船重遊定何日陳跡付他年聿菴彭澤

物齊

文朱

漫漫五湖景役役百年客霜容舍廣墟申椒不堪摘葭管
復氣候幽人事薰塞遙山爲誰青遠水傷心白燕臺黃金
重縣圃丹霄隔終當吸沆瀣遲回結松柏 壬申冬十月
廿日余與顧九和孫太初殷近夫顧與成遊太湖賦此太
初極談昔年夜泛之樂出此卷應畫其末志同調也粵鄭

善夫

繼之

文朱

野泛值秋暮霜悴荷田田江曉月墮地波明人坐天河影
淡入酒鴈行低近船壯遊除此樂湖海漫經年仁和張傑
次韻

○明女玉臺翰墨餘芳

萬曆間名媛

洞天去人九萬里涼風吹雲天似水珠扉高啓赤霓翔冰
簾漾中素練舉碧花瑤草簇闌干張君危坐聽啼鸞翠蜃
吹涎作樓閣青田小龍耕曉烟璇宮桂花秋露滑吳剛玉
斧香凝屑絳節高飄阿母來藕黃衫子翠羅鞋晏香鳴箏
婉華舞笙歌沸空擁吹臺自向東王一卮壽啾啾白麟天
半走貝闕人歸龍夜吼 右天上謠東海徐媛小淑氏
鳴蟬寂無聲間夜涼颼發薜荔覆檐楹葉際見孤月流光
入房櫳徘徊照華髮撫景一長嗟終古誰不沒棄世學神
僊徒勞鍊金骨寒山趙氏陸

平原內史

華袞輕於一字褒僂家姊妹出蓬蒿媿無芳躅追彤史
得虛名動彩毫廣陵雲濤烟鬟氏

花牋處處有儂名欲動春風欲嘖鶯對月瞻雲吟秀句幽
閨一倍使人清適楚月液纖黛氏

綺牕得聽梅花弄至今暗香猶襲人也小女胸妹告借秋
鴻新譜特遣婢子顧影叩領贈戴氏二姬一絕附正

雲鬟月面兩相宜濤作秋波液是脂我見猶憐而况若江
妃漢女莫猜疑 外曲中衛宛若楊三秀作容錄呈一品

題之眉社女弟張徽卿阿亭四子計都門分袂抵家無日不思念賢姊暨令愛輩想吉人有

天相自多獲福為慰夏初准望吾姊東歸妹在金閨奉迎
以傾積懷近聞吾姊為夫君納寵德望斗山矣茲因鴻便
聊附八行恭候歸楊門吳氏欽祚

○近代名閨以書表著者吳中為范夫人徐小淑趙大

家陸卿于清漳為柯孝廉配張徽卿阿亭四子寓白下有女
弟子雲濤月液與余清瑤君投分所遺詩札類亦曾言及濤液其鸞舞

鳳豈僅鸚哥嬌也清瑤亦有贈言及濤液其一云妙
撫樂毅衍波牋鐵畫銀鈎字樣圓姊正臨池洗端石

妹先題葉弄輕烟更婁東楊棘丞夫人尤與清瑤子
善別後發其郵翰穆若清冰瀉玉壺馬時奉准女郎

楊妃心孃六精黃庭小楷沙宛在彩坊蘭亭却
娥婉然二宣亦揚叔卿婉素喜作麻姑壇潘髯稱得
其一深齊紈可易百錦大足掩映林下風而吾禾有
十三齡女童徐範能摹諸家體賣字自活為沈伯姬
鳳華所書古詩十九首入石徐媛跋有云筆彩生芳
墨香含素歐率更允拜下風衛夫人終當北面至自
嫌每草榻便作凍蠅其推重可知美伯姬妹瑤華詞
翰亦佳惜咸全世月香居士徒搗琉璃管追之耳又
范夫人為清瑤書五言於便面別號無為道人尚憶
西句扣齒風雷響挑燈日月光落筆洒洒應是墨池

仙子駕水定香居士玉識於書帶草草牕

式古堂書畫彙考

蓋年

卞永譽

纂輯

男之鈞分

姪巖考訂

莆田 林一麟
渤海 高北

考訂

會稽 潘熹

畫卷之一 畫論

○唐王右丞山水論 或云李成作

凡畫山水意匠筆先丈山尺樹寸馬分人遠人点目遠樹
無枝遠山魚石心人如眉遠水魚次高巖聖齊此足訣也

山水畫

一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山腰雲 泉奔樓臺樹塞道路 塞石看三面路者
兩岐樹看頂額亦看風脚此尸法也凡畫山水平曠通天
者巔峭峻相連者嶺有穴者岫峭壁者崖懸石者巖形圓
者巒路通者川兩山夾道名為壑也兩山夾水名為澗也
似嶺而高者名為陵也極目而平者名為坂也依此者粗
別山水之髣髴也觀者先看氣象後辨清濁定賓主之朝
揖列羣峯之威象多則亂少則慢不多不少要分遠近遠
山不得連近山遠水不得連近水山腰掩抱寺舍可安斷
岸頽隄小橋可置有路處則林木岸絕處則古渡水斷處
則垣樹水闊處則征帆林密處則店舍臨巖古木根斷而

纏藤臨流石岸嵌空而水痕凡畫林木遠者疎平近者高
密有葉者枝嫩柔無葉者枝硬勁松皮如鱗栢皮纏身生
土上者根長而勁直生石上者峯曲而伶仃古木節多而
半死寒林扶疎而蕭岑有雨不分天地不辨東西有風無
雨只看樹枝有雨無風樹頭偃低行人傘笠漁父蓑衣雨
霽則雲收天碧薄霧霏微山添翠潤日近斜暉早景則千
山欲曉霧靄微々朦朧殘月氣色昏迷晚景則山脚紅日
帆捲江湄路行人急半掩柴扉春景則霧瑣烟籠長垣引
素水如藍染山色漸青夏景則古木蔽天綠水魚皮穿雲
瀑布近水幽亭秋景則天如水色蒼々幽林鴻鴈秋水蘆

鳥沙汀冬景則借地為雲樵者負薪漁舟倚岸水淺沙平
凡畫山水須按四時或曰烟籠霧鎖或曰楚岫雲歸或曰
秋山曉霽或曰古塚斷碑一云古渡橫舟或曰洞庭春色或曰荒
路人迷如此之類皆為畫題山頭不得一樣樹頭不得一
般山藉樹而為骨樹不可繁要見山之秀麗山不可亂須
顯樹之精神能如此者可謂名手之畫山水也

張彥遠論鑒藏書畫

夫識書人多識畫自古蓄積寶玩之家固亦多矣則有收
藏而未能鑒識鑒識而不善閱玩者閱玩而不能裝褫裝
褫而殊亡銓次者此皆好事者之病也貞觀開元之代自

古盛時天子神聖而多才士人精博而好藝購求至寶歸
之如雲故內府圖書謂之大備或有進獻以獲官爵或有
搜訪以獲錫賚又有從來蓄聚之家自號圖書之府蓄聚
既多必有佳者妍蚩渾雜亦在銓量是故非其人雖近代
亦朽蠹得其地則遠古亦完全其有晉宋名跡煥然如新
已歷數百年紙素彩色未甚敗何故開元天寶間蹤或已
耗散良由寶之不得其地也夫金出於山珠產於泉取之
不已為天下用圖畫歲月既久耗散將盡名人藝士不復
更生可不惜哉夫人不善寶玩者動見勞辱卷舒失所者
操操使損不解裝褫者隨手棄捐遂使真跡漸少不亦痛

哉非好事者不可妄傳書畫近火燭不可觀書畫向風日
正飡飲唾涕不洗手並不可觀書畫昔桓立愛重圖書每
示賓客有非好事者正飡寒具以手捉書畫大點汚立惋
惜移時自後每出法書輒令洗手人家要置一平安床褥
拂拭舒展觀之大卷軸宜造一架觀則懸之凡書畫時時
舒展卽免蠹濕余自弱年鳩集遺失鑒玩裝理晝夜精勤
每獲一卷遇一幅必孜孜葺綴竟日寶玩可致者必貨敝
衣減糲食妻子僮僕切切嗤笑或曰終日爲無益之事竟
何補哉旣而歎曰若復不爲無益之事則安能悅有涯之
生是以愛好愈篤近於成癖每清晨闌景竹窓松軒以千
乘爲輕以一瓢爲樂身外之累且無長物唯書與畫猶未
忘情旣頽然以忘言又怡然以觀閱常恨不得竊觀御府
之名跡以資書畫之廣博又好事家難以假借况少真本
書則不得筆法不能結字已墜家聲爲終身之痛畫又迹
不逮意但以自娛與夫熬熬汲汲名利交戰於胸中不亦
猶賢乎昔陶隱居啓梁武帝曰遇固博涉思未能精苦恨
無書願作主書令史曉愛楷隸又羨典掌之人人生數紀
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惟恣五慾實可愧恥每以
得爲才鬼猶勝頑仙此陶隱居之志也由是書畫皆爲精
妙况余凡鄙於二道能無癖好哉

五十一
珊瑚網云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云彥遠字愛賓河東人
能文字學隸書外多喜作八分書其家乃富有典刑而
落筆不愧作者著法書要錄一十卷歷代名畫記十卷
自序其右云得此二書則書畫之事畢矣繡里平陽氏
忠魁世裔家藏本

○宋鄧公壽畫繼

畫者文之極也故古今之人頗多著意張彥遠所次歷代
畫人冠裳大半唐則少陵題詠曲盡形容昌黎作記不遺
毫髮本朝文忠歐公三蘓父子兩晁兄弟山谷後山宛丘
淮海月巖以至漫仕龍眠或評品精高或揮染超拔然則

畫者豈獨藝之云乎難者以為自古文人何止數公有不
能且不好者將應之曰其為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畫者寡
矣其為人也無文雖有曉畫者寡矣

畫之為用大矣盈天地之間者萬物悉皆含毫運思曲盡
其態而所以能曲盡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傳神而已
矣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此若唐深鄙衆工
謂雖曰畫而非畫者蓋止能傳其形不能傳其神也故畫
法以氣韻生動為第一而若唐獨歸于軒冕巖穴有以哉
自昔鑒賞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獨唐朱景真撰唐
賢畫錄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黃休復作益州名畫記

乃以逸為先而神妙能次之景真雖云逸格不拘常法用表賢愚然逸之高豈得附于三品之末未若休復首推之為當也至徽宗皇帝專尚法度乃以神逸妙能為次

予嘗取唐宋兩朝名臣文集凡圖畫紀詠考究無遺故于羣公畧能察其鑒別獨山谷最為精嚴元章心眼高妙而立論有過中處少陵東坡兩翁雖注意不專而尺機本高一語之確有不期而自合者杜云妙絕動宮牆則壁傳人物須動字始能了請公放筆為直幹則千丈之姿于用筆之際非放字亦不能辨至東坡又曲盡其理如始知真放本細微不比狂華生客慧當其下筆風雨快筆所未到

氣已吞非前身顧陸安能道此等語耶

予作此錄獨推高雅二門餘則不若立褒貶蓋見者方可下語而聞者豈容輕議嘗考郭若虛論成都應天孫位景朴天王曰二藝爭鋒一時批觀傾城士庶看之闐噓予嘗按圖熟觀其下則知朴務變怪以倣位正如杜默之詩學盧仝馬異也若虛未嘗入蜀徒因所聞妄意比方豈為歐陽炯之誤耶然有可恕者尚注幸顯之論謂朴不及位遠甚蓋亦以傳為疑也此予所以少立褒貶

郭若虛所載往往遺畧如江南之王凝花鳥潤州僧修範湖石道士劉貞白松石梅萼蜀之童祥許中正人物仙佛

丘仁慶花王延嗣鬼神皆名筆也俱是熙寧以前人物

山水家畫雪景

見李咸熙犀峯霽雪圖外錄

李營丘多才足學之士也

見李營丘寒林平野圖外錄

畫之六法

見李龍眠孝經圖外錄

米元章云

見元章自寫真外錄

鳥獸草木之賦狀也其在五方自各不同而觀畫者獨以其方所見論難形似之不同以為或小或大或長或短或豐或瘠互相譏笑以為口實非善觀者也蜀雖僻遠而畫手獨多子四方李方叔軾德隅齋畫而蜀筆居半德麟貴公子也蓄畫聚數十函皆留京師所載止襄陽隨軒絕品

多已如此蜀學其盛矣哉畫之逸格至孫位極矣後人往往益為狂肆石恪孫太古猶之可也然未免乎儷鄙至貫休雲子輩則又無所忌憚者也意欲高而未嘗不卑實斯人之徒歟蜀之羅漢雖多最稱盧楞伽其次杜楷丘文播兄弟耳楞伽所作多定本止坐立兩樣至於侍衛供獻花石松竹羽毛之屬悉皆無之不足觀杜丘雖各有此筆意不甚清高俱愧長沙之武也

舊說楊惠之與吳道子同師道子學成惠之恥與齊名轉而為塑皆為天下第一故中原多惠之塑山水壁郭熙見之又出新意遂令巧者不用泥掌止以手槍泥于壁或凹

或凸俱所不問乾則以墨隨其形跡暈成峰巒林壑加之樓閣人物之屬宛然天成謂之影壁其後作者甚盛此宋復古張素敗壁之餘意也

大抵收藏古畫往往不對或斷縑片紙皆可珍惜而又高人達士恥于對者十中八九而俗眼遂以不成器目之夫豈知古畫至今多至五百年少至二三十年那得復有完物斷金碎玉俱可寶也

榮輯子邕酷好圖畫務廣藏蓄每三伏中曝之各以其類循次開展徧滿其家每一種日日更換旬日始了好事家鮮其比也聞之故老曰承平時有一不肖子質畫一匣于

人家凡十餘圖每圖止各有其半或橫或豎當中分剪如維山戴特徐熙芙蓉桃花崔白翎毛無一全者蓋其家兄弟不義之甚凡物皆如是分之以爲不如是則不平也誠

可傷歎以上論遠

徽宗建龍德宮成命待詔圖畫宮中屏壁皆極一時之選上來幸一無所稱獨顧壺中殿前柱廊拱眼斜枝月季花問畫者爲誰實少年新進上喜賜緋褰錫甚寵皆莫測其故近侍嘗請于上上曰月季鮮有能畫者蓋四時朝暮花藥葉皆不同此作春時日中者無毫髮差故厚賞之

宣和殿前植荔枝旣結實喜動天顏偶孔雀在其下亟召

畫院衆史令圖之各極其思華彩爛然但孔雀欲升藤墩先舉右脚上曰未也衆史愕然莫測後二日再呼問之不知所對則降旨曰孔雀升高必先舉左衆史駭服

宣和殿御閣

見展子虔四載圖外錄

聞之薛志曰明達皇后閣初成左廊有劉益所畫百猿後志于右畫百鶴以對之舉動各無相犯頗稱上旨賞賚十倍也

政和間每御畫扇則六宮諸邸競皆臨倣一樣或至數百本其間貴近往往有求御寶者

先大父在樞府日有旨賜第于龍津橋側先君侍郎作提舉官仍遣中使監修比背畫壁皆院人所作翎毛花竹及家慶圖之類一日先君就視之見背工以舊絹山水揩拭几案取觀迺郭熙筆也問其所自則云不知又問中使乃云此出內藏庫退材所也昔神宗好熙筆一殿專皆熙作上卽位後易以古圖退入庫中者不止此耳先君云幸奏知若只得此退畫足矣明日有旨盡賜且命輦至第中故第中屋壁無非郭畫誠千載之會也

政和間有外宅宗室不記名多蓄珍圖往往王公貴人令其別識於是遂與常賣交通凡有奇蹟必用詭計勾致其家卽時臨模易其真者其主莫能別也復以真本厚價易

之至有循環三四者故當時號曰便宜三

勾處士不記其名在宣和間鑒賞第一眷寵甚厚凡四方所進必令定品欲命以官謝而不爲止賜處士之號令待詔畫院

畫院界作最工各以新意相尚嘗見一軸甚可愛玩畫一殿廊金碧焜耀朱門半開一宮女露半身于戶外以箕貯果皮作棄擲狀如鴨脚荔枝胡桃榧栗榛茨之屬一一可辨各不相因筆墨精微有如此者

祖宗舊制凡待詔出身者止有六種如模勒書丹裝背界作種種飛白筆描畫欄界是也徽宗雖好畫如此然不欲以好玩輒假名器故畫院得官者止依倣舊制以六種之名而命之足以見聖意之所在也

本朝舊制凡以藝進者雖服緋紫不得佩魚政宣間獨許書畫院出職人佩魚此異數也又諸待詔每立班則畫院爲首書院次之如琴院碁玉百工皆在下又畫院聽諸生習學凡系籍者每有過犯止許罰直其罪重者亦聽奏裁又他局工匠日支錢謂之食錢惟兩局則謂之俸直勘旁支給不以衆工待也睿思殿日命待詔一人能雜畫者宿直以備不測宣喚他局皆無之也

圖畫院四方召試者源源而來多有不合而去者蓋一時

所尚專以形似苟有自得不免放逸則謂不合法度或無師承故所作止衆工之事不能高也
凡取畫院人不專以筆法往往以人物爲先蓋召對不時恐被顧問故劉益以病贅異常雖供御畫而未嘗得見終身爲恨也

高麗松扇如節板狀其土人云非松也乃水柳木之皮故柔膩可愛其紋酷似松栢故謂之松扇東坡謂高麗白松理直而疎析以爲扇如蜀中織機欄心蓋水柳也又有用紙而以琴光竹爲柄如市井中所製摺疊扇者俱精緻非中國可及展之廣尺三四合之止兩指許所畫多作士女

乘車跨馬踏青拾翠之狀又以金銀屑飾地面及作星漢星月人物粗有形似以其來遠磨擦故也其所染青綠奇甚與中國不同專以空青海綠爲之近年所作尤爲精巧亦有以絹素爲團扇特柄長數尺爲異耳山谷題之云會稽內史三韓扇分送黃門畫省中海外人烟來眼界全勝博物注魚蟲蘋汀遊女能騎馬傳道蛾眉畫不如寶扇真成集陳隼史臣今得殺青書

倭扇以松板兩指許砌疊亦如摺疊扇者其柄以銅鑿錢環于黃絲條甚精妙板上畧畫山川人物松竹花草亦可喜竹山尉王公軒惠恭后家嘗作明州舶官得兩柄

西天中印度邵蘭陀寺僧多畫佛及菩薩羅漢像以西天
布爲之其佛相好與中國人異眼目稍大口耳俱怪以帶
掛右肩裸袒坐立而已先施五藏于畫背乃塗五彩于畫
面以金或朱紅作地謂牛皮膠爲濁故用桃膠合柳枝水
甚堅漬中國不得其訣也邵太史知黎州嘗有僧自西天
來就公廨令畫釋迦今茶馬司有十六羅漢

以上論近

張澹岳畫錄廣遺

予頃自右轄得請溢江在官八十日卽有田鴈之貶暮年
解網以江湖盜賊充斥屣轉嶺嶠久乃僅還江南寓于臨
川祿厚身閒杜門無事因搜閱舊所藏圖書追憶異時接

賢士大夫議論之餘采摭商榷著爲畫錄廣遺一卷昔戴
安道就范宣子學范見其畫以爲無用之事不必虛勞心
思安道乃畫南都賦范觀之嗟嘆以爲有益乃亦學畫故
張彥遠謂畫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誠不可誣也然予所
著錄位置品數或有未當尚幾博雅君子爲予是正庶有
傳焉紹興己未十二月甲子澹岳居士張澹叙

徽廟御畫居卷之首不第門目

徽廟萬機之餘游藝天縱神明用意兼有顧陸曹吳荆關
李范之長花竹翎毛專徐熙黃筌父子之美嘗于辛企宗
處見高麗匹紙寫江鄉動植之物莫不臻妙又見鬻畫者

持十二景十四幅每幅用觀音紙一張長可五尺許作朝
雲弄日晚雨昏江漁市晨烟江村晚靄遙山驟雨疊嶂殘
霞霧鎖松溪雪迷山路澄江印月晴麓橫雲春谷冰銷秋
山雨霽官橋雨栢野渡風松每景御題其目印以御畫之
寶寶縱廣五寸泱泱哉天人之極趣也回視宋迪之八景
么麼何足道哉又有八勝橫看無朝雲晚雨春谷秋山官
橋野渡六段景題云因閱宋迪八景戲筆作此名之八勝
圖云

胡巖徵五代石晉時人子家有李伯時蠟本吳道子天王
橫看題云大晉天福五年太歲庚子正月十五日寫兩本

勘會皆吳生本互有真偽恐此後世之古迹精志傳寫後
學之人勿輕耳晉功胡巖徵記就郭若虛圖畫見聞志錄
五代殆百人而不及巖徵豈若虛未之知耶伯時手摹其
迹於二百年之際固非碌碌者也 右一

李伯時人品如晉宋間人物本江南李氏之遠族世居廬
州之舒城縣父賢良公六論過閣被黜伯時中熙寧丙科
卽隱龍眠山十年不求仕自號龍眠山人又曰龍眠三李
王介甫居金陵以詩招之曰能爲白下東南尉藜杖疏巾
得往還元祐中侍御史董敦逸薦爲御史臺主簿檢法官
辨正咸陽所貢玉璽議論爲朝臣第一詔用其說改元行

典禮焉卒于朝奉郎丹陽蔡天啟誌其墓翟公異書之石
博古善畫尤長于佛神人物率不入色而精微潤徹六法
該暢世謂王右丞後身有離騷九歌圖龍眠山莊圖蓮社
十八賢支遁相馬五王夜歸列子御風孝經圖玻璃鏡繁
杏圖傳于世而作觀音尤亞吳生小楷亦精密云 右二
鍾山隱翁不知何許人米元章畫史云鍾峰白蓮居士又
鍾峰隱居又稱鍾隱者皆李重光自題號意是鍾山隱居
耳上有內殿圖書之印及押字建昌軍南豐有人蓄六幅
梅花雉鷄圖相傳李後主畫圖角有鍾山隱翁字予訪得
之乃輒去題字然筆勢峻清如金錯書所作花竹超然不

羣非後主不能也 右三

張宗古國初人莫詳其鄉里或謂與趙評事同時予家有
畫林石四幅根幹雄強撒梢富潤林石悉有凍色而雪冒
之每暑月張之于壁覺寒風襲人不殊劉褒北風圖也顧
其畫世間少見而人稀道其名 右四

陳陽江西人往來臨川建昌二郡嗜酒放逸作林石清峭
奇古多用黃心皮木不以筆也嘗自詠云解畫無根樹能
描似病人作大樹浮生石上有萬牛不拔之氣蘓子瞻謂
蔡規學畫于陳陽而過之悞矣規何能望陳之彷彿也

右五

米芾襄陽人終于禮部員外郎致仕書爲本朝第一喜畫
丹陽一帶江山爲袖卷如淨名圖海岳家山圖皆超然拔
俗有凌雲之姿其子友仁繼其學作水墨橫看亦駁駁有
父風 右六

顏博文字持約任著作佐郎晚有鄭虔之貶作山水橫看
頗有清致在五羊衣食不給至賣畫以自活竟死瘴鄉
右七

吳真鴈蕩山野人或謂隸赤籍畫龜鶴高妙前無古人每
鬻于市舉止狂異人不能測或邀數倍之價或得錢輒售
人疑其隱于龜也予家有十二龜龜皆有名神采驚人卓

然一絕 右八

張遠太原人善畫山水林石專法李成其合處乃亂真也
江西提舉陳商彥頃官太原得其臨李成壁上四時景山
水八幅清遠恬暢非許郭之流所可望也 右九

鄭天民崇寧間士人學董北苑予有山水半幅頗清奇
右十

范正夫字子立忠宣公之猶子德孺之子也善畫馬得龍
駉典刑予有子立所作詩意一幅蓋雪天也極溫雅清麗
與晁以道以詩文往還 右十一

蘇玠趙廣皆舒城人玠受筆法于龍眠廣又受于玠焉玠

畫合處幾于出藍後梁師成引入書藝局一旦馬羣幾空
俄爲人口苑廣落墨尤超詣予嘗令其作盧稜伽羅漢磨
墨之次連飲數觥落筆如風雨近時所未有也 右十二
畫錄廣遺畢 庚戌八月中秋譔畢于王陽谷家手寫
于吳中武狀元坊寓廨之東窓

沈存中圖畫歌

畫中最妙言山水摩詰峯巒當面起李成筆奪造化工荆
浩開圖論千里范寬石澗烟林深枯木關仝極難比江南
董元僧巨然淡墨輕嵐爲一體宋迪長于遠與平王端善
作寒江行克明已往道寧逝郭熙遂得新來名花竹翎毛

不同等特出徐熙入神境趙昌護色古無如王友劉常亦
堪逞黃筌居家及譚宏鷗鷺春葩蜀中景艾宣孔雀世絕
倫梅行思雞皆妙品惟有長沙易元吉豈止獐猿人不及
鵬鷹飛動羨張涇番馬胡瓌岌然立濠梁崔白及崔慤蘆
鴈屏風供御幄海州徐易魚水科鱗鬣如生頗難學金陵
佛像王齊翰顧德謙名家雅玩老曹菩薩各精神道士李
璽俱偉觀星辰獨尚孫知微盧氏楞伽亦爲伴勾龍爽筆
勢飄颻錦里三人競輝煥西川女子分十眉官粧撚線周
昉肥堯民擊壤鼓腹笑滕王蛺蝶相交飛居寧草蟲名浙
右孤松韋偃稱世稀韓幹能爲大宛馬包鼎虎有驚人威

將軍曹霸善圖寫玉花驄馬今傳之馭人相扶似偶語老
杜詠入丹青詩少保薛稷偏工鶴雜品皆奇推石恪戴嵩
韓滉能畫牛小景惠崇烟漠漠唐僧傳古精畫龍毫端想
與精神通拏珠奮身奔海窟鬣如飛火騰虛空忠恕樓臺
偏有功山頭突出華清宮用及象坤能畫鬼觜角鐵面頭
鬚鬆侯翼曾爲五侯圖海山聚出風雲烏爾朱先生著儒
服呂翁碧眼長髭鬚愷之維摩失舊跡但見累世令人模
探微真蹟存一本甘露板壁狡猊枯操蛇惡鬼吐火獸鑿
名道子傳姓吳僧繇殿龍點雙目卽時便有雷霆驅仙翁
葛老度溪嶺瀟灑數幅名移居輞川山水并捕魚長汀亂

葦寒踈踈予家所有將盈車高下百品難具書相傳好古
雅君子覩詩觀畫言無虛

宋襄陽畫學

大抵畫今時眼生者卽以古人向上名差配之似者卽以
正名差配之好事者與賞鑒之家爲二等賞鑒家謂其篤
好編閱記錄又復心得或自能畫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
或有貲力元非酷好意作標韻至假耳目于人此謂之好
事者置錦囊玉軸以爲珍祕開之或笑倒余輒撫案大呌
曰慙惶殺人

無名人畫

見戴嵩牛
圖外錄

今人絕不作故事者繇所爲之人不考古衣冠皆使人發笑古人皆云某圖是故事也蜀人有晉唐餘風國初以前多作之人物不過一指雖乏氣骨亦秀整林木皆用重色清潤可喜今絕不復見矣

唐初畫舉人必鹿皮冠縫掖大袖黃衣短至膝長白裳也蕭翼御史至越見辨才云著黃衣大袖如山東舉子用證未軟褻白襪也李白像鹿皮冠大袖黃袍服亦其制

鑒閱佛像故事圖以勸戒爲上其次山水有無窮之趣尤以烟雲霧景爲佳其次竹木水石其次花草至於士女翎毛貴游戲閱殊不入清翫家具眼

大略人物牛馬一模便似山水摹皆不成山水心匠自得處高也

余少收畫

見宋元章陽朔山圖外錄

京西工拙其屏風上山水林木奇古坡岸皴如董源乃知人稱江南蓋自顧以來皆一樣隋唐及南唐至巨然不移至今池州謝氏亦作此體

坦然明白易辨者顧陸吳周昉人物滕邊徐唐祝花竹翎毛荆李關董范巨然劉道士山水戴牛曹韓馬韋馬亦復難辨蓋相似衆也

蘓氏種瓜圖純畫故事蜀人多作此等畫工甚非閻立本

筆立本畫皆著色而細銷銀作月色布地今人收得便謂之李將軍思訓皆非也江南李主多有之以內合同印集賢院印印之蓋收遠物或是珍貴

孫知微作星辰

見知微十一曜圖張丑跋內

武岳學吳有古意子洞清元作佛像羅漢善戰掣筆作髭髮尤工天人畫壁髮彩生動然絹素畫以粉點眼久皆先落使人惜之南嶽後殿壁天下奇筆

傅古

見圖繪寶鑑他本作傳

龍如蜈蚣董羽龍如魚

東丹王胡瓌

見李贊華人圖外錄

滕昌祐邊鸞徐熙徐崇嗣皆如生黃筌惟蓮差勝雖富艷

皆俗

黃筌畫

見筌龍圖外錄

易元吉徐熙後一人而已善畫草木葉心翎毛如唐徐後無人繼世但以猿獐稱可歎或曰畫孝嚴殿壁院人妬其能只令畫獐猿竟為人所鳩

錦峰白蓮居士

李主山水

俱見李後主江山撫勝圖外錄

唐希雅作林竹韵清楚但不合多作禽鳥又作棘林間戰筆小竹非善是效其主李重光耳

江南周文矩士女

見文矩戲嬰圖外錄

畫論十九

董源平淡天真見董源蕭湘圖外錄書畫舫內

董源峰頭見前圖外錄

巨然師董源見董源江南山色圖外錄畫鑒內

荆浩善為雲見浩山莊圖外錄

關仝人物見仝仙游圖外錄

李成師荆浩見荆浩山莊圖外錄

李成淡墨

范寬山水俱見范寬臨流獨坐圖外錄

三端學關仝人物益入俗

道士牛戩筆墨虛縱放亦不俗格固在艾宣惠崇寶覺

張涇之上也

禮部侍郎燕穆之司封郎宋迪直龍圖閣劉明復皆師李

成復古比二公特細秀作松枝而無向背荆楚細甚秀

趙昌王友之流如無才而善佞士初甚可惡終須憐而收

錄柴堂嫁女亦不棄

趙昌王友譚鬻輩得之可遮壁無不為少程坦崔白侯封

馬賁張自方之流皆能汗壁茶坊酒店可與周越仲翼草

書同掛不入吾曹議論得無名古筆差排猶足為尚友

江南劉常花氣格清秀有生意在趙昌王友之上

江南陳常以飛白筆作樹石有清逸意人物不工折枝花

亦以逸筆一抹為枝以色亂點花欲奪造化本朝妙工也
李甲華亭逸人作逸筆翎毛有意外趣木不佳

蘓子瞻常作墨竹

見子瞻萬竿
烟雨圖外錄

王詵學李成

見詵畫卷外
錄畫繼內

嗣濮王宗漢作蘆鴈有佳思

大夫蔣長源作著色山水頂似荆浩松身似李成葉取真
松為之如靈鼠尾大有生意石不甚工作凌霄花纏松亦
佳作

章友直善畫龜蛇以篆筆畫亦有意又能以篆筆畫棊盤
筆筆相似其女並能之

伯時病右手

見宋元章自
寫真卷外錄

知音求者只作橫挂三尺軸惟寶晉齋中懸雙幅成對長
不過三尺標出乃不為椅所蔽人行過肩汗不著

凡收畫必先收唐希雅徐熙等雪圖巨然或范寬山水圖
齊整相對者裝堂遮壁乃于其上旋旋掛名筆絹素大小
相當成對者又漸漸掛無對者蓋古畫大小不齊鋪掛不
必端正若晉筆須第二重掛唐筆為襯乃可掛也
觀此知
昔人好
尚今則無
須如此

古畫至唐初

見周昉土
女圖外錄

真絹色淡雖百破而色明白精神彩色如新惟佛像多經

香烟薰損本色

絹素百破必好畫裂紋各有辨長幅橫卷裂紋橫橫幅直卷裂紋直各隨軸勢裂也直斷不當一縷歲久卷自兩頭蕪開斷不相合不作毛掐亦蕪不可偽作其偽者快刀直過當縷兩頭依舊生作毛起掐又堅紉也濕染者色棲縷間乾薰者烟臭上淡下淺

古畫若得之不脫不須背標若不佳換標一次背一次壞屢更矣深可惜蓋人物精神髮采花之穠艷蜂蝶只在約略濃淡之間一經背多或失之也

檀香辟濕氣畫必用檀軸有益開匣有香而無糊氣又辟蠹也若玉軸以古檀爲身檀身重今却取兩片剝中空合柄軸鑿乃輕輕不損畫常卷必用桐杉佳也軸重損絹軸不宜用金銀既俗且招盜若桓靈寶不然水晶作畫挂幅必兩頭墜性重蜀青圓錢雙鶯錦最俗不可背古畫只背今人裝堂亦俗也

蕪木爲軸以石灰湯轉色歲久愈佳又性輕角軸引蟲又開軸多有濕臭氣檀犀同匣共發古香紙素既古自有古香也

尋常畫多中損者縛破故也線褊條闊指半絲細如綿者畧畧縛之烏用力

五石齋書畫考 卷之一
余家最上品書畫用姓名字印審定真迹字印神品字印平生真賞印米芾祕篋印寶晉書印米姓翰墨印鑒定法書之印米姓祕玩之印玉印六枚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芾元章印米芾氏已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皆絕品玉印惟著於書帖其他用米姓清玩之印者皆次品也無下品者其他字印有百枚雖參用於上品印也自畫古賢惟用玉印

余家晉唐古帖千軸蓋散一百軸矣今惟絕精只有十軸在有奇書亦續續去矣晉畫必可寶蓋緣數晉物命所居為寶晉齋身到則掛之當世不復有矣

書畫不可論價士人難以貨取所以通書畫博易自是雅致今人收一物與性命俱大可笑人生適目之事看久即厭時易新玩兩適其欲乃是達者

珊瑚網云太平清話畫者六書像形之一故古人金石鍾鼎隸篆往往如畫而畫家寫山水寫蘭寫竹寫梅寫葡萄多兼書法正是禪家一合相也畫用焦墨生氣韻書以用淡墨生古色此又禪家賓主法也苔石一人樂卿氏組述

○元吳仲圭寫竹說

墨竹之法作幹節枝葉而已而疊葉為至難於此不工則

不得爲佳畫矣昔見于息齋學士譜中謂須宗文與可下筆要勁節實按而虛起一抹便過少遲留則必鈍厚不銛利矣法有所忌學者當知粗似桃葉細如柳葉孤生並立如又如井太長太短蛇形魚腹手指蜻蜓等狀均踈均密偏重偏輕之病使人厭觀必使踈不至零繁不至亂翻正向背轉側低昂雨打風翻各有法度不可一例塗去如染皂絹然也汝求余墨竹以爲法切不忘吾言之諄諄

○明董思白畫旨

杜東原先生嘗云繪畫之事胸中造化吐露於筆端恍惚變幻象其物宜足以感人之高志發人之清氣晉唐之人

以爲玩物適情無所關係若曰黼黻皇猷彌綸治具至於圖史以存鑒戒豈無所關係哉陳後山云晚知詩畫真自得却悔歲月來無多亦此意也

畫家六法一曰氣韻生動氣韻不可學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學得處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內營成立郭郭隨手寫出皆爲山水傳神

古人遠矣曹弗興吳道子近世人耳猶不復見一筆况顧陸之徒其可得見之哉是故論畫當以目見者爲準若遠指古人曰此顧也此陸也不獨欺人實自欺耳故言山水則當以李成范寬花果則趙昌王友花竹翎毛則徐熙黃

曹在顧陸前語快

筌崔順之馬則韓幹李伯時牛則厲范二道士仙佛則孫太古神怪則石恪猫犬則何尊師周照得此數家已得奇妙士大夫家或有收其妙迹者價已千金矣何事求太古之上耳目之所不及者哉

畫與字各有門庭字可生畫不可熟字須熟後生畫須熟外熟

畫平遠師趙大年重山疊嶂師江貫道皴法用董源麻皮皴及瀟湘圖點子皴林用北苑子昂二家法石用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及郭忠恕雪景李成畫法有小幅水墨及著色青綠俱宜宗之集其大成自出機軸再四五年六沈

二君不能獨步吾吳矣

朝起看雲氣變幻可收入筆端吾嘗行洞庭湖推篷曠望儼然米家墨戲又米敷文居京口謂北固諸山與海門連亘取其境爲瀟湘白雲卷故唐世畫馬入神者曰天闢十萬疋皆畫譜也

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爲之棼如屈鍊山如畫沙絕去甜俗蹊徑乃爲士氣不爾縱儼然及格已落畫師魔界不復可救藥矣若能解脫繩束便是透網鱗也

古人自不可盡其伎倆元季高人皆隱於畫史如黃公望莫知其所終或以仙去陶宗儀亦異人也梅花道人吳仲

圭自題其墓曰梅花和尚後值兵起以和尚墓獨全樗里子之智與國朝沈啓南文徵仲皆天下士而使不善畫亦是人物錚錚者此氣韻不可學之說也

昔人評趙大年畫謂得胸中著千卷書更佳又大年以宋宗室不得遠游每得一新境輒目之曰又是上陵田也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看不得杜詩畫道亦爾馬遠夏圭輩不及元季四大家觀王叔明倪雲林姑蘓懷古詩可知矣

元季四大家浙人居其二王叔明湖州人黃子久衢州人吳仲圭武塘人惟倪元鎮無錫人耳江山靈氣盛衰故有時國朝名士僅僅戴進爲武林人已有浙派之目不知趙吳興亦浙人若浙派日就漸滅不當以甜斜俗軟者係之彼中也

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其後董源巨然李成范寬爲嫡子李龍眠王晉卿米南宮及虎兒皆從董巨得來直至元四大家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圭皆其正傳吾朝文沈則又遠接衣鉢若馬夏及李唐劉松年又是大李將軍之派非吾曹當學也

以境之奇怪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決不如畫東坡有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作詩必

此詩定非知詩人余曰此元畫也晁以道詩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余曰此宋畫也丁酉三月十五日余與仲醇在吳門韓宗伯家其子逢禧携示余顏書自身告徐季海書朱巨川告卽海岳書史所載皆是雙玉又趙千里三生圖周文矩文會圖李龍眠白蓮社圖惟顧愷之作右軍家園景直酒肆壁上物耳畫家之妙全在烟雲變滅中米虎兒謂王維畫見之最多皆如刻畫不足學也惟以雲山爲墨戲此語似偏然山水中當著意生雲不可用粉染當以墨漬出令如氣蒸冉冉欲墮乃可稱生動之韻

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往往多壽至如刻畫細謹爲造物役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耄仇英知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趙雖格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爲寄以畫爲樂者也寄樂於畫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庭耳

嘗謂右軍父子之書至齊梁而風流頓盡自唐初虞褚輩一變其法乃不合而合右軍父子殆如復生此言大不易會蓋臨摹最易神會難傳故也巨然學北苑元章學北苑黃子久學北苑倪迂學北苑一北苑耳而各各不相似他人爲之與臨本同若之何能傳世也

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唐時分也
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思訓父子著色山水流傳而
為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驩以至馬夏輩南宗則王摩詰始
用渲淡一變拘斫之法其傳為張璪荆關董巨郭忠恕米
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有馬駒雲門臨
濟兒孫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摩詰所謂雲峰石迹迴出
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者東坡贊吳道子王維畫壁亦
云吾於維也無間然知言哉

荆浩河內人自號洪谷子博雅好古以山水專門頗得趣
向為雲中山頂四面峻厚自撰山水訣一卷語人曰吳道
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當采二子所
長為一家之體故關仝北面事之世論荆浩山水為唐末
之冠蓋有筆無墨者見落筆蹊徑而少自然有墨無筆者
去斧鑿痕而多變態

宋畫至董源巨然脫畫廉纖刻畫之習然惟寫江南山則
相似若海岸圖必用大李將軍北方盤車驟網必用李晞
古郭河陽朱銳黃子久專畫海虞山王叔明專畫茗雲景
宋時宋迪專畫瀟湘各隨所見不得相混也

趙大年令穰平遠絕似右丞秀潤天成真宋之士大夫畫
此一派又傳為倪雲林雖工緻不敵而荒率蒼古勝矣今

作平遠及扇頭小景一以此兩家爲宗使人玩之不窮味外有味可也

趙大年平遠

見大年江干雪霽圖外錄

趙令穰伯駒承旨三家合并雖妍而不甜董源米芾高克恭三家合并雖縱而有法兩家法門如鳥雙翼吾將老焉元季四大家以黃公望爲冠而王蒙倪瓚吳仲圭與之對壘此數公評畫必以高彥敬配趙文敏恐非耦也

張伯雨題元鎮畫云無畫史縱橫習氣余家有此幅又其自題獅子林圖云余與趙君善長商確作獅子林圖真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所夢見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又顧謹

中題倪畫云初以董源爲宗及乎晚年畫益精詣而書法漫矣蓋倪迂書絕工緻晚年乃失之而聚精於畫一變古法以天真幽淡爲宗要今所謂漸老漸熟者若不從北苑築基不容易到縱橫習氣卽黃子久未能斷幽淡兩言則趙吳興猶遜迂翁其胸次自別也

黃大癡九十而貌如童顏米友仁八十餘神明不衰無疾而逝蓋畫中烟雲供養也

山之輪廓先定然後皴之今人從碎處積爲大山此最是病古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所以成章雖其中細碎處甚多要之取勢爲主吾有元人論米高二家山書正先得

吾意

畫樹之竅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者其向背俯仰全於曲中取之或曰然則諸家不有直幹乎曰樹雖直而生枝發節處必不都直也董北苑樹作勁挺之狀特曲處簡耳李營丘則千屈萬曲無復直筆矣

畫樹木各有分別如畫瀟湘圖意在荒遠滅沒卽不當作大樹及近景叢木畫五岳亦然如畫園亭景可作楊柳梧竹及古檜青松若以園亭樹木移之山居便不稱矣若重山複嶂樹木又當直枝直幹多用攢點彼此相藉望之模糊鬱葱似入林有猿啼虎噪者乃稱至春夏秋冬風晴雨

雪又不在言也

畫家以古人爲師已自上乘進此當以天地爲師每朝看雲氣變幻絕近畫中山山行時見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不入畫而右看入畫者前後亦爾看得熟自然傳神傳神者必以形形與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託也樹豈有不入畫者特畫史收之生絹中茂密而不繁峭秀而不寒卽是一家眷屬耳

董北苑畫樹都有不作小樹者如秋山行旅是也又有作小樹但只遠望之似樹其實憑點綴以成形者余謂此卽宋氏落茄之源委蓋小樹最要淋漓約略簡於枝柯而繁

於形影欲如文君之眉與黛色相參合則是高手也
枯樹最不可少時於茂林中閒出乃見蒼秀樹雖檜栢楊
柳椿槐要得鬱鬱森森其妙處在樹頭與四面參差一出
一入一肥一瘦處古人以墨畫圈隨圈而點綴正爲此也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曉畫豈有無筆墨者
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卽謂之無筆有皴法而不分輕重向
背明晦卽謂之無墨古人云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
可參之

遠山一起一伏則有勢踈林或高或下則有情此畫訣也
余益欲拈出以示人惜未有知其解者

畫人物須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禽飛獸走精神脫真
山水林泉清閒幽曠屋廬深邃橋渡往來山脚入水澄明
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卽不知名定是高手
宋人多寫垂柳又有點葉柳不難畫只要分枝頭得勢耳
點柳之妙在樹頭圓鋪處只以汁綠漬出又要森蘊有迎
風搖颺之思其枝須半明半暗又春二月柳未垂條秋九
月柳已衰颺俱下可混設色亦須體此意也

盧鴻又名盧乙字浩然唐玄宗時隱於嵩山應詔入長安
見帝不拜宰相使人問之曰禮者忠信之薄不欲以薄待
君父耳除諫議大夫不受還山為構草堂有十景瀉皆

五言古詩書畫卷之八
自為賦鴻又善畫，與王右丞埒。故世傳草堂圖多名人，所轉相臨賦也。

輞川粉本行世者橫卷耳。余以卷中諸景，收為長軸。如李伯時白蓮社圖，然以輞口莊為主。

余在長安苑西草堂，所臨郭恕先畫粉本也。恨未設色，與點綴小樹，然布置與真本相似。

郭忠恕谿山行旅圖，余得之長安館師韓宗伯，見而竒之。謂此圖如滄海沈珠，荆山韞玉，卞和一出，真足絕凡。余每歎服斯言，乙巳春作此小幅，如與古人有合。

余家有董源溪山圖，墨法沈古。今日鄂渚官舍涼風乍至，齋閣蕭閒，捉筆做之。元畫不能將之行裝，追憶其他。意日取以相質，不知離合何如也。

余家有董源谿山行旅圖，沈石田曾做之。文待詔所謂生平見北苑畫山，得半幅，即此圖也。今日在西郊抱珠樓遠眺，城陰秀峰如簇，川原蒼莽，一片江南畫派。信筆作此，殊愧出藍。

宋元名畫，余所藏各家甚備。惟燕文貴小景，未見耳。昨甲於潘侍御翔公，卻舍見溪山風雨圖，行筆潤秀，在惠崇巨然之間。借觀旬日，寫此圖以擬之。

上元後三日，友人以巨然松陰論古圖售於余者，余懸之。

畫禪室合樂以享同觀者復秉燭掃二圖厥明以示客
曰君豈巨然禪幾於一宿觀矣

余寫此圖用李成寒林法李出於古丞故自變法超其師
門禪家呵稱見通於師方堪傳授者也

昨歲在石湖寫此圖今携至西湖展觀了絕似西峰六橋
景界惟是積雨連旬煙霏不開與李營丘畫法無當須米
家父子可為傳神也

李成畫偏頭關在萬金吾印字家余在長安借臨今做其
意為此

閨全畫為倪迂之宗余嘗見趙文敏扣角題做閨筆皆用
橫皴如疊糕坡乃知倪所自出也

余家有關仝秋林暮靄圖絹素已剝落獨存其風骨尚足
掩映宋代名手數輩元季惟倪迂得其意雖荒率墨戲非
工細者所能庶幾也

右東坡先生題王晉卿畫晉卿亦有和歌詩特奇麗東坡
為再和之意當時晉卿必自畫二三本不獨為王定國藏
也今皆不傳亦無復副本在人間雖王元美所自題家藏
烟江圖亦自以為與詩意無取知非真矣余從嘉禾項氏
見晉卿瀛山圖筆法似李營丘而設色似李思訓脫去畫
史習氣惜項氏本不戒於火已歸天上晉卿跡遂同廣陵

散矣今爲想像其意作烟江疊嶂圖於時秋也輒從秋景於所謂春風搖江天漠漠等語存而弗論矣

雲山不始於米元章蓋自唐時王洽潑墨便已有其意董北苑好作烟景烟雲變沒卽米畫也余於米芾瀟湘白雲圖悟墨戲三昧故以寫楚山王晉卿寫武昌樊口景

米元章作畫一正畫家謬習觀其高自標置謂無一點吳生習氣又云王維之跡殆如刻畫真可一笑蓋唐人畫法至宋乃暢至米家又變耳余雖不學米畫恐流入率易茲一戲倣之猶不敢失董巨意善學下惠頗不能當也

米元暉自謂墨戲足正千古畫史謬習雖右丞亦在詆訶致有巨眼余以意爲之聊與高彥敬上下非能畫米家父子之變也

余養疴山齋黃石公數襍被相過爲消寥寂之況偶出絹素強余寫米家山燭下塗抹僅似其荒率天真耳六法未能備也

余在山中先後六年雖自閒遠每苦筆墨徵索者無寧日不能作鐵門限之也鄂渚官署雖依鳳山之麓北望翠屏在眼松聲鳥語居然林樾又鮮過客終日掩關得從夙好今年避暑無事遂作數圖此幅則以許中舍携趙伯駒萬松金闕卷見示故倣之耳

余家有趙伯駒春山讀書圖趙大年江鄉清夏圖今年項
晦甫復以趙子昂鵲華秋色卷見貽余兼採三趙筆意爲
此圖然趙吳興已兼二子余所學則吳興爲多也

圖畫譜載尚書能畫者宋時有燕肅元有高克恭在本朝
余與鼎足若宋迪趙孟頫則宰相中烜赫有名者

高彥敬尚書載吾松上海誌元末避兵子孫世居海上余
曾祖母則尚書之雲孫女也今日詣竹岡先塋宣三品贈
誥念余仕路澶迴未及馳恩曾祖父母展拜之次慙負高
孺人在時摩頂懸記之語且余好爲山水小景似亦有因
歸舟寫此付孫庭收貯以見志勝國名手以趙吳興爲神

品而雲林以鷗波房山所稱許者或有異同此繇未見房
山真跡耳余得大姚村圖乃高尚書真跡烟雲淡蕩格韻
俱超果非子久山樵所能夢見也爲此圖以倣之

余嘗見勝國時推房山鷗坡居四家之右而吳興每遇房
山畫輒題品作勝語若讓伏不置者顧近代賞鑒家或不
謂然此繇未見高尚書真跡耳今年六月在吳門得其巨
軸烟雲變滅神氣生動果非子久山樵所能夢見因與道
寅爲別訪之容安草堂出精素求畫畫成此圖卽高家法
也觀者可意想房山規模於百一乎

詩在大癡畫前畫在大癡詩外恰要三百餘年翻身出世

作怪沈啟南曾有此圖余以意爲之并書六言絕

王叔明畫從趙文敏風韻中來故酷似其舅又汎濫唐宋諸名家而以董源王維爲宗故其縱逸多姿又往往出文敏規格之外若使叔明專門師文敏未必不爲文敏所掩也因畫叔明筆意及之

余爲仲醇摹雲林一幅題云仲醇悠悠忽忽土木形骸絕似嵇叔夜求之近代惟懶瓚得其半耳仲醇好懶瓚畫以爲在子久山樵之上政是識韻人了不可得余爲寫雲林山景一似呂安命駕

余頃馳車彭城不勝足音之懷又有火雲之苦迴馭谷水塔上養痾三月而仲醇挾所藏木瘦鱸王右軍月半帖真蹟吳道子觀音變相圖宋板華嚴經尊宿語錄示余丈室中惟置一床相對而坐了不蓄筆硯既雨窓靜闐吳門孫叔達以畫事屬余紀遊爲迂翁筆意卽長安游子能有此適否

此倣倪高士筆也雲林畫法大都櫛木似營丘寒林山石宗關全皴似北苑而各有變局學古人不能變便是籬堵間物去之轉遠乃繇絕似耳

迂翁畫在勝國時可稱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歷代惟張志和可無愧色宋人中米襄陽在蹊徑之外餘皆

從陶鑄而來元之能者雖多然稟承宋法稍加蕭散耳吳仲圭大有神氣獨雲林古淡天然米癡後一人也

此倪元鎮畫余於海上顧氏見之書作歐陽信本體畫作董北苑體亭中著兩人有小印雲林字皆與他雲林畫不類今日姜神超以粉本見示遂臨之

懿卜爲余談劉冲倩鑑園之勝因作此圖却寄余將爲山陰之遊他時以相質不知果有當否鑑湖一曲未聞有李白詩王維畫紀勝太白亦惟風流季真之句不足以配天姥夢遊篇也鑑園主人能爲余作楚詞題畫則甚善

渭川一竿發明王之夢及其千畝遂作素封竹亦時而俗

此美箭種竹獨取淇園耳園在叢山之上大都挾江山之勝與永和羣賢翰墨風流橫絕海行之稱名園者余尤意領則以其爲文安相國之舟傳家無厚業宛然師儉花不姚魏石不平泉喬木萬株不河陽而僅寄情於此君以俎豆文安於洛陽司馬間語不云乎公侯之後必復其始是在美箭矣宋趙伯駒爲君實獨樂園圖李伯時自爲龍眠山莊圖而子由爲題絕句如右丞輞川圖余未暇過江覽小淇澳之槩因懿卜視圖書此若賦詩寫景以待異日延陵村在茅山之東有張從申碑從申唐大曆時司直趙子固稱其書品在李北海之右立靖天師碑與延陵季子

此碑皆在華陽筆法類徐浩三藏法師碑延陵碑蕭定作也略曰聽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沒掛劔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真烹風可想至德如存云旁有四賢以祠季子董永韋昭與王素而四癸亥二月畫於朱陽舟次因命之延陵村圖并書此

宋人有溫公獨樂園圖仇實甫有摹本蓋宋畫院界畫樓臺少有郭恕先趙伯駒之韻非余所習茲以董北苑黃子久法寫岳陽樓圖欲其直率當彼巨麗耳

余與平原程黃門以使事過江南一日閣輿道上陂陀迴複峰巒孤秀下有平湖澄碧萬頃湖之外長江吞吐征帆點點與鳥俱沒黃門曰此何山也余曰其齊山乎蓋以江涵秋水測之果然

趙文敏黃鶴山樵皆有青弁圖余遊弁山維舟其下知二公之畫各能爲此山傳寫神照然山川靈氣無盡余於二公筆墨蹊徑外別構一境未爲蛇足也

郭河陽論畫山有可望者有可游者可居者可居則更勝矣以其能令人起高隱之思也江南諸山以九子爲可望齊山爲可游若可居者惟洞庭兩山耳余歸將卜築老焉此圖所以志也

范爾正新構草堂於雲隱蘭若之旁屬余顏其額余題之

曰尋雲莊蓋取謝公詩所謂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不
對芳尊酒還向青山郭首夏自澣墅歸宿爾正山房因圖
此幅乃學僧巨然異時存一清話耳

李思訓寫海外山董源寫江南山米元暉寫南徐山李唐
寫中州山馬遠夏圭寫錢塘山趙吳興寫雲苔山黃子久
寫海虞山若夫方壺蓬閣必有羽人傳照余以意爲之未
知似否

幽亭秀木古人嘗繪圖世無解其意者余爲下註脚曰亭
下無俗物謂之幽木不臃腫經霜變紅黃葉者謂之秀昌
黎云坐茂樹以終日當作嘉樹則四時皆宜霜松雪竹雖

凝寒亦自堪對

簡文云會心處不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
鳥獸禽魚自來親人余過仲醇歲寒齋中大不容斗而花
竹娟秀魚鳥近人焚香啜茗有象外之致此非所爲會心
不在遠者耶喜而作此圖

水作羅浮磬山鳴于闐鐘此太白詩何必右丞詩中畫也
畫中欲收鐘磬不可得但衆山之響在定境時有耳圓通
正自覓解人不易

山下孤烟遠村天邊獨樹高原此王右丞句也非吾家北
苑與高房山不能摹寫近時以來得其緒餘者寥寥不聞